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瓦輪斯丹

(下)

席勒爾著

胡仁源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丹 斯 輪 瓦

(下)

著爾勒席
譯源仁胡

著名界世譯漢

編主五雲王

庫文有萬

種千一集一第

丹 斯 輪 瓦

冊 二

譯源仁胡 著爾勒席

路 南 河 海 上

五 雲 王 人 行 發

路 南 河 海 上

館 書 印 務 商 所 刷 印

埠 各 及 海 上

館 書 印 務 商 所 行 發

版 初 月 二 十 年 二 十 二 國 民 華 中

究 必 印 翻 權 作 著 有 書 此

The Complete Library

Edited by

Y. W. WONG

W A L L E N S T E I N

BY J. C. F. SCHILLER

TRANSLATED BY HU JEN YUAN.

PUBLISHED BY Y. W. WONG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China.

1933

All Rights Reserved

瓦輪斯丹

第三本 瓦輪斯丹之末路 共五幕

登場人物

瓦輪斯丹

馬克思、畢各洛米尼

伊洛

白特勒

一個副官

戈登 哀格爾的防守司令

戴衛盧克

瑞典大尉

第三本 瓦輪斯丹之末路

奧克安夫、畢各洛米尼

德茲克

伊峻洛尼

騎兵大尉勞依曼

瓦隆吉爾大佐 瑞典的使者

陸軍少佐計納爾丁

麻克多納 均瓦輪斯丹軍隊中的官長

帶甲騎兵的代表

哀格爾的市長

散尼

菲履得蘭公爵夫人

德茲克伯爵夫人

戴克拉

勞勃隆女士 郡主的女伴

魯深白許 郡主的馬廐管理人

龍騎兵 僕人 小使 市民

地點 前三幕在皮爾森，後兩幕在哀格爾。

第一幕 一間屋內係觀測星象工作的布置，有各種球形圖表，經緯儀，及其天文學上所用的器械。場內用紅光照住，七個行星的像，各在一龕裏面，均有微光照耀。散尼正觀察星象，瓦輪斯丹立在一面大黑板的前面，上面畫有各行星的圖形。

第一場 瓦輪斯丹，散尼。

瓦輪斯丹 我們可以就此停止，散尼，已經將近天亮，正是火星當令的時候。再去工作，也是沒有用處的。快下來罷，我們已經曉得很夠了。

散尼 讓我將金星再略為觀察一下，殿下。她剛纔升起來。在東方光彩燦然，好像一個太陽一樣。

瓦輪斯丹 是的，她現在離地球最近，所有全部的力量，都向這邊射來。（觀察黑板上的圖形）幸福的徵兆！現在這三個星宿，居然像決定命運的樣子，聚合攏來，兩個幸運的星宿，金星同木星，將這個惡運的火星，夾在中間，強迫這個傷害的主宰，使其爲我所用。因爲他在以前，久已與我爲敵，常將他的紅色光線，垂直的或傾斜的，有時爲四方形，有時爲交互形狀，將我的星宿射住，妨礙他的護佑力量。現在他們已將這個多年的仇敵戰勝，在天上替我把他捉住。

散尼 並且這兩個光明的星宿，一點不受兇星的妨害！土星的地位，已經不能傷害，毫無力量。

瓦輪斯丹 土星的權力，是已經告終了，他主宰地下祕密的產生，及深奧的情感，支配一切不見光線的事物，現在的時候，不能再有什麼作用，因爲光輝燦爛的木星，現已統治一切，將這種黑暗的工作，極力引入光明的世界——現在必須迅速動作，趁這個幸運的徵兆，還未過去的時候，因爲天象是永遠變動不停的。（門上有敲擊的聲音）有人敲門。看看，是那一個。

德茲克 （在外面）開門！

瓦輪斯丹 這是德茲克。有什麼要緊事情我們現在正忙着呢？

德茲克（在外面）將別的事情暫且丟開，我求你。這是不能稍緩的。

瓦輪斯丹 開罷，散尼。（他替德茲克開門的時候，瓦輪斯丹將黑板前面的帷幔放下。）

第二場 瓦輪斯丹，德茲克。

德茲克（走進來）你已經曉得了嗎？他是被捉住了，已經被加拉斯送到皇帝那裏去了！

瓦輪斯丹（向德茲克說）那個是捉住了？那個是送出去了？

德茲克 就是他，曉得我們的全部秘密的人，曉得我們對於瑞典對於薩克遜各種交涉的人，從他

手裏，一切都去掉了——

瓦輪斯丹（非常喫驚）難道是賽境嗎，快說，不是，我求你！

德茲克 他正向雷更斯堡到瑞典兵營去的途中，被加拉斯的部下擒獲，他們是早已埋伏在那裏

等他的。我的全部文件，送與鐸武斯克、麻泰司、圖翁、奧克斯吞、安海依姆的，均在他的身邊！現在完

全落在他們的手中，所有前後的一切情形，他們都知道了。

第三場 以前各人，伊洛上。

伊洛（向德茲克說）他已經曉得了嗎？

德茲克 他已經曉得了。

伊洛（向瓦輪斯丹說）你現在還想同皇帝講和嗎，還想恢復他從前的信任嗎？若果還是這樣，你可以將一切的計畫，現在完全放棄了。人家已經知道，你的意思是怎樣的。你現在只好前進，因為再要想後退，是不可能的了。

德茲克 他們現在已拿住攻擊我們的文件，不能否認的證據——

瓦輪斯丹 裏面並沒有我的親筆。我懲罰你的謊言。

伊洛 真的嗎？你難道真相信他，你的連襟，用你的名義所辦交涉，人家會不算在你的賬上嗎？連瑞典人都當他的說話，就同你的說話一樣，你維也納的仇人到反不是這樣！

德茲克 你雖然沒有親筆的文件，——但是你要想想看，你同賽境口述的說話，已經達到什麼程度。他還肯不說嗎？他若是利用你的祕密，可以自己免罪，他還肯安於緘默嗎？

伊洛 你自己還不明白嗎？因為現在人家已經判明，你是已進行到這樣的程度，你說，你還等什麼

呢？你再不能保持你的兵權，若是你一放棄，就要完全失敗了。

瓦輪斯丹 這個軍隊是我的保證。軍隊不肯同我離開。他們應當知道，權力還在我的手中，自己只好忍耐下去；我若果很謹慎的保持忠實態度，他們也可以表示滿意了。

伊洛 這個軍隊是你的，只有現在這一刻時候，還是你的；可是時間的力量，正在使他逐漸動搖。今天，明天，軍隊的感情，還有公然助你的力量，但是你若假以猶豫的期間，現在的好意，自然漸次消滅，一個一個的暗中離心，直到最後，現在這個地震的力量，必使不忠實的脆弱的建築物，完全破壞。

瓦輪斯丹 這真是一個不幸的禍事！

伊洛 我如果要叫他一個很幸運的事情，他對於你發生一種影響，可以使你趕快一點動作——那個瑞典的大佐——

瓦輪斯丹 他已經來了嗎？你知道，他帶了什麼來？

伊洛 他一定要向你自己面說。

瓦輪斯丹 一個不幸，不幸的事情——真的！真的！賽境知道得太詳細了，而且決不肯緘口的。

德茲克 他是一個波罕米亞的叛徒和亡命，他的生命本來很是危險，若果是將你犧牲以後，可以保全自己，他還有什麼遲疑呢？並且他們若是用刑罰拷問，他本是一個弱者，那裏還有抵抗的力量呢？

瓦輪斯丹 （深入於沈思的中間）以前的信任，是再不能恢復的了。我現在無論怎樣做法，總永遠成爲國家的叛逆；就是我再很正當的回復我的職務，也是沒有用處的了。

伊洛 這樣於你是只有害處，並不能表示你的忠誠，只能表示你的沒有力量。

瓦輪斯丹 （很激動的樣子，往來行走。）難道因爲我從前偶然這樣想過，現在就要認真做去嗎？
倒霉，那個同魔鬼玩笑的。

伊洛 你若果以前只是一種玩笑，我想，現在必須拿實在的舉動，來自己懺悔。

瓦輪斯丹 我現在必須將這個完成，現在，現在，趁這個權力，還在我手中的時候，必須實現——

伊洛 必須在維也納方面，決定計畫，實行開始動作以前——

瓦輪斯丹（看簽字的文件）這裏是各軍官簽字的文件——馬克思、畢各洛米尼不在當中，爲什麼不在？

德茲克 他是——他以為——

伊洛 這不過他自己的自負！他以為他對於你，不須這個。

瓦輪斯丹 不須這個，他說得完全不錯——各聯隊不願意到弗蘭武登去，這裏已經有公信送到，很激烈的反對這個命令。第一步的暴動，已經開始了。

伊洛 你相信我，你把他們引到敵人方面，較之引到西班牙方面去，一定容易得多。

瓦輪斯丹 我要聽聽看，瑞典方面，要同我說什麼說話。

伊洛（很急迫的）請你叫他進來罷，德茲克！他已經等在外面了。

瓦輪斯丹 稍爲再停一歇罷。這個事情來得太快，我還沒有時候詳細考慮——我是向來不慣於這樣，隨着外面的環境，自己胡亂行動的。

伊洛 你姑且先聽他的說話，以後再慢慢決定。（他們下）

第四場 瓦輪斯丹自己一人說話

真是這樣了嗎？再不能由我自己的意思，再不能照我喜歡的樣子，回轉頭來了嗎？難道因為我心中偶然這樣想着，並不是外界的誘惑——不過心中一時的夢想，並沒有考慮實行的方法，僅預留這樣一條道路，現在就要認真做去嗎？——真正只有上帝知道！這個並不是我的真心，從來沒有認為決定的事情。不過在思想中間，覺得令人滿意，無限的自由與權力，使我迷惑；難道在空虛的幻想之中，醉心於帝王的希望，就算是一種罪惡嗎？我胸中的志願，還不是一竟自由，我不是一竟注意保留相當的道路，預備可以隨時回轉的嗎？何以現在忽然之間，我自己竟會到了這樣地位？後面的途徑，完全斷絕，彷彿自己造成一座高牆，將我的歸路阻住！（他很沈思的樣子，站在那裏。）我現在總是像有罪的樣子，任憑我如何設法，好像總不能洗去這個罪名；因為我感受二重心理的責備，而且——自己這個疑惑，使愉快的泉源，純潔的行爲，被其毒害。實在我若果真是一個叛逆，就應當極力避去外面的形像，很周密的將自己完全遮蔽，決不肯吐露一點不平的聲音。因為自己知道，有這個不能誘惑的意志，存在胸中，所以心內的純潔，給予感情以表暴的餘地。

——說話是膽大的，因為這個並不是行爲。不料現在偶然發生的事情，從遠遠觀察起來，好像有計畫的樣子，前後相合，從前的忿怒，從前的情感，從心中隨便吐露的說話，用人爲的組織聯合起來，構成一個可怕的罪名，使我絕無可以辯白的餘地。我是這樣將自造的網羅，罩在自己身上，非用極大的力量，不能將他破除。（回轉來立定）同一班人一樣！勇氣的衝動，引起我膽大的行爲，受須要的支配，使我自己失去把握。在現在這一刻時光，必要是最爲真實的。人類的手，握定命令的樞軸，不能不覺得戰慄，在我胸中的時候，我的行爲，還是我自己的；一旦由心中確實的區域，放出外界，即受世間一切力量的支配，此等力量，使人類的技能，絕無可以信任的。（他很激動的在室內往返行走，一歇之後，有心思的樣子，重復立定。）你現在開始動作的，是什麼事情？你自己已經確實知道了嗎？你是要想使一個很安定的很確實的力量，發生動搖；這是一個多年的神聖主權，在習慣上有確立之基礎，在人民幼時的信仰中間，有堅固不拔的根苗。這不是一個力與力的決戰，這種決戰，我是毫不怕的。凡能夠看見的，用眼光可以觀察的，我可以很膽大的同他對抗，他的勇氣，可以引出我的勇氣，我所怕的，是一個不能看見的敵人，存在人類的胸中，與我爲敵，只有

怯懦的恐懼，在我是最可怕的——表現於外面活潑的極有力的恐怖，並不是可怕的。極可怕的，是普通的永遠過去的性質，以前如何，以後永遠回復原狀，明天這樣，因為今天是一樣的人類，係完全由普通性質造成，習慣是人類的保母。可憐的人，他妄想移動貴重的傳家器具，祖先遺留的產業！時間有一種神祕的力量；以前的程式，是一個神聖的東西。誰能取得的，就有占領的權利，神力能使大衆替他防護。（向剛走來的小使說）是瑞典的大佐嗎？是他嗎？哦，他來了。（小使下。瓦輪斯丹的眼光，隨他之後，注射門上。）他現在還是干淨的——現在還是這個罪惡，還沒有從門內進來——兩個人生途徑的分歧，是這樣狹仄的界限嗎！

第五場 瓦輪斯丹同瓦隆吉爾

瓦輪斯丹 （將一個堅銳的眼光，向他注視一歇之後。）你的大名是叫瓦隆吉爾？

瓦隆吉爾 古斯達夫，瓦隆吉爾，瑞典國藍旗聯隊的大佐。

瓦輪斯丹 從前有一個瓦隆吉爾，在斯託拉爾重得的地方，由勇敢的防禦，令我增加許多困難。因為這個緣故，使我不能取得這個海邊的城市。

瓦隆吉爾 你同他爭鬪的，是自然的力量，並不是我的功勞。公爵閣下！拜爾特海邊暴風雨的力量，阻礙你的自由進行，海洋同陸地，不能同時替一人效力。

瓦輪斯丹 你從我的頭上，將海軍大將的制帽奪去。

瓦隆吉爾 我現在來，要將一個王冠戴在上面。

瓦輪斯丹 （招呼他請坐，自己坐下。）你的信任書，你是帶有全權來的嗎？

瓦隆吉爾 （有心思的樣子）現在還有許多疑問，應當先解釋的。

瓦輪斯丹 （將信看完）這個信是有手有足的。瓦隆吉爾先生，你這個長官，真是一個極聰明的頭腦。他信上說，幫助我取得波罕米亞的王冠，他不過完成先王自己的遺意。

瓦隆吉爾 他說的確係實情，先王非常佩服閣下的聰明和將略，他一竟說，這樣一個極能統治的人，應居帝王之位。

瓦輪斯丹 他居然這樣說法，（很親信的樣子，同他握手。）真的，瓦隆吉爾大佐——我心裏也一向同瑞典人是很好的——這個你們在希奈境同紐吳堡的時候，就可以看出有好幾次，你們已

經在我權力之內，我總是放你們從後門逃出。這就是維也納方面，不能原恕我的原因，以至現在弄到這樣的地步——因為現在我們既然有共同的利益，讓我們彼此真實的互相信任。

瓦隆吉爾 每方先有確實的保證，信任是自然會發生的。

瓦輪斯丹 我覺得，你們總理，對我還不能十分信任。是的，我可以明白說出——這個辦法，在我一方面，完全沒有利益。他的意思，以為我對於皇帝，他是我的主人，尚且可以用這樣的手段，對於敵人，當然是一樣的，結果還是前者對我，較之後者，可以更先原恕。你的意見，也是如此的嗎，瓦隆吉爾先生？

瓦隆吉爾 我在這裏，只有一個使命，絕沒有什麼意見。

瓦輪斯丹 皇帝已經迫我到最後的地步。我再不能有面目替他任事。為我自己的安全起見，不得已才有這樣極端的行動，在我的良心上是很受責備的。

瓦隆吉爾 這個是自然的，除非真有必要，誰肯做到這樣的地步。（稍停一歇）閣下的如何行動，以及怎樣對於你的主人，你的皇帝，在我們決沒有參加意見的必要。瑞典人拿了自己的武力同

知識，祇曉得着眼我們自身的利益，若是機會有利於我們，或戰事上可得什麼好處，我們是毫不遲疑的，欣然領受，只要一切的關係是很妥善的——

瓦輪斯丹 人家爲什麼這樣的遲疑？疑我的意志呢？疑我的能力呢？我已經同你們總理說明，若是他將一萬六千人託付給我，再加一萬八千皇帝的軍隊——

瓦隆吉爾 閣下是一個最著名戰事首領，是人人知道的，公認爲第二的阿梯拉同巴埃魯斯。你若千年以前，怎樣毫無憑藉的，忽然造成一個軍隊，完全出於人人意料之外，至今提起這個事情，大家還驚異不置。但是——

瓦輪斯丹 但是怎樣？

瓦隆吉爾 總理的意思以爲，從一點基礎沒有，在戰場上集合六萬軍隊，實在還是容易的事情，比之於將其中的六分之一——（他停止不說。）

瓦輪斯丹 怎樣？直捷的說出來！

瓦輪斯丹 他是這樣的意思嗎？他的判斷，真像一個瑞典人，像一個新教家，你們路得的信徒，是爲宗教戰爭；你們是真心的對於這個事情，拿了全付的精神，追隨你們軍旗。——所以誰要在你們的中間，投降敵人，他同時破棄兩重的信義。在我們這邊，這樣的說話，是完全用不着的。——

瓦隆吉爾 我的上帝！難道這裏的人，都是沒有家庭，沒有宗族，沒有教堂的嗎？

瓦輪斯丹 我就要告訴你，這是怎樣的情形——不錯，奧大利亞的人民，是有一個祖國，而且愛他的祖國，他是有原因，應當這樣愛國的。但是這個軍隊，號稱皇帝的軍隊，駐紮在這裏波罕米亞的，實在沒有祖國；他們都是異國的遊民，人民中遺棄的一部分，除掉公共的太陽而外，是全然無所屬的。而且這個波罕米亞，我們以武力奪來的，也絕無真心傾向他的主人，因爲這個主人，係戰爭幸運所產生，並非由於他們自動的選擇。他們很不平的，忍受信仰的專制，壓力不過使他們畏懼，並不能使他們安靜。在這裏所有的虐政，使一種熱烈的復仇的願望，永久存在。凡祖父所感受的苦痛，子孫豈能立時忘記嗎？一個民族，在這樣壓服之下，是非常可怕的，他們對於支配的權力，只有復仇或忍耐的兩途。

瓦隆吉爾 但是這些貴族子弟同軍官呢？這樣一個全部的變動，公爵閣下，在世界歷史上，是絕無先例的。

瓦輪斯丹 他們在任何情形之下，都是我的。不信我，你可以信你自己的眼睛。（他將誓約書交與瓦隆吉爾。他看過一遍之後，放在桌上，不再開口。）是怎樣的？你現在明白了嗎？

瓦隆吉爾 是這樣的情形，我現在可以明白公爵閣下，我可以說真實的說話了——不錯！我是有全權，可以決定一切的。來因伯爵帶領一萬五千人，離這裏只有四日路程，他專等命令一到，就同你的軍隊聯合，我們商妥以後，我立刻就發出這個命令。

瓦輪斯丹 你們總理的要求是什麼呢？

瓦隆吉爾 （深思的樣子）這個有十二個聯隊的關係，瑞典的人民，還有我自己的性命，也要加在裏面，所有一切怎樣，萬一到了最後，不過是一個詐謀——

瓦輪斯丹 （喫驚的樣子）瑞典先生！

瓦隆吉爾 （很安靜的繼續說下）因為這樣，所以必須知道，菲履得蘭公爵正式的不可挽回的

同皇帝決裂，不然萬不能將瑞典的軍隊，信託與他。

瓦輪斯丹 所要求的到底是什麼？快簡單直捷的說出來罷。

瓦隆吉爾 將服從皇帝的西班牙軍隊，解除武裝，占領蒲拉格，將這個城市，同邊界上的哀格爾，一並讓與瑞典。

瓦輪斯丹 要求真不少了！蒲拉格！哀格爾就不必說他！但是蒲拉格決不行的。我可以允許隨便什麼保證，只要你們能夠在情理之中，所要求的。但是蒲拉格——波罕米亞——我能夠自己防守。

瓦隆吉爾 這是毫無疑問的。我們並不是單為防守的問題。我們不能犧牲人民同金錢，自己一點沒有目的的。

瓦輪斯丹 怎樣的便宜。

瓦隆吉爾 在我們沒有得到相當報酬以前，將蒲拉格暫留為質。

瓦輪斯丹 這樣一點不相信我們嗎？

瓦隆吉爾 （立起來）瑞典人對於德意志人，不能不自己十分留心。人家把我們從東海邊請到

這裏，替他們挽救國家的危難——我們犧牲生命，爭得信仰的自由，使神聖的教義，得以戰勝——但是現在人家已經不記得從前的功勞，只覺負擔過重，對於我們外人在這裏國內，側目而視，總想以少數金錢的報酬，把我們送回本國。不行！我們決不要這樣的猶太酬勞，我們先王的身死疆場，決不是單爲金銀而犧牲的！這許多瑞典人尊貴的血液，決不是因爲金銀而流出的！我們決不肯拿了無用的月桂，遽上歸國的航程；情願永遠居住這個地方，成爲此間的市民，因爲這是由我們先王以性命爭得來的。

瓦輪斯丹 幫助我將公共的敵人征服，邊界上很好的地方，是決不會不分給你們的。

瓦隆吉爾 公共的敵人推倒以後，知道誰又是新的朋友呢？我們知道，公爵閣下——難道瑞典人一點都不注意——你同薩克遜也在那裏秘密交涉，那個可以替我們保證，我們不爲這個結合的犧牲，因爲人家對於我們，是認爲有嚴守秘密的必要的？

瓦輪斯丹 你們總理選出的人，真是好極了，他再不能派一個比你利害一點的人，到我這裏來。

（立起來）你想一個好一點的辦法，瓦隆吉爾先生。蒲拉格的話，再不要提起了。

瓦隆吉爾 這樣我的全權就此完結。

瓦輪斯丹 你們要占據我的都城！我還是情願回去——回到皇帝那邊。

瓦隆吉爾 只要現在還是這樣的時候。

瓦輪斯丹 這個全在於我自己，現在，隨便什麼時候。

瓦隆吉爾 幾天以前，或者還是時候。今天再不行了。自從賽境被捕以後，是再不可能了。（瓦輪斯

丹被他說出這層，不能開口。）公爵閣下！我們相信你是誠心；自從昨天起，我們可以確實相信——

——這個文件，給我們對於軍隊的保證，所關甚小，我們以後彼此信任的地方，還多着呢。蒲拉格決

不能使我們決裂。我們總理只要能占領阿爾特城市，他也可以滿意。他讓你保留拿特新同小的

采地。但是在談到聯合以前，必須先將哀格爾交與我們。

瓦輪斯丹 我是應當相信你們，你們就不相我嗎？你的提議，讓我再詳細考慮一下。

瓦隆吉爾 但是不要太久，我請求你。這個交涉的祕密進行，已經兩年；若是這次再沒有結果，總理

的意思，以為就算從此決裂了。

瓦輪斯丹 你們逼迫我太急了。這樣的舉動，是應當三思而行的。

瓦隆吉爾 在完全沒有考慮以前，公爵閣下！只有迅速的舉動，可以給人以幸福。（他走下）

第六場 瓦輪斯丹，德茲克，伊洛回來。

伊洛 事情決定了嗎？

德茲克 你們同意了嗎？

伊洛 這個瑞典人很滿意的出去，你們大概是一致的。

瓦輪斯丹 你聽！什麼都還沒有決定，而且——詳細考慮，我覺得還是不做的好。

德茲克 怎樣？這是什麼一回事？

瓦輪斯丹 倚賴這個瑞典人，這種驕傲的樣子！我實在有點不能忍受。

伊洛 你還是像一個逃亡的人，去求他們的援助嗎？你帶去給他們的，較他們所給你的，更多一點呢。

瓦輪斯丹 從前那個播奔皇帝是怎樣的，他賣身與國民的仇敵，危害自己的祖國？詛咒是他的報

酬這個不自然的罪惡行爲，終爲全體人類所鄙視。

伊洛 你的事情是這樣的嗎？

瓦輪斯丹 我同你說，忠義之於人類，好像最親切的朋友一樣，生來就覺得是要防護他的。宗教的仇視，黨派的紛爭，多年的怨恨同嫉妬，使和平歸於破裂，彼此相視，好像人類公共的仇敵，同驅逐野獸一樣，以殘殺的手段，直搗巢穴，人類在這個巢穴中間，自己的聰明，亦不足以自衛。只有頭腦之中，尚存一線天性，好像眼中的光線一樣，真誠的忠義，給予以唯一的生路。

德茲克 你不要自己看你自己這樣壞法，你想敵人方面，還在那裏很高興的助你。而且人人心中，決非都是這樣想法的，現在皇室的祖先，就是用武力從播奔手中強奪得來，因爲只有機會可以支配世界。

第七場 以前各人，德茲克伯爵夫人。

瓦輪斯丹 誰叫你來的？這裏沒有女人的事情。

伯爵夫人 我是特爲來賀喜的。——我來得還太早點嗎？我希望不至於罷。

瓦輪斯丹 你應當顧全一點體面，德茲克，快叫她出去。

伯爵夫人 我看見波罕米亞已經有一個新王了。

瓦輪斯丹 他還不知在那裏呢。

伯爵夫人 (向他們二人說) 怎樣，這是什麼緣故？你說！

德茲克 公爵他不願意。

伯爵夫人 必得要做的，還不願意嗎？

伊洛 現在你來得正好。快試試看，因為我已經說完了。人家總是對我說什麼忠義同心。

伯爵夫人 怎樣？一切還在很遠的時候，道路在你前面，還不能辨明的時候，你是有決心有勇氣的

——現在，已經要從夢想變為事實，已經將近成功，就要得到確實的結果，你到動手遲疑起來了？

單是計畫的時候，你是很勇敢的，一到實行起來，你就這樣怯懦嗎？現在你已經進行到這樣的地

步，人家已經知道最壞的情形，都認為是已經實行，你到想重復回頭，將所有的結果完全放棄嗎？

單有計畫，是一種最卑下的惡行，完全實行，是一種極永久的事業；僥倖成功以後，就一切都可以

原想，因為最後的勝利，是上帝的判決。

僕人（走上）畢各洛米尼大佐。

伯爵夫人（很快的）請他等一歇。

瓦輪斯丹 我現在不能見他，讓他下次再來罷。

僕人 他只要幾分鐘的時候，有一件很緊要的事情——

瓦輪斯丹 誰知道，他是有什麼事情，我想還是聽他一下。

伯爵夫人（笑）在他須是很緊要的。你儘可以等一下子。

瓦輪斯丹 這是什麼事情？

伯爵夫人 這個你以後自然會知道的。現在還是想想，將這個瓦隆吉爾發遣出去。

瓦隆斯丹 若果還有一個選擇——還有一個緩和一點的道路——我還是願意選擇這個，避去

最後的決裂。

伯爵夫人 你若是再沒有別的欲望，這樣的一條道路，就在你的眼前，將這個瓦隆吉爾遣去！忘卻

你從前的希望，將過去的生活完全拋棄，自己決心再從新另做起來。德行同名譽與幸福一樣，也有他的英雄，向維也納去，到皇帝座下自首，隨帶極多的金錢，自己說明一切舉動，係臣子的忠誠，對於瑞典想用一種欺騙的計策。

伊洛 這樣的辦法，也是已經太遲了。人家知道太多。他這樣去，只是自己送死。

伯爵夫人 這個我到不怕。人家要在法律上定他的罪，並無實在證據；高壓舉動，他們是要避掉的。他們只能讓伯爵好好的脫身。我可以看出一切的情形是怎樣的。匈牙利王一定先到軍中，不消說得伯爵是要離開，起初還不須明白宣布。他先令軍隊重新宣誓，一切均受他的支配。一天早晨，伯爵浩然歸去。他的別業裏面，頓時熱鬧起來，他在那裏，可以畋獵，建築，養馬，自己成立一個家業，分配黃金的鑰匙，任意招集賓朋，廣開筵筵，總而言之，做一個極大的帝王——在一個極小範圍中間！而且因為他自己看得這樣透徹，覺得一切事情，實在均毫無關係，無論人家對於他是怎樣的看法，他自己總是一個偉大的公侯，直到沒世為止。哦，這樣！伯爵就成爲這些新貴族中的一個，戰爭所產生出來的，朝廷的恩寵，所偶然造成的。

瓦輪斯丹（立起來，很激動的樣子。）救助的神力，快指示我一個道路，離開這個困難！指示我這樣的一個，我可以願意遵行的——我不能像一個大言的人，這樣的說得好聽，掩飾我的志願和思想——不能對已經離去的幸運，這樣的說：去罷！我現在用不着你了！我若是一失去效用，我就是已經完全消滅。我並不是因避免犧牲和危險，纔要避去最後的舉動，極端的決裂；但是要我這樣的沈淪，起初如此偉大，末路如此可憐，要我遍嘗世間的冷暖，每日不同，要現在同將來的世上，提起菲履得蘭的名字，人人譏笑，這是我不能不顧慮的。

伯爵夫人 這裏什麼是與天性相反的我？實在一點不能看出，你到告訴我——哦，不要讓迷信的魔力，使你明確的精神擾亂！你現在是被人告發有叛逆的行爲；這個罪名能成立，或不能成立，現在不是一個問題——你若不能將在手中的權力，迅速利用，你就是完全失敗了——哦！天下那裏有這樣和平的人，對於他自己的生命，都不用全力保衛的嗎？誰有這樣的勇敢，正當的防禦，也不須主張嗎？

瓦輪斯丹 從前這個菲爾第蘭，對我是怎樣的恩遇；他愛我，他重視我，我同他的心中，最爲接近。那

個公侯，曾受過同我一樣的待遇？——不想弄到這樣的結果！

伯爵夫人 你這樣的記得各種的恩意，對於所受的侮辱，就全然沒有記憶力嗎？還要我提起，你在

雷更斯堡的時候，人家對於你忠實的功勞，是怎樣報酬的嗎？你結怨於國內的各種階級；因為替他擴充權力，使世間對你，人人忿怒，人人怨恨；你在德意志全境，沒有一個好友，因為你一生專門替皇帝盡力。在雷更斯堡的時候，四面的狂風暴雨，在你頭上聚合攏來，單靠他替你掩護——但是他竟讓你失敗！讓你失敗！因為巴維利亞，因為那個驕傲的人，將你犧牲！你不要說，後來回復職權，可以補償以前的虐待。因為這並不是他的好意，是必要的力量，使你還能保有現在的地位，這個人是人家極不願意給你的。

瓦輪斯丹 並非由於他心中所願，這到是的確的！所以我對於這個地位，並不必感謝他的好意。我就是將這個濫用，也並沒有濫用他的信任。

伯爵夫人 信任好意？人家單要你的這個必要，是一個暴烈的女王，她的職務，不但是空虛的名字。同形象，必須真實的行爲，在舵樓上，一竟要有一個最偉大最好的人。這個人必須要從一般民衆

當中，尋覓出來——所以給你這個職權，這個委狀，因為在一定程度以內，人類可以拿磨鍊的奴性，人造的面具，來幫助自己的——但是到了將近極端的時候，空虛的外表，失去作用，強烈的天性，支配一切，只能順從自己，絲毫不知道忍耐，一切措置，只能依照她的，不能依照他的條件。

瓦輪斯丹 這到是真的！他們看我，永遠是本來的面目，我在這個交易上面，一點沒有欺騙他們，因為我以為不值得這樣費事，去將這個膽大的，包含一切的性情，隱匿起來。

伯爵夫人 而且——你的樣子，一竟是這樣可怕的，你從來就沒有保持一種忠實的態度，他們就不應當，既然怕你，仍舊將權力交在你的手中。因為正義是各有本身的特性，他是永遠替自己主張的；除掉反對以外，沒有真正的不是的。難道你以前又是另一個人，八年以前，拿了刀劍火器，巡行德意志全境，鞭策羣雄，口含天憲，只有自己的主張，蔑視一切的權利，使皇帝的威力，播於遠近的，還不就是你嗎？那個時候，就應當將你驕橫的意志，壓抑下來，叫你遵守範圍！但是皇帝十分願意，因為是於他有用的，他對於這些不當的行爲，盡諾奉行，毫不表示意見。以前這些事情，因為是替他做的，所以都是正當，難道現在因為同他反對，就立刻變爲有害的嗎？

瓦輪斯丹 我到從來沒有從這一方面看過——不錯？他的確是這樣的。皇帝借我的手，在國內做這些事情，按照規則，是不應當做的。對於這些違法行爲，他自己還拿這個公爵的冠服，我現所穿的，來報酬我的功勞。

伯爵夫人 所以是顯然的，你同他的中間，完全說不到義務同正義，只可以說權力和機會！眼前正是這個時候，應當將一生的眼目，結算起來，天上向你表現勝利的象徵，行星告你以幸運的降臨，在那裏說：現在正是時候了！你一生的星象的研究，都是徒然的嗎？這些分度器，圓形，是爲什麼用的？這些牆上的黃道儀，天球，環繞你的四圍，七個支配命運的星宿，有關係的形像，難道都是空虛的玩具嗎？若果在這樣決定的時機，絲毫不能使你覺悟，一切這些設備，還有什麼效力，這個空虛的技術，不是毫無價值的嗎？

瓦輪斯丹 （聽到最後幾句說話的時候，胸中正在強烈交戰，往復行走一歇，忽然立定，截住伯爵夫人的說話。）替我叫瓦隆吉爾來，並且預備三個急使。

伊洛 好了，真要感謝上帝！（很快的走出）

瓦輪斯丹 這是他同我兩人的惡神。經我手中，對於他的懲罰，因為我是他野心的機械。並且我現在是在那裏等候，復仇的刀鋒，要向我胸中來的，已經在那裏磨礪以須了。騎上虎背的人，決不希望有快樂的結果。每一個惡行，都有自己的復仇天使，在她的心中，帶有不幸的希望。

他決不能再信任我，——所以我也不能再回轉了。既是必須要做，就做了罷。命運永遠保持他的權利，因為我們的心，就是替他執行命令的。（向德茲克說）把瓦隆吉爾帶到我的小屋內來，這些使者，我要自己當面吩咐，叫人去請奧克妥夫來！（向伯爵夫人說，她正現出一個很得意的態度。）不要高興！因為命運的力量，是嫉妬的。太早的快樂，決不為她所容。我們將這個種子，放在她的手中，是幸運或是不幸，要到了後來纔能明白。（他走出的時候，幕下。）

第二幕 一間屋內

第一場

瓦輪斯丹，奧克妥夫，畢各洛米尼，稍後，馬克思，畢各洛米尼上。

瓦輪斯丹 他從林刺給我的報告，說他是在臥病；但是我得到確實的消息，他是到了弗勞安堡藏。在加拉斯伯爵那邊，將他們二人，替我一起擒住，送來這裏。你將西班牙的軍隊，接收過來，假作

切準備，但是永遠沒有完成，他們若強迫你，要來同我對敵，你儘管答應，可是總一步不動。我知道在這個事情裏面，要你盡一點力，但不至使你爲難。你願意在可能範圍以內，避免表面的形跡；極端的行動，決不是你的事情，因爲這個緣故，所以替你想出這樣一個職務；這次你拿這種消極的方法，可以給我以極大幫助——在這個時候當中，我的命運如何，可以判明，你就可以知道，應當怎樣行動。（馬克思、畢各洛米尼。）現在，老友，去罷。你今天夜裏，必須出發。騎了我自己的馬去——這個，我留下在這裏——告別的形式，可以簡單一點！我想，我們大家都要更快樂的，更幸福的彼此再見。

奧克安夫（向馬克思說）我們彼此還要談話。（他下）

第二場 瓦輪斯丹、馬克思、畢各洛米尼。

馬克思（走近他的身邊）我的主帥——

瓦輪斯丹 你若是自稱爲皇帝的軍官，我就不再是這個了。

馬克思 到底是這樣的，你要同軍隊離開了嗎？

瓦輪斯丹 我已經謝絕皇帝的職務。

馬克思 而且你要離開這個軍隊？

瓦輪斯丹 並且我還希望，把他們同我更密切的，更堅固的聯合起來。（他坐下）是的，馬克思，在這個實行的時候未到以前，我是不願意先同你說明的。青年人的愉快感覺，對於正義，是容易認定的，若是那裏有一個問題，可以單純的解答，拿來同自己的判決互相證明，是一件極快樂的事情。但是在兩件壞事中間，必須選擇一件的時候，義務彼此衝突，無論如何，不能全然心安的時候，最好的方法，就是使他沒有選擇，必要就是一個恩惠。——現在正是這樣的。不要向後看。你已經是無可如何。朝前看去！不要判斷自己預備動作！——朝廷已經決定將我推倒，我也有決心要同他反抗。——我們想要同瑞典人聯合。他們都是很真心的人，並且很好的朋友。（停止，像要等畢各洛米尼回答）——我使你驚駭了。現在不必回答。我願意你有相當的時候，自己想想明白。（他立起來，走到後面。馬克思立住，經過好久，好像感覺劇烈的苦痛；他正要移動的時候，瓦輪斯丹回轉，在他的前面立定。）

馬克思 我的主帥——你今天使我覺得成年了。因為到現在為止，我從來不必自己尋覓道路，辨別方向。無條件的隨你行走。只須看你的行動，就知道這個定是正路。今天是第一次，你使我覺得孑然一身，逼迫我在你同我的良心之間，要有一個選擇。

瓦輪斯丹 在今天以前，你的命運使你悠然自適，你可以同遊戲一樣，盡力你的職務，一切的行事，均不必心中稍有憂疑。現在是不能再這樣的了。路徑是已經顯然的分歧。在戰爭當中，你必須自己認定一個黨派，這個戰爭，就是在你的朋友，同你的皇帝之間，現在要發生的。

馬克思 戰爭！這是正當的名字嗎？戰爭是可怖的，同天降的災禍一樣，但是他也是好的事情，是一個命數，也同別的災禍一樣。你拿皇帝自己的軍隊，同皇帝相對敵，這還是一個好的戰爭嗎？哦，天上的神明，這是怎樣的一個變化！我同你竟會講起這樣的說話來了。你，這個光明的北極星，向來指示我以人生的路徑的哦，你使我的心中發生怎樣的裂痕！從前生成的尊敬，習慣的服從，對於你的名字的，我現在應當一切否認嗎？不，你不要向我別轉頭去！你的，我向來認為神靈的面貌，對於我決不能立刻失去力量；我的靈魂雖然已經覺得自由，我的感覺，仍舊是在你支配之下。

瓦輪斯丹 馬克思，你聽我說。

馬克思 哦，不要說！快不要說。看，你這個純潔的高尚的口中，對於這個不幸的行爲，還絲毫沒有知道。他不過沾污了你的想像，這個節操，是決不能讓他自己，從你的尊貴形體中間，被驅逐出去的。快點把他拋棄，這個黑暗的污點，這個仇敵。這個不過是一個極壞的噩夢，各種確實的德義，都在警告你了。人類總不能免有這樣的一刻時候，但是幸福的感覺，終須戰勝。不，你決不能終於這樣的。

瓦輪斯丹 世間對我要嚴厲的責備，我是早料定的。凡你所能夠說的，我自己都已經說過。一個人若是還有別的途徑，誰不願意避免最後的一步！但是這裏是毫無選擇的餘地，我必須使用強力，或者自己犧牲——情勢是這樣的，我也沒有別的法子了。

馬克思 假定就是這樣！你可以用強力支持自己的地位，同皇帝相反抗，萬一有這樣的必要，不妨公然稱兵，我並不稱讚這樣辦法，但是我還可以原諒，我不說這是一種好的事情，但是我願意同你分任。可是——萬不要做一個叛賊！這個話被我說出來了。不要做一個叛賊！這不是一個失足，

一種過失，在這裏一個人誤用他的權力。哦，這完全是另外一種東西——這是黑暗的，黑暗的，同地獄一樣！

瓦輪斯丹 少年人對於難事，都可以空言容易處置，好像刀切一樣；從他熱烈的頭腦中間，取出事情的全部，自己隨意支配，叫做有害的或有益的，壞的或好的——凡想像力所幻妄引入這個曖昧名詞的，都全然認爲真實。腦筋是很廣闊，但世界卻極狹隘。在思想中間，容易彼此並立，在實際的空間，極難合而爲一；若一個占據地位，其餘的必須退避，不願被人驅逐的人，只好驅逐人家；衝突因此發生，而強者終得勝利——是的，誰要是一生沒有願望，將一切的目的，完全謝卻，他只好餐風飲露，在純潔的元素當中，保持自己的純潔。我是自然用地上的質地造成的，所以我的欲望，總是傾向地上，這個下界，是屬於惡神而不屬於善神。上界神明所給與吾人的，單是公共的品物，我們喜歡光線，但是光線不能使我們富饒。在她的世界中間，決不能爭得什麼產業。貴重的寶石，人人所愛的黃金，我們是必須向惡神去求來的，這種惡神，永遠住在地下，日光不到的地方。人類對於他們，不能沒有犧牲的，所以世間絕沒有人，供他役使以後，重新能恢復靈魂的純潔。

馬克思 哦，注意，注意這些惡神！他們是全無信義的！這是一羣謊言的魔鬼，引你向懸崖前進。不要相信他們！我警告你——哦，快回轉來，到你的義務上來！一定的，你是可以這樣派我到維也納去。是的，快這樣做。讓我，我設法替你向皇帝調停。他不能了解你，但是我能了解他，他可以由我的純潔眼光，觀察你的真象。我一定可以替你恢復他的信任。

瓦輪斯丹 這個已經太遲。你不知道，事情是已到了什麼地步。

馬克思 若果是已經太遲——若果是已經到這樣的地步，只有犧牲一切，可以使你避免這個罪惡，那麼，就犧牲罷！很尊嚴的犧牲，像你平時站在這裏一樣。失去這個軍權。從舞臺上面退下。你可以很光榮的，並且很純潔的，這樣做去。——你一生差不多都是替別人憂勞，現在可以自己舒適一下，我同你相隨，我的命運，永遠再不同你的分離。

瓦輪斯丹 這個已經是太遲了。你現在在這裏說話的時候，飛馳的快馬，是正在那裏一程一程的前進，將我的使者，載向蒲拉格同哀格爾去——你不必再想了。我們這樣行動，是出於不得已的。讓我們對於這個必要的事情，拿了鄭重的態度，確實的步驟，向前做去——我現在所做的，何嘗

比羅馬愷撒的行事更壞一點，他的名字，不是直到今天，世界上還人人尊仰的嗎？他利用羅馬付託與他的軍隊，回向羅馬反戈。他若是將寶劍放下，他早已全然失敗，我現在也是這樣的，若是我將武裝解去，他的精神，在那裏鼓勵我前進。只要給我他這樣的幸運，此外一切，我都是願意負擔的。（馬克思在這個時候以前，胸中充滿苦痛的樣子，站在那裏，現在很快的走下。瓦輪斯丹很驚異的很感動的樣子，望住他的身後，並且立在那裏，現出沈思的狀態。）

第三場 瓦輪斯丹，德茲克，稍後，伊洛上。

德茲克 馬克思，畢各洛米尼剛纔離開這裏嗎？

瓦輪斯丹 那個瓦隆吉爾現在什麼地方？

德茲克 他已經去了。

瓦輪斯丹 這樣快嗎？

德茲克 真是，好像地球把他吞下去了一樣。他剛剛從你這裏走出，我立刻跟上去，想還要同他說話，但是——他已經不見了，而且沒有人能知道一點他的蹤跡。我想，這一定就是魔鬼自己。一個

人萬不能這樣忽然不見的。

伊洛（走來）是真的嗎，你要把那個老人差遣出去嗎？

德茲克 怎樣？那個奧克妥夫！你想叫他到那裏去？

瓦輪斯丹 他到佛勞安堡去，統率西班牙人同其餘的軍隊。

德茲克 這是決不可以的，你千萬不要這樣做罷！

伊洛 你還要將軍隊交給這個壞人嗎？剛剛現在，正是生死關頭的時候，讓他離開我們的眼前嗎？

德茲克 千萬不要這樣，不，這是決不可以的！

瓦輪斯丹 你們真是奇怪的人。

伊洛 這一次你就聽我們的警告罷。不要讓他走開。

瓦輪斯丹 因為我以前一向是信任他的，為什麼這一次要忽然改變呢？有什麼事情，他辜負了我的好意嗎？單是你們的憂疑，並不是我的，就可以使我對於他多年經驗上的判斷，完全推翻嗎？不，要想我是同一個婦人一樣，因為到今天為止，我一向是信任他的，所以我今天仍舊對他信任。

德茲克 難道是必須要他去嗎？另外派一個人去罷。

瓦輪斯丹 一定是要他去的，我已經擇定他了。他適宜於這個職務，所以我就讓他去做。

伊洛 因為他是一個這樣的人，所以於你是最適宜的。

瓦輪斯丹 我很知道，你們是始終不願意他父子兩人，因為我看重他們，愛他們，比你們和其餘的人，好像更勝一籌，實在不過是他們所應得的，你們因此就看得他們同眼中的刺一樣！你們的嫉妬，和我同我的事務能有什麼關係？你們恨他，在我這裏，不能使他們就成壞人。你們各人之間，儘管互相愛重，互相厭惡，這是各人自己的感覺同傾向，我是決不干預的，但是我知道，你們各人對於我的價值。

伊洛 他決不能離去，我一定要把他的車輪打成碎片的。

瓦輪斯丹 你要和平一點，伊洛。

德茲克 那個葵斯登堡還在這裏的時候，總是很祕密的同他聚在一起。

瓦輪斯丹 這是我知道並且允許的。

德茲克 而且有加勒斯的密使，常到他這裏來，我也是知道的。

瓦輪斯丹 不會有這個事情。

伊洛 哦，你的眼睛真是完全蒙住了！

瓦輪斯丹 你決不能使我的信仰發生動搖，這個建築在極深的科學基礎上面的。他若是虛偽，星學的全體，都是虛偽的了。因為你曉得，我從命運自己得了一個保證，說他是在我的朋友當中，最爲真實的人。

伊洛 你也以爲那個保證不是虛偽的嗎？

瓦輪斯丹 人生中間，往往有一個時候，對於世間的神靈，比平時較爲接近，可以向命運直接的提出一個問題。我在柳琛戰事的前一晚上，就遇着這樣的一個時候；我腦中正充滿各種思想，靠在一枝樹上，遠望着一片的平原。營中的火光，正在煙霧中間，溟濛的燃着，只有兵器的遲鈍聲音，同單調的口號，打破夜中的寂靜。在這個一刻時候，我一生所有的事情，過去的，未來的，都一一從我心上經過，而且覺得無限未來預兆的神靈，同來日的命運，互相結合。我向我自己說：『你統率這

許多的人！他們都跟隨你的星宿，將所有一位，攔在你的肩上，附着在你的幸運舟楫上面，隨你前進。但是總有這一天要來，命運會將他們彼此分散，那個時候，只有少數的人，還能保持忠實的態度，不肯同你離開。我願意知道，在這裏兵營中間，誰是第一個忠實的人，你給我一個預兆，命運！

天早晨，第一個拿愛情的表示同我相遇的人，我就知道是他。『這樣的想着，不覺熟睡。在夢境中間，自己已置身戰場，在萬馬奔騰之中。一彈飛來，正中我的坐騎，我從馬上墜落，紛紛的人馬，都坦然的樣子，從我身上踐踏過去，我睡在地上，氣息僅屬，好像死人一樣，幾乎被他們的馬蹄踏碎。忽然之間，有人握住我的手臂，就是奧克安夫——我很快的醒來，已經天明——奧克安夫站在我前面，『我的老哥，』他說，『你今天不要同平常一樣，再騎那匹班馬。還是這一匹可靠一點，我特爲替你尋覓來的。請你一定要這樣，因爲我在夢中得了一個警兆。』這個坐騎的快捷，果然把我從追兵的中間救出。我的表兄，那天騎了那匹班馬，連人帶馬，失去蹤跡，至今毫無下落。

伊洛 這是一個偶然的事情。

瓦輪斯丹 天下沒有偶然的事情，凡我們俗眼看來不相關連的，實在都有極深遠的因果。我已經

確實認定，他是我的——個好的天使，所以可以不必再說什麼了。（他走出）

德茲克 我還可以放心一點，馬克思在我們這裏，可以當一個保證。

伊洛 我決不能讓他活着的離開此地。

瓦輪斯丹 （中途立定，並回轉身來。）你們不要同婦人一樣，人家好意的解釋了許多時候，仍舊回到最初的說話，一點不肯移動——人類的行爲同思想，你要知道，不是海中亂動的波濤。內心的世界，人身的小天地，是一個深奧的泉源，一切是永遠從那裏出來。同樹上的果實一樣，是一定的樣子，偶然的機會，不能使他們無端改變。我是先將人類的要素，詳細研究過來，所以我知道他們的意志，同他們的舉動。（他走下）

第四場 畢各洛米尼住宅的一間屋內

奧克妥夫、畢各洛米尼，已經備好行裝，一個副官上。

奧克妥夫 那個分遣隊已經來了嗎？

副官 現在下面候着。

奧克妥夫 他們確是可靠的人嗎，副官是從那個聯隊裏面選出來的？

副官 從梯芬巴克聯隊。

奧克妥夫 這個聯隊是忠實的。讓他們在後院內很安靜等着，不要被他人看見，等到鈴聲一動，就將這房屋封鎖，嚴密監視，凡是遇見的人，一概扣留。（副官下）但是我總希望，不須用着他們的力量，因為我的計算，覺得是確實可靠的。但是這個關係皇帝的職務，事情重大，情願過於周密，不要過於疏忽。

第五場 奧克妥夫、畢各洛米尼、伊峻洛尼走進。

伊峻洛尼 我來了——此外有那個還要來呢？

奧克妥夫 （很祕密的）我先要同你講一句話，伊峻洛尼伯爵。

伊峻洛尼 （很祕密的）事情要發動了嗎？公爵就要有什麼舉動嗎？他可以相信我，儘可以試試

我看。

奧克妥夫 那是自然的。

伊峻洛尼 老兄，我不是這樣的人，口裏話得很好，等到真要實行的時候，立刻縮頭退避。公爵待我像一個朋友，上帝曉得，真正是這樣的！我對於他，一生報答不盡，他儘可以信賴我的忠誠。

奧克妥夫 這個將來自然知道。

伊峻洛尼 你們當心一點，並不能人人都是這樣想的。這裏有許多人，還是傾向朝廷，並且以爲新近那個簽字的文件，那個偷來的，是沒有拘束力的。

奧克妥夫 是嗎？告訴我是那幾位，存着這樣的意思。

伊峻洛尼 真正該死！所有德意志人，都是這樣說法。還有哀斯海刺、考烏立遲、第俄達特都這樣宣言，就是大家應當服從朝廷。

奧克妥夫 這是使我很高興的。

伊峻洛尼 你很高興？

奧克妥夫 皇帝在這裏還有好的朋友，同忠實的僕人。

伊峻洛尼 不要玩笑，他們到並不全是壞人。

奧克妥夫 自然不是。上帝曉得，誰是同你玩笑的！真正是十分高興，看見正義還有這樣的力量。

伊峻洛尼 碰見鬼了！這是什麼一回事？你難道不是——我爲什麼跑到這裏來呢？

奧克妥夫 （嚴正的樣子）你來自己宣布，簡單明瞭，你就竟是皇帝的朋友，還是他的仇敵。

伊峻洛尼 （很傲慢的）這個我是要向應當問我的人宣布的。

奧克妥夫 我不是應當，這個文件可以使你明白。

伊峻洛尼 怎——怎樣？這是皇帝的親筆同印章。（他唸）「我們親愛的忠誠的畢各洛米尼中

將的一切命令，對於我們軍隊中的全體官長，是同我們自己的一樣。」——哦——是——這樣

——是的，是的！——應當恭賀你，中將！

奧克妥夫 你自己服從這個命令嗎？

伊峻洛尼 我——但是你這個來得太快，使我驚駭。我希望人家給我一點考慮的時候。

奧克妥夫 兩分鐘。

伊峻洛尼 我的上帝，這個事情是不過——

奧克妥夫 明白而且單簡。你應當宣布，你還是要反叛皇帝，還是對他保守忠實的態度。

伊峻洛尼 反叛——我的上帝——是誰說起反叛的話？

奧克妥夫 事情是這樣的。公爵是一個叛逆，他要引了軍隊投到敵人那邊。簡單的說明。你是不是要同皇帝斷絕自己賣身與敵人？你是要這樣的嗎？

伊峻洛尼 你是怎樣想的？我同皇帝陛下斷絕？我這樣說過嗎？你幾時聽見我說的？

奧克妥夫 你還沒有這樣說過。還沒有。我正在等着，看你是不是要這樣說。

伊峻洛尼 現在，我是很高興的，你已經自己表明，我並沒有這樣說過。

奧克妥夫 你說過你是與公爵共同命運的。

伊峻洛尼 既是他做了叛逆——叛逆解去一切的關係。

奧克妥夫 你有這樣決心，同他對敵嗎？

伊峻洛尼 他待我是很好的——但是，他既是這樣一個壞人，上帝降禍於他！以前的賬，是一筆勾消了。

奧克妥夫 我很高興，你能夠自己走上正路。今天夜裏，大家睡靜的時候，你帶領輕便的隊伍，離開此地；要做得好像是有公爵自己的命令一樣。弗勞安堡是大家的集合地點，在那裏加拉斯伯爵，再給你以後的命令。

伊峻洛尼 一定照辦。但是皇帝是否能夠相信，我是這樣的忠心。

奧克妥夫 我一定替你表揚。（伊峻洛尼下，一個僕人走來。）白特勒大佐嗎？好的。

伊峻洛尼 （回轉來）你原諒我的粗魯，老友。我的上帝我怎樣知道在我面前的，是這樣一個偉大人物呢。

奧克妥夫 這種話可以不必說了。

伊峻洛尼 我是一個快樂的武夫，在酒醉的時候，對於朝廷，有什麼不注意的說話，你知道，我是並沒有惡意的。

奧克妥夫 這個上面，你儘可不必憂慮——只要事情成功。幸運，你也來幫助我們同幫助別人一樣！

第六場 奧克妥夫畢各洛米尼，白特勒。

白特勒 我謹遵你的命令，中將。

奧克妥夫 請你同貴客和朋友的樣子，受我歡迎。

白特勒 這是我太大的榮幸。

奧克妥夫（兩人均坐下之後）你沒有回答那個好意，我昨天向你表示的，誤認爲不過一種空虛的形式。實在我心中真有這個志願，極真摯的對你。因爲現在正是一個時候，所有好人，應當很密切的結合起來。

白特勒 只有同心的人，可以這樣。

奧克妥夫 所有好人，我都認他是同心的。因爲我看人單是注重他的行爲，從那裏可以從容辨明他的特性；因爲不正當關係的力量，可以逼迫一個最好的人，踰出正軌。你經過佛勞安堡來的。加拉斯伯爵，沒有向你說什麼話嗎？你告訴我，他是我的好友。

白特勒 他單是說些無用的說話。

奧克妥夫 這個真使我不願意聽見，因為他的勸告是很好的。我要想向你說的，也就是同他一樣
的。

白特勒 可以不必費心——我現在已經到了這樣的地步，當不起這種好意。

奧克妥夫 時間是很貴重的，讓我們明白說罷。你知道這裏的情形是怎樣的。公爵想舉叛旗，我還可以詳細同你說明，他是已經在那裏實行了，幾點鐘以前，他同敵人訂好條件，他的使人已經向蒲拉格，和哀格爾分道出發，明早他就要引了我們投降敵人。但是他自己弄錯了，因為還有聰明的人，在這裏守着，皇帝在軍中，也還有真實的朋友，暗中結成一個有力的聯合。這個告諭，已經宣布他是一個罪人，解除軍隊全體對於他的服從義務，正當的同志，共同主張，在我的指揮之下，集合起來。現在請你選擇，還是同我們共上正路，還是同他分擔這個壞的命運？

白特勒 （立起）他的命運就是我的。

奧克妥夫 這是你的最後決心嗎？

白特勒 自然是的。

奧克妥夫 自己再想想看，白特勒大佐。你現在還有時候。你這個倉卒的說話，可以永遠埋在我的胸中。趕快把他收回。選一個好點的同黨。你的選擇還是不得當呢。

白特勒 你此外並沒有別的什麼命令嗎，中將？

奧克妥夫 看你這個白髮！趕快把他收回。

白特勒 再見！

奧克妥夫 怎樣？你願意將一把很好的勇敢的寶劍，用在這樣的爭鬪嗎？願意將四十年中間，所得

奧大利亞的感謝，完全變為詛罵嗎？

白特勒 （冷笑）奧大利亞皇室的感謝！（他要走）

奧克妥夫 （讓他走到門邊，他再叫住。）白特勒！

白特勒 還有什麼呢？

奧克妥夫 那個伯爵是怎麼樣了？

白特勒 伯爵！什麼伯爵？

奧克妥夫 那個伯爵的稱號，我的意思是說。

白特勒 （很激烈的向前）豈有此理的東西！

奧克妥夫 （冷靜的）你有這樣的要求，被人家拒絕了。

白特勒 你侮辱我是不能沒有懲罰的。拔劍！

奧克妥夫 放進去罷。好好的同我說，是怎樣的情形，以後我可以竭力幫忙，使你不至再被駁斥。

白特勒 全世界儘可以都知道這個過失，這是我自己永遠不能原恕我的——不錯！中將，我是名譽心極強的人，從來不能忍受人家的輕慢，軍隊中間，對於出身同爵位，比功勞看得更重，常使我感受痛苦，我在同輩中間，不願意永遠居人家下面，所以在不幸的時候，自己會有這個錯誤的舉動——這的確是很愚蠢的！但是我想，也不應該就這樣的難於懺悔！人家儘可以否認——爲什麼拿這樣侮辱的輕蔑，加以駁斥，對於一個老人，一個忠實的臣僕，拿了極重的責罵，使他置身無地，因爲他一時的錯誤，自己忘記，就指出他的出身，故意加以侮辱，但是蜂螫也是有毒的，你若是無端殘害他的時候——

奧克妥夫 你一定是被人家暗中傷。你料得出誰是這個仇人，這樣和你爲難的嗎？

白特勒 無論是誰！一定是一個卑賤的小子，一個佞臣，一個西班牙人，什麼舊家的少年，在他的眼中，總覺得我是一個卑微的出身，自己功勞所掙來的地位，他是看不起的。

奧克妥夫 你說，公爵贊成你這個舉動嗎？

白特勒 他是極力叫我做的，並且他自拿了朋友的熱心，極力替我幫忙。

奧克妥夫 這樣？你確實知道嗎？

白特勒 我看見他的信來。

奧克妥夫 （很鄭重的）我也看見——但是裏邊的說話，似乎兩樣一點。（白特勒很驚愕的樣子）我偶然得到這一封信，你可以拿自己的眼睛，看一下子。（他給他這封信）

白特勒 呃！這是什麼？

奧克妥夫 我恐怕，白特勒大佐，你是全然被人家欺騙了。你說，公爵極力勸你做這個事情——在這封信上，說話之間，對你是很輕視的，勸告部長，說這是你的驕慢，應當加以制止。

（白特勒將信看完，他的雙膝震動，他靠住一個椅子，自己慢慢的坐下。）並沒有仇人在你背後。誰也對你沒有惡意。你所受的侮辱，完全由於公爵；這個目的是顯然的。他要想使你同皇帝斷絕——希望由你復仇的心理，達到他的目的，因為在安靜的情感之下，你確實的忠誠，是無從破壞的。他想利用你做一種盲從的工具，執行他預定的計畫。他是達到目的了。他已經這樣的成功，居然引你離去正路，這個是你四十年中所經行的。

白特勒（他的聲音顫動）皇帝陛下還能原恕我嗎？

奧克妥夫 他還不僅這樣，他要補償從前的悔慢，一個有功的人，所不應當受的。將公爵由不正當的目的，所給你的地位，自動的正式加以委任。你所統率的聯隊，是你的了。

白特勒（他要想立起來，重複坐下。他的感情，強烈的激動，他要想說話，但是不能出聲。最後他將劍從劍帶上取下，授與奧克妥夫。）

奧克妥夫 你是什麼意思？你自己鎮定一點。

白特勒 請你拿去！

奧克安夫 爲什麼！

白特勒 請你拿去！我再不配用這個劍了。

奧克安夫 你從我手裏從新接受回去，以後永遠極榮譽的用在正當地方。

白特勒 我對於這樣仁厚的皇帝，已經破壞信義了！

奧克安夫 你可以從新恢復轉來。趕快自己同公爵脫離。

白特勒 我同他脫離！

奧克安夫 怎樣？你自己想想看？

白特勒 （可怖的聲音）單是同他脫離！他不能再活着了！

奧克安夫 跟我到佛勞安堡去，那裏所有忠誠的人，都在加拉斯同阿脫寧季營中彼此集合。還有

許多人，我都已經引回正路上來。今天夜裏，他們都要離開這個地方。

白特勒 （很激動的樣子，往復行走，最後拿了決心的眼光，走到奧克安夫的身旁。）畢各洛米尼

伯爵！一個已經破壞信義的人，還能說到名譽嗎？

奧克妥夫 自然可以，若果他是這樣的真心悔悟。

白特勒 這樣請你讓我留在這裏，以名譽爲保證。

奧克妥夫 你有什麼意思？

白特勒 讓我同我的聯隊，一起留在這裏。

奧克妥夫 我可以相信你。但是你同我說，你到底是什麼意思？

白特勒 事實自然會使你^{知道}。現在不必再問我罷！信任我！你一定能夠的！哦，上帝！你真不把他留在好的天使手中——再會（他下）

僕人（帶上一張字條）一個不知姓名的人，送來這個，立刻就回去了。公爵的馬，已經等在下面。
（走下）

奧克妥夫（唸）『當心，快點脫身。你的忠實的伊峻洛尼。』哦，讓我先離開這個城市離港口這樣近，我們還要坐礁嗎？快走，快走！這裏是再沒有我的安全地方。但是我的兒在那裏去了？

馬克思（劇烈的感情激動的樣子走上，眼光轉動不停，腳步搖擺不定，他好像並沒有看見他的父親，後者站在遠處，很同情的樣子，向他注視。他大步的在室中走動一歇，重復立定，最後自己坐在一個橙上，眼光向前直視。）

奧克妥夫（走近他的身旁）我要出發了，我兒。（因為他並沒有回答，他握住他的手說。）我兒，再會罷！

馬克思 再會！

奧克妥夫 你很快就可以隨我來嗎？

馬克思（並不朝他看）你的路太彎曲了，他決不是我的。（奧克妥夫放脫他的手，向後退。）哦，你若是真誠一點，正直一點，事情決不會弄到這樣地步，一切都可以兩樣！他決不會出於這種可怕的行動，善神在他的左右，還有相當力量，決不至使他落在糾紛的網內。爲什麼這樣祕密的陰險的潛伏在那裏，好像賊人同賊人的黨與一樣，暗中行動？萬惡的虛偽，一切禍害的母親！你這個憂患的帶來者，把我們都毀滅了！若是我們大家都有純潔的態度，本來可以將他救出。父親！我決

不能原恕你的，我決不能夠的！公爵將我完全瞞住，是很可怕的；但是你的行爲，不見得比他好得多少。

奧克妥夫 我兒，我原諒你的苦痛。

馬克思 （立起來，拿了很懷疑的眼光，向他看住。）難道竟是這樣的嗎？父親？父親？你是有預定的計畫，要弄到這個地步嗎？你由他的失敗，自己起來。奧克妥夫，這個我覺得真是不應當的。

奧克妥夫 真是上帝曉得！

馬克思 可憐我！我的天性都完全變更了。坦白的靈魂當中，那裏來這樣的疑慮？信任，信仰，希望，完全消滅，凡我平日所重視的，全部都欺騙我了。不！不！並不是全然如此！還有她在，她是真實的純潔的，同上天一樣。這的一切都是欺騙和偽善，以及謀害，毒藥，違誓同謀叛；只有我們的愛情，是唯一的純潔地方，人類天性中，不可消滅的表現。

奧克妥夫 馬克思，你還是就同我去罷，我想這樣是更好一點。

馬克思 怎樣？在我還沒有同她告別以前，這個最後的——這是決不可以的！

奧克妥夫 既然是必須分離，你還是免去離別的悲痛。同我來罷！我兒！（要引他向前）

馬克思 不行。上帝可以爲證！

奧克妥夫 （更逼迫的樣子）同我來罷！我命令你這樣，我，你的父親。

馬克思 命令我，什麼是人心所安的。我要住下。

奧克妥夫 馬克思，我以皇帝的名義，要你同去。

馬克思 沒有皇帝可以規定人家心裏的。你要使我連這個唯一的都要失去嗎？我不幸中的殘留的一點，她的同情？慘酷的事情，一定要慘酷到底嗎？連這個不可避免的，我還要出於這樣卑懦的舉動，好像全無人格的樣子，祕密的逃去，不能同她相見嗎？她應當看看我的煩悶，我的苦痛，聽取殘破靈魂的哀鳴，盡情的爲我一哭——哦，世間的人類，都是慘酷的，但是她是同天使一樣。她可以從慘烈的狂虐的疑慮當中，將這個靈魂救出，對於劇烈的苦痛，以溫暖的安慰言辭，使之緩和。

奧克妥夫 你決不能自己脫身的，不要去嘗試罷。哦，快來，我兒，趕快救出你的節操。

馬克思 你不必徒然費去許多說話！我是照我心裏做去，因爲我可以信任他的。

奧克妥夫（失去自制力，戰慄的樣子。）馬克思！馬克思！萬一竟有這樣可怕的事情，萬一你——

我的兒——我自己的骨血——我真不敢想起來了！你自己賣身與他，使我們家乘上，永遠留下不可磨滅的恥辱，使世間看見可怖的事情，在慘酷的戰爭中間，父子二人，兵刃相見。

馬克思 哦！你若是把人類還看得尊重一點，你也不會有這樣的舉動了。這些可恨的幻想，不幸的懷疑！一個人失去信仰，自然一切都在動搖之中，世間再沒有什麼，是固定的不可變動的了。

奧克妥夫 我也信任你的心，但是你是否能一竟有這樣的力量，可以跟他走呢。

馬克思 你既不能夠變，更我心中的趨向，公爵自然是更不能夠的。

奧克妥夫 哦，馬克思，我再不能看見你回來了！

馬克思 我永遠不會沒有面目見你的。

奧克妥夫 我到佛勞安堡去，將播奔海依母聯隊，給你留下。還有羅特寧境、徒史加拉、梯芬巴克等一起留在這裏，以為你的掩護。他們愛你，而且是忠實的人，他們寧可犧牲生命，決不肯失去他們的領袖，同軍人的名譽。

馬克思 你放心留他們在這裏。我若不死在此間，一定會領他們離開皮爾森的。

奧克安夫 （截住他的說話）我兒，再見了！

馬克思 再見！

奧克安夫 怎樣？
怎樣沒有一點愛情的表示？沒有臨別的握手嗎？我們是到戰場上去，將來的結果是不能預料的。我們以前分別的時候，從來不是如此。難道真是這樣？我現在已經沒有兒子了嗎？（馬克思投入他的懷內，他們彼此相抱，經過很久的時候，然後彼此分開，各由一面走下。）

第三幕 菲履得蘭公爵夫人住宅的一室

第一場 德茲克伯爵夫人，戴克拉，勞勃隆女士。後面兩人，正在手中做女人的活計。

伯爵夫人 你沒有什麼事情問我嗎，戴克拉？一點沒有嗎？我在這裏等你說話，已經很久了。你能夠忍耐得住，許多時候，從不提他的名字嗎？怎樣？還是現在已經用我不着，除由我這裏以外，已經有別的方法嗎？——明白的告訴我，姪女。你看見他沒有？

戴克拉 我昨天同今天都沒有看見他。

伯爵夫人 也沒有同他通信嗎？你一點不要瞞我。

戴克拉 一點信息沒有。

伯爵夫人 還能夠這樣的安靜嗎？

戴克拉 我就是這樣的。

伯爵夫人 你暫時離開我們，勞勃隆。（勞勃隆女士離開）

第二場 伯爵夫人，戴克拉。

伯爵夫人 這個真使我覺得不快，剛剛現在的時候，他這樣的保持沈默態度。

戴克拉 剛剛現在的時候。

伯爵夫人 他曉得一切情形之後！因為現在正是這個時候，他自己應當明白的表示。

戴克拉 說得明白一點，若果你是要叫我知道的。

伯爵夫人 因為這個緣故，所以我叫她離開的。你已經不是一個小兒了，戴克拉。你心的是已經成年，因為你已知道愛情，愛情給你膽大的勇氣。你已經證明是這樣的。你的精神是同你父親更近。

一點，不像你的母親。所以她沒有力量忍受的事體，我可以向你說明。

戴克拉 我懇求你，快點說完這個序言。什麼就是什麼。爽快的說出來，決不能比這個發端的話，更使我驚駭一點。你到底要同我說點什麼？簡單的說罷。

伯爵夫人 但是你不要驚駭呢——

戴克拉 快說罷！我懇求你。

伯爵夫人 現在你有力量，可以給父親一個極大的幫助——

戴克拉 我有這樣的力量，怎樣可以——

伯爵夫人 馬克思，畢各洛米尼愛你。你可以使他同父親不可分離的結合攏來。

戴克拉 這還要用着我嗎？他不是已經這樣嗎？

伯爵夫人 他以前是這樣的。

戴克拉 爲什麼他現在會不是這樣，不能永遠不變嗎？

伯爵夫人 因爲他對於皇帝，也是很忠心的。

戴克拉 這不過是軍人的義務同名譽，對於他所應有的要求。

伯爵夫人 人家要他愛情的並不是名譽的證明——義務和名譽這些都是不確定的雙關的名詞，你應當同他明說，他的愛情就是他的名譽。

戴克拉 怎樣？

伯爵夫人 他應將皇帝和你兩人當中，犧牲一個。

戴克拉 他極願意以私人的資格，跟隨父親。你自己聽他說過，他怎樣的願意，將武器放下。

伯爵夫人 他不可以把他放下。這個意思就是他應當拿他替父親出力。

戴克拉 他的血，他的生命，他都可以很快樂的爲父親犧牲，只要叫他做的，是正當的事情。

伯爵夫人 你不能了解我的意思——這樣，你聽我說。父親是已經與皇帝脫離，他的意思，預備要帶領全部軍隊，投到敵人那邊——

戴克拉 哦，你的母親！

伯爵夫人 現在需要一個有力的榜樣，將軍隊引到他這面來。畢各洛米尼父子，在軍中爲衆望所

歸他們支配一班的意見他們的榜樣可以判明一切由馬克思可以使他父親確爲我們所用。

——現在你的責任是很重大的。

戴克拉 哦，可憐的母親！怎樣一個致命的打擊，在那裏等住你！——她一定是沒有性命了。

伯爵夫人 她能夠順從必要的環境。我知道她——在很遠的時候，未來的恐怖，使她心裏難受；等到無可如何的時候，事情已在眼前，她也只得逆來順受了。

戴克拉 哦，我預覺的靈魂——現在——現在他在這裏。這個冷的可怕的手，將我快樂的希望，暗中握住。我是早知道的——哦，我一到這裏，一種恐怖的感覺，就預先告訴我，有一個不幸的星宿，照在我的頭上。但是我爲什麼現在先想着自己呢——哦，我的母親啊！我的母親啊！

伯爵夫人 自己鎮定一點，不必只管無益的悲哀。替父親保住一個朋友，自己一個愛人。一切還可以有很好的很幸福的結果。

戴克拉 很好的結果！怎樣？我們是永遠分離了！——咳，這個話是可以再也不必提起了。

伯爵夫人 他不肯丟掉你！他決不能同你離開的。

戴克拉 哦，這個可憐的人！

伯爵夫人 他若是真愛你的，自然會很快的表示他的決心。

戴克拉 很快的表示他的決心，這是毫無可疑的。決心這裏還一個決心嗎？

伯爵夫人 自己鎮定一點。我聽見你母親走來了。

戴克拉 我怎樣能夠忍心看她呢？

伯爵夫人 自己鎮定一點。

第三場 以前各人，公爵夫人上。

公爵夫人 （向伯爵夫人說）妹妹，誰在這裏我聽見很快的講話。

伯爵夫人 並沒有那一個。

公爵夫人 我是這樣的膽小。稍爲一點聲音，好像就是一個不幸的使者，在那裏走來一樣。你可以

同我說，妹妹，事情是怎樣了？他肯順從皇帝的意思，將騎兵隊伍交與西班牙皇子嗎？你說，他對於

那個葵斯登堡，給了他滿意的答復嗎？

伯爵夫人 —— 不，這個他到沒有。

公爵夫人 哦，這樣事情是完結了！我看災禍就要降臨。他們定要把他推倒；一切又要變成那個情形，同在雷更斯堡的時候一樣。

伯爵夫人 不能那樣的。這回決不能夠。這個你到儘可放心。（戴克拉非常的激動，奔到她母親身旁，將她抱住，一面啼哭。）

公爵夫人 哦，這個強硬的不能馴服的人！我因為這個不幸的婚姻，還有什麼苦痛，未尊受着！好像縛在一個火輪上面一樣，永遠不停的迅速奔馳，給予我們以戰慄的人生，一竟像在懸崖的邊上，就要落下的樣子，他引我暈眩的前進。——不，不要哭泣，我的孩子。不要讓我的苦痛，成爲你不幸的預兆，妨害你的地位，現在正等候着你的。世間再沒有第二個菲履得蘭，你，我的兒，不怕再有同你母親一樣的命運。

戴克拉 哦，讓我們趕緊避開，親愛的母親！快點！快點！這裏不是我們久留的地方。時時有一個什麼新的恐怖出現。

公爵夫人 你要一個比較安靜的命運！我們，我同你的父親，也看見過這樣好的日子，初結婚的第一年，至今想起來，還是很高興的。那個時候，他還是一個快樂的努力的少年，他的功名心，像一個和平的溫暖的微火一樣，還沒有發生奔騰的烈燄。皇帝愛他，信任他，凡有事情發生，總要先同他商議的。但是自從雷更斯堡不幸的時候，使他失去他的高尚的地位，一個不安的孤僻的精神，暗中將他籠罩。從前的安靜和快樂，完全消滅，他再不能信任自己的力量，將全副心思，用在這個黑暗的技术上面，這個凡相信他的人，是從來不會有幸福的。

伯爵夫人 這是你眼中的看法——但是這個是一種說話，我們拿來等他的嗎？他立刻就要到這裏來，你知道，應當讓他看見她這樣情形嗎？

公爵夫人 來，我的孩子。揩乾你的眼淚。對你父親表示一個快樂的面容。看，這個結子，這裏已經鬆開了——這個頭髮，應當是要紮在上面去的。來，揩乾你的眼淚。他們傷害你美麗的眼睛了——我要說什麼呢？是的，這個畢各洛米尼確是一個高尚的青年，應當有這樣福分的。

伯爵夫人 他是這樣的，姊姊。

戴克拉 (向伯爵夫人說，很害怕的樣子。) 姨母，你可以原恕我嗎？(想要走開)

伯爵夫人 到那裏去？父親就要來了。

戴克拉 現在我不能夠見他。

伯爵夫人 但是他要想念你，要尋你的。

公爵夫人 爲什麼她要走開。

戴克拉 我現在看見他，覺得使我不能忍受。

伯爵夫人 (向公爵夫人說) 她是有點不舒服。

公爵夫人 (很擔憂的樣子) 這個孩兒又有什麼病嗎？(兩人走上前去，想要將戴克拉留住，瓦

輪斯丹走上，正同伊洛談話。)

第四場 以前各人，瓦輪斯丹，伊洛。

瓦輪斯丹 營中還是很安靜嗎？

伊洛 完全安靜。

瓦輪斯丹 再歇幾點鐘的時候，消息可以達到蒲拉格，這個都城，就是我們的了。然後我們可以將面具放下，使這裏的軍隊，知道我們的舉動，同已得的結果。這種的事情，榜樣是最重要的。人類是一種模倣的動物，誰在最前面的，領導羣衆。蒲拉格的軍隊，只曉得在皮爾森的已經服從我們，而在這裏，因為蒲拉格已經先有榜樣，一定可以表示同樣的態度。——你說，那個白特勒已經自己表示嗎？

伊洛 沒有人要求，他自動的來說，他的聯隊，可以完全聽你支配。

瓦輪斯丹 我纔曉得。心裏所感覺警告的聲音，也並非全然都是可以相信的。欲使我們迷惑，欺詐的神靈，每每模倣真實的聲音，散播虛偽的預兆。我對於這個真實的好人，這個白特勒，真覺得暗中自己抱愧；因為有一個感覺，我自己不能作主的，我也不願意說他是恐怖，暗中在他的在左右旋繞，制止我親密的愉快的動作。若是他，神靈向我警告的人，能夠是忠實的，我已經達到幸運的第一步了。

伊洛 他這個重要的榜樣，毫無可疑的，可以使軍隊中最優秀的分子，引到你這邊來。

瓦輪斯丹 現在趕快去把伊峻洛尼找到這裏來他新近纔受了我的恩惠。我想先從他開始快去。
（伊洛走出，同時以前各人重復走到前面。）

瓦輪斯丹 你看那裏是母親同可愛的女兒來了！我們要暫時把公事丟開，休息一歇。來！我極想在家族團聚之中，享受片時愉快的光陰。

伯爵夫人 我們已經好久沒有這樣的團聚了，姊夫。

瓦輪斯丹 （在一旁向伯爵夫人說）可以讓她知道了嗎？她已經有這樣的預備沒有？
伯爵夫人 還沒有呢。

瓦輪斯丹 這裏來，我的孩兒！坐在我的身邊。母親很稱讚你的才藝，你一定是有很好的聲音，可以使靈魂感動。我現在正要用着這樣的聲音，驅去壞的魔鬼，因為他的雙翼，正在我頭上左右盤旋。
伯爵夫人 你的提琴在什麼地方，戴克拉來。讓你父親聽聽，看你的技術究竟怎樣。

戴克拉 哦，我的母親！上帝！

伯爵夫人 來，戴克拉，快使你父親快樂。

戴克拉 我不能夠，母親——

伯爵夫人 怎樣？這是什麼緣故，姪女？

戴克拉 （向伯爵夫人說）請你原諒我——唱歌——現在這樣恐怖的時候，——向他唱——

他已經將母親要送入墳墓裏去！

公爵夫人 怎樣，戴克拉，發脾氣嗎？對於你親愛的父親，這樣一點希望，都不能使他滿足嗎？

伯爵夫人 這裏是你的提琴。

戴克拉 哦，我的天呀——叫我怎樣能夠——（她拿了戰動的手，握住樂器，她的靈魂，正強烈的

交戰，剛要動手唱出來的時候，她忽然全身顫動，將樂器拋去，並很快的走下。）

公爵夫人 我的孩兒。——哦，她恐怕是病了！

瓦輪斯丹 這個孩子是什麼緣故？她常常是這樣的嗎？

伯爵夫人 現在，因為她自己露出形跡，我也不必再替她隱瞞了。

瓦輪斯丹 怎樣？

伯爵夫人 她愛上他了。

瓦輪斯丹 愛上誰呢？

伯爵夫人 她愛上畢各洛米尼。你全然沒有注意嗎？連姊姊也沒有知道嗎？

公爵夫人 就是這個，使她心裏感受苦悶嗎？上帝賜你幸福，我的孩兒！你的選擇，真不使你自己抱
媿。

伯爵夫人 這次的旅行——你若是並沒有這個目的，就應當歸怨自己，你爲什麼爲不選一個別人陪伴呢。

瓦輪斯丹 他知道這個嗎？

伯爵夫人 他希望娶她去呢。

瓦輪斯丹 希望娶她去——這個小子是發昏了嗎？

伯爵夫人 現在讓她自己聽聽。

瓦輪斯丹 想將菲履得蘭的女兒，就這樣的帶走嗎？真的！這個主意真是不錯！他的想頭到是毫不

客氣的。

伯爵夫人 因為你平時對他表示這許多的好意，所以——

瓦輪斯丹 ——他就想將來要做我的繼承人。不錯！我愛他，很看重他，但是這個同我女兒的婚事，有什麼關係呢？難道人家的女兒，人家獨有的骨肉，是拿來表示好意的嗎？

公爵夫人 他尊貴性情同他的風度——

瓦輪斯丹 這個使他得我的心，不能得我的女兒。

公爵夫人 他的地位同他的門閥——

瓦輪斯丹 門閥什麼！他是一個部下，我的女婿，我是在歐洲帝王當中選擇的。

公爵夫人 哦，親愛的公爵！我們不要總想爬得極高，免得向太深的地方跌下。

瓦輪斯丹 我費了這許多的心力，達到極高地位，超出一班人類的頭上，難道到了最後，到將一生偉大的成績，輕易犧牲，同平常的人，發生婚姻的關係嗎？我難道因為這樣——（忽然停住，自己

覺得的樣子。）

她是我獨有的女兒，我身後遺留在世間的一點骨血；我一定要看見一個王冠，戴在她的頭上，否則情願死去。怎樣？我將所有一切都攔在上面，要想替她造成偉大的地位——是的，正是現在，我們在這裏說話的時候——（他自己覺着）

難道我現在應當像一個慈善的父親，對於他所愛的，讓他們成爲平常幸福的婚配嗎？我現在應當這樣，剛剛現在，我正要想完成最大事業的時候——不行，她是我一個久藏的寶玉，最珍重的黃金，我必須使她得一個帝王的配偶，萬不能稍思其次的。

公爵夫人 哦，我的夫主！你永遠往上建築，直到雲端上面，一竟這樣建築上去，也不想看，這個狹隘的地基，要載不住這樣的高樓了。

瓦輪斯丹 （向伯爵夫人說）你已經使她們知道，我所決定的住所嗎？

伯爵夫人 還沒有。你自己同她們說罷。

公爵夫人 怎樣？我們不再回到坎武登去了嗎？

瓦輪斯丹 不去了。

公爵夫人 也不到你另外的別莊去嗎？

瓦輪斯丹 你們在那裏是不安全的。

公爵夫人 在皇帝的地方，同皇帝保護之下，還有什麼不安全嗎。

瓦輪斯丹 菲履得蘭的夫人再不能希望這個了。

公爵夫人 哦，天呀，你已經弄到這樣地步了！

瓦輪斯丹 在荷蘭國內你可以得適當的保護。

公爵夫人 你把我們送往新教的國內去嗎？

瓦輪斯丹 勞唔安堡公爵佛朗慈，可以伴送你們前去。

公爵夫人 那個勞唔安堡，他是同瑞典有關係的，不是皇帝的仇敵嗎？

瓦輪斯丹 皇帝的仇敵，現在不是我的仇敵了。

公爵夫人 （很恐怖的樣子，看住瓦輪斯丹同伯爵夫人。）真是這樣的嗎？是嗎？你已經失敗了嗎？

已經被他們免職嗎？哦，我的天阿！

伯爵夫人（在旁邊向公爵說）我們還是讓她這樣想法。你看，真的情形，她是萬不能忍受的。

第五場 以前各人，德茲克伯爵。

伯爵夫人 德茲克！他是什麼事情？這種可怕的样子，好像他是遇見了鬼一樣！

德茲克（把瓦輪斯丹引到一旁，很祕密的。）是你的命令，叫克魯爾登隊伍出動嗎？

瓦輪斯丹 我一點都不知道。

德茲克 我們是被人暗算了。

瓦輪斯丹 什麼事情？

德茲克 他們已經去了，今天夜裏，還有獵兵，也是這樣，左近的村落，全是空虛的了。

瓦輪斯丹 伊峻洛尼呢？

德茲克 他一定是你派遣出去的。

瓦輪斯丹 我？

德茲克 沒有嗎？你並沒有派遣他嗎？還有第俄達特也沒有嗎？他們兩個都不見了。

第六場 以前各人，伊洛。

伊洛 德茲克向你——

德茲克 他完全曉得了。

伊洛 還有莫那達司、哀斯特海刺、葛遲、苛奈爾脫、考烏宜刺，都丟掉你去了。

德茲克 該死的！

瓦輪斯丹 （止住他）輕點。

伯爵夫人 （一竟在遠處很憂急的觀察他們，走上。）德茲克！天呀！這是什麼？有什麼事情發生了？

瓦輪斯丹 （想要止住她的說話）沒有什麼！讓我們走開罷。

德茲克 （要跟他走開）沒有什麼事情，泰爾斯。

伯爵夫人 （擋住他）沒有事嗎？我還看不出，你臉上已經一點血色沒有，白得同死人一樣，姊夫

自己的鎮靜，不過也是做出來的嗎？

小使 （走來）有一個副官，要見德茲克伯爵。（走下，德茲克隨他下。）

瓦輪斯丹 聽他看有什麼事情——（向伊洛說）這個決不能這樣祕密做成，一點沒有叛變的——是誰在那裏看守城門？

伊洛 梯芬巴克的部下。

瓦輪斯丹 讓梯芬巴克的部下，立刻交替，德茲克的前鋒隊，上去接管——你聽！你曉得白特勒有什麼消息嗎？

伊洛 我遇見白特勒，他自己就要到這裏來，他到是完全可靠的。（伊洛下，瓦輪斯丹想要隨他走下。）

伯爵夫人 不要讓他同你離開，姊姊！趕快阻住他——這是一個不幸的事情——

公爵夫人 （緊靠在他的身上）天呀！這是什麼事情？

瓦輪斯丹 （阻止她）鎮定一點！不要這樣罷！妹妹！親愛的夫人，我們是在軍中！現在並沒有別的事情，不過這裏的陰晴，瞬息變換，感情的激動，時刻不停，主帥的頭上，決不能有安靜的時候——

若果不要我走開，快去罷！婦女的悲聲，對於我們男人的事情，是很不吉利的。（他要想走下，德茲

克回轉。)

德茲克 等在這裏罷。從這個窗內，我們可以看得見的。

瓦輪斯丹 (向伯爵夫人說) 去罷，妹妹！

伯爵夫人 我是再不去的！

瓦輪斯丹 我要你們快去！

德茲克 (把她引到旁邊，鄭重的指公爵夫人示意。) 泰爾斯！

公爵夫人 來罷，妹妹，因為他是要我們離開。(走下)

第七場 瓦輪斯丹，德茲克伯爵。

瓦輪斯丹 (走到窗的前面) 到底有什麼事情？

德茲克 這是一個全軍的奔走，同聯合行動。沒有人知道這個原因。很祕密的，各團的兵士，均毫無

聲息，在自己的旗下立住，梯芬巴克聯隊，獨有惡意的表示，只有瓦龍的各隊守住營內，不讓一人
進入，態度同平常一樣。

瓦輪斯丹 看見畢各洛米尼在他們當中嗎？

德茲克 他們在那裏尋他，但是沒有地方可以尋着。

瓦輪斯丹 那個副官帶來有什麼消息？

德茲克 我的聯隊叫他來的，他們再向你表示忠誠，極熱心的專等火動的命令。

瓦輪斯丹 怎樣營中會有這個騷動呢？現在軍隊應當很安靜的等着，等到蒲拉格方面，我們的命運如何的決定。

德茲克 哦，你應該信我的話！昨天晚上，我纔同你說過，那個奧克安夫，那個狡猾的東西，不要讓他出門，你自己還要送馬給他，放他逃去——

瓦輪斯丹 又來這個老調！就是這一回罷，再也不要提起這個無聊的疑心！

德茲克 還有伊峻洛尼你也是很相信他的，但是他第一個先同你脫離關係。

瓦輪斯丹 我昨天纔把他從困難當中救出。去罷！我真是沒有希望他的感謝。

德茲克 大家都是這樣，沒有一個好一點的。

瓦輪斯丹 他同我脫離是不該應的嗎？他跟隨這個神道，他生平在賭桌上所供奉的。他同我的幸運，訂立一種契約，現在將他破壞，並不是同我這樣。我對於他，和他對於我，有什麼關係嗎？我不過是一隻船，他將他的希望載在上面，很高興的要想在大洋中向前航行；看見很危險的走到暗礁上面，趕快將貨物救出。好像枝上的飛鳥一樣，他很輕便的離我飛去，彼此之間並沒有什麼人類的交誼，被其破壞。是的，一個人對於這種不知感謝的人，要去尋求良心，是應當這樣受騙的！人生的印像，印在平滑的腦筋上面，迅速消滅，絲毫不在深入胸中，一個快樂的感覺，鼓蕩輕使的血液，但是並沒有靈魂，能使心內發生熱力。

德茲克 但是我還是願意這種平滑的腦筋，比之去信任十分陰險的人，還好得多呢。

第八場 瓦輪斯丹，德茲克，伊洛狂怒的走來。

伊洛 奸謀同叛亂！

德茲克 哈！又有什麼事情？

伊洛 梯芬巴克的部隊，我宣布命令，叫他們交替的時候——這些違反軍紀的賊徒——

德茲克 怎樣？

瓦輪斯丹 什麼事情？

伊洛 他們拒絕服從。

德茲克 趕快一齊鎗斃！快發命令！

瓦輪斯丹 慢點！他們說出什麼理由嗎？

伊洛 除了畢各洛米尼中將以外，他們不受任何人的命令。

瓦輪斯丹 什麼——這是怎樣的？

伊洛 他留下這樣的說話，並且皇帝有親筆給他的。

德茲克 皇帝的親筆——你聽見嗎？公爵！

伊洛 昨天這些軍官的逃避，也是他的主動。

德茲克 你聽見嗎！

伊洛 還有孟泰喀尼、卡那法，同其他的六個軍官，一並失蹤，他曾經同他們談話，叫他們跟去的。他

早已就有皇帝的命令，自己準備一切，新近又同葵斯登堡接洽停當。（瓦輪斯丹在一個椅上坐下，自己遮住面孔。）

德茲克 哦，你早點總不信我的說話！

第九場 以前各人，伯爵夫人。

伯爵夫人 這個憂疑——真叫我一剎不能忍耐了。謝謝上帝，快同我說，就竟什麼事情？

伊洛 軍隊同我們脫離。畢各洛米尼伯爵是一個奸細。

伯爵夫人 哦，我早就覺得的！（奔出室外）

德茲克 人家早點總是不信！你看，星象是怎樣騙你了！

瓦輪斯丹（自己端正的坐起來）星象並不欺騙，但是這個事情，超越於星象同命運以外。技術是真實的，但是虛偽的人心，使真實的天象上面，發生幻妄。預言是以真實為基礎的，故天性越出

他自己界域的時候，一切科學，均不免發生謬誤。若這個單是一種迷信，不肯因這樣的疑心，蔑視人類的尊嚴，我對於這個弱點，是永遠不覺自己抱媿的！獸類也有宗教，若是你要將刀劍刺入胸

中野獸也不肯享受這個犧牲的。這不是一個英雄的舉動，奧克安夫並不是你的聰明，把我戰勝，是你壞惡的良心，對於我直率的，獲得一種卑劣的勝利。你的殺人的刀鋒，並不受任何抵抗，你兇惡的刺入我毫不防備的胸中，我對於這種武器，是完全同小孩一樣，毫無抵抗力的。

第十場 以前各人，白特勒。

德茲克 哦，看那裏！白特勒！這到還是一個朋友！

瓦輪斯丹 （伸出雙臂，上前同他相遇，並很熱心的將他抱住。）快來到我的心上，你，老的戰士！這種時候，一個朋友的面貌，比春天的太陽，更覺得可愛一點。

白特勒 我的主帥——我來——

瓦輪斯丹 （倚在他的肩上）你已經知道了嗎？那個老友，叛了我到皇帝那邊去了。你說怎樣？我們已經三十年共同生死，我們在一架床上同宿，一隻杯中同飲，我靠在他身上，同現在靠在你的肩上一樣，不料正在這個時候，我很親愛很信任的樣子，將我的心胸同他的相接近，他看見利益所在，就很狡猾的將刀鋒慢慢刺入我的心內（他將他的臉，在白特勒的胸前遮住。）

白特勒 忘記這個欺騙的人罷！說，你現在想要怎樣？

瓦輪斯丹 不錯，你真說得很對。向前努力！我是永遠不缺少朋友，我不是嗎？命運還是愛我，因為剛

剛現在，一個虛偽的惡徒，纔把假面具去掉，他就送來給我一個真實的良心。再不必提起他了。不要以為，他的損失使我苦痛，哦，我所苦痛的，不過他的欺騙。因為他們兩人都是我所愛的，並重視的，而且那個馬克思，他真心的愛我，他並沒有騙我，他沒有——夠了，我說得夠了！現在必須迅速設法——這個急使，我派到蒲拉格，鏗司克伯爵那裏去的，正在現在的時候，恐怕就要轉來。無論他帶來的消息怎樣，萬不可讓他落在變兵的手中。因為這樣，趕快再派一個可靠的人，向前迎去，把他從祕密的道路引到我這裏來。（伊洛要走下）

白特勒 （把他擋住）我的主帥，你在等什麼人？

瓦輪斯丹 那個急使，他替我帶來消息，蒲拉格究竟怎樣。

白特勒 嘎！

瓦輪斯丹 你是什麼事情？

白特勒 這樣你是還沒有知道嗎？

瓦輪斯丹 到底什麼事情？

白特勒 營中這個驚擾是怎樣來的？

瓦輪斯丹 怎樣？

白特勒 那個使者——

瓦輪斯丹 （很盼望的樣子）怎樣？

白特勒 他是已經來了。

德茲克同伊洛 他是已經來了？

瓦輪斯丹 我的使者？

白特勒 還是幾點鐘以前。

瓦輪斯丹 我完全沒有知道？

白特勒 警衛把他拿住了。

伊洛（頓足）壞了！

白特勒 他的信已經拆開，營中大家傳觀。——

瓦輪斯丹（憂慮的樣子）你知道，信上是怎樣的？

白特勒（遲疑的樣子）你不要問我了！

德茲克 可憐我們，伊洛壞的事情，都碰在一起了！

瓦輪斯丹 一點不要瞞我。我預備聽見最壞的消息。蒲拉格是失掉了。是嗎？明白的同我說罷。

白特勒 真是失掉了。所有的軍隊，在布得威斯，塔波爾，播雷勞，鏗尼更格雷，布慮安，遲那姆等處的，

均已同你脫離，從新宣誓服從皇帝，你自己同鏗司克，德茲克，伊洛均已宣告罪人了。（德茲克同

伊洛表現恐怖同忿怒的樣子。瓦輪斯丹依然很鎮定的，立住不動。）

瓦輪斯丹（稍停一歇之後）事情已經判明，現在到是好了——很快的我可以將一切疑慮的

痛苦，完全拋去；胸中重復自由，精神覺得清朗；菲履得蘭的星宿發光的時候，一定已經是夜裏了。以前我拿了不定的決心，動搖的勇氣，拔出這個劍來，始終有點畏縮不前，就是因為我還有選擇

的餘地現在是必要已在這裏疑慮完全消滅我真是爲我的身體同生命向前奮鬥。（他走下，各人隨他同下。）

第十一場 德茲克伯爵夫人從旁邊屋內走出

不！我是不能再這樣下去了——他們在什麼地方？一個人不見。單把我丟在這裏——獨自一人在這個可怕的恐怖之中——我在姊姊的面前，還得要自己強制，做出安靜的樣子，使胸中所有悲痛，一點不露出來——這個我真不能忍受了！——若是我們的事情失敗，若是他同一個逃人一樣，空手走到瑞典那邊，不能像一個尊貴的同盟，有很大兵力的後盾——若是我們一國一國的，同那個宮伯一樣，到處的漂流轉來，留爲失敗的恥辱紀念——不，我決不要看見這樣的日子！並且他自己也不能忍受，若是落到這樣的地位，我是更不能看見他這樣的。

第十二場 伯爵夫人，公爵夫人，戴克拉。

戴克拉（要將公爵夫人阻止）哦，親愛的母親，你不要上前去罷！

公爵夫人 不，這裏還有一個可怕的祕密，你們不肯讓我知道——爲什麼妹妹總是有意同我避

開爲什麼我看見她驚慌的樣子往來行走爲什麼你這樣的恐怖你們兩個人的眼光，很祕密的彼此互相關照，到底是什麼意思呢？

戴克拉 一點沒有什麼，親愛的母親！

公爵夫人 妹妹，我要知道是什麼事情。

伯爵夫人 這有什麼益處，你一定要尋出這個祕密！讓他藏在那裏不好嗎？你早晚總是要曉得要忍受的。現在還不是那個時候，還不可以消極，勇氣同鎮定的精神，是我們的必要，我們自己應當堅忍不屈。因爲這樣，所以還是拿一句說話，表明你的命運，覺得更好一點——人家瞞住你的，姊姊。你以爲公爵是免職了——他不是被人家免職——他是——

戴克拉 （走到伯爵夫人的身旁）你要嚇死她嗎？

伯爵夫人 公爵是——

戴克拉 （雙手抱住她母親）哦，堅定一點，我的母親！

伯爵夫人 公爵是自己舉起叛旗，他要想同敵人聯合，軍隊同他脫離，事情是已經失敗了。（她正

說出這個的時候，公爵夫人已經暈去，倒在她女兒的懷中。

以下各場，在菲履得蘭公爵的大客室內。

第十三場 瓦輪斯丹（忿怒的樣子）

你達到目的了，奧克妥夫！我現在差不多同在雷更斯堡的時候一樣，完全被人家拋棄了。那個時候，我真是只有孑然一身——但是你們已經知道，一個人是可以有什麼價值的。你們將樹上的枝葉，完全伐去，我只有一个光桿，立在那裏！但是身內還有建設的力量，可以自己造出一個世界。我已經一次替你們成立一個軍隊，我獨自一人的力量。你們的軍隊，在瑞典人強力之下，完全體解，梯理在來許地方大敗，你們最後的掩護；這個果斯塔夫同汎濫的洪水一樣，侵入巴維利亞的境內，皇帝在維也納宮庭之中，慄慄危懼。兵士非常難得，因為多數的人，都是跟着幸運走的——那個時候，人家的眼光，轉到我的身上，急難中的唯一救星，皇帝的驕傲，在最大危急的前面，也不得不深自降抑，要我出來，拿出一點創造的力量，在空虛的兵營當中，集合隊伍起來。我居然擔任下來，鼓聲一動，四方響應。我的名字，好像戰爭的神靈一樣，頃刻傳徧世間。拋擲農具，離開工

場，大家奔集於熟知的，有希望的旗幟下面——我現在還是這樣，同以前相同！建造我的身體的，就是這個精神，菲履得蘭總會將他的營內充滿的。你們儘管帶領千萬的人，同我對敵，他們向來是慣於在我指揮之下，戰勝敵人，不慣於同我相抗的——頭與肢體相離的時候，自然會表現出來，靈魂是在什麼地方。（伊洛同德茲克走上）勇氣，朋友，勇氣！我們還沒有完全倒在地下。德茲克的五個聯隊，還是我們的，並且有白特勒的忠實隊伍——明朝就有一萬六千的瑞典軍隊，加入我們這裏。九年以前，我開始替皇帝奪回德意志的時候，並沒有這樣的力量呢。

第十四場 以前各人，勞依曼上，他將德茲克伯爵引到一旁，同他談話。

德茲克 （向勞依曼說）你有什麼事情？

瓦輪斯丹 有什麼事情嗎？

德茲克 有十個播奔海依母的帶甲騎兵，以他們聯隊的名義，要求同你談話。

瓦輪斯丹 （很快的向勞依曼說）讓他們來罷。（勞依曼走出）這裏我還有點希望。注意，他們

還在疑惑，是可以說得動的。

第十五場

瓦輪斯丹，德茲克，伊洛，十個帶甲騎兵，由一個弁目帶領走上，在公爵的前面。

列成一排站住，舉行敬禮。

瓦輪斯丹（向他們注意一歇之後，對弁目說，）我很認識你的。你是弗蘭爾登，勃慮格地方的人，

你的名字，叫做梅爾賽。

弁目 罕依尼許，梅爾賽，就是我的名字。

瓦輪斯丹 你在途中被海濟詢的軍隊截斷，並四面包圍，你帶一百八十人，從他們一千人當中突

圍出來。

弁目 是這樣的，我的主帥。

瓦輪斯丹 你這個功績得了什麼獎勵？

弁目 就是因爲這點勞績，我的主帥，所以我在這個營裏供職。

瓦輪斯丹（轉向另一人說，）我叫志願兵走上阿爾吞堡把瑞典的礮位取下的時候，你也是在

裏面的。

第二帶甲騎兵 是這樣的，我的主帥。

瓦輪斯丹 凡是曾經一次同我講話的人，我決不會忘記的。快說你們的事情罷。

弁目 （喊口令）舉鎗！

瓦輪斯丹 （轉向第三人說）你的名字叫做履斯拜克，克龍是你出世的地方。

第三帶甲騎兵 克龍的履斯拜克。

瓦輪斯丹 在紐倫堡軍營裏面，你曾經將瑞典的第巴爾得大佐擒獲解來。

第三帶甲騎兵 我沒有，我的主帥。

瓦輪斯丹 一點不錯！那是你的哥哥，他做的事情——你還有個兄弟，他現在在什麼地方？

第三帶甲騎兵 他在阿爾姆遲皇帝的軍隊裏面。

瓦輪斯丹 （向弁目說）現在，你就說罷。

弁目 我們接到一件皇帝的來文，他叫我們——

瓦輪斯丹 （打斷他的說話）那個選派你們的。

弁目 每隊用抽籤的方法選出自己的人

瓦輪斯丹 這樣的說下去罷！

弁目 我們接到一件皇帝的來文，命令我們同你斷絕關係，因為你是一個仇敵，同國家的叛逆。

瓦輪斯丹 你們是決定怎樣呢？

弁目 我們的同伴，在播雷勞，布得威斯，蒲拉格，阿爾姆遲等處的均已表示服從，還有梯芬巴克同徒史加拉聯隊，也依照他們的榜樣。——但是我們不能相信，你是一個仇敵同國家的叛逆，我們當他不過是一種謊言，完全虛造出來的。（很誠心的樣子）你自己應當同我們說，你究竟是什麼意思，因為你向來對我們是很真實的，我們對於你，有極高的信任，別人的說話，決不能離開我們，好的主帥，同他忠實的部下。

瓦輪斯丹 這裏我認識我的播奔海依姆聯隊了。

弁目 你的聯隊，對你這樣的表示：若果你的目的單是，要將這個軍權，屬於你的，皇帝付託與你的，始終握在手中，做一個奧大利亞正當的元帥，我們願意幫助你，保護你正當的權利。與他人相抵

抗——若是別的聯隊，完全同你脫離，我們也願意單獨對你保守忠實態度，爲你犧牲我們的生命。因爲這是我們軍人的義務，寧可自己死去，決不能讓你失敗的。但是若果確是這樣，像來文所說的，你真的是不忠不義的樣子，要想引我們投降敵人，這是天所不佑的！是的，我們也要同你脫離，服從皇帝的命令。

瓦輪斯丹 你聽我說，孩子們——

弁目 不須很多的說話。只要說是或不是，我們就可以滿意了。

瓦輪斯丹 你聽。我知道，你們都是明白的人，自己能夠判斷，能夠推想，不肯隨着大衆走的，因爲這樣，所以我對於你們，你們自己知道，向來是特別的重視，不同別的軍隊一樣；因爲主帥的眼光，只能看出軍旗的數目，他對於中間的個人，不能一一注意，金鐵一樣的命令，嚴酷的，盲目的支配一切，這裏人類不能得到人類應有的價值——你們知道，我對於你們，從來不是這樣的；因爲你們在粗暴的工作中間，發生一種自覺心，在你們的腦中，表現人類的感想，所以我對於你們，也當自

由的人類待遇，使自己的聲音，引你們走上正路——

弁目 是的，你對我們是向來優待的，我的主帥，你的信任，使我們覺得榮幸，你對我們表示的好意，遠過於別的聯隊。我們所以也不肯跟隨大衆，你可以看見的！我們願意對你保持忠誠，只要一句說話，你的說話，應當使我們滿足，只要說你現時的計畫，並不是叛逆，你並沒有要將軍隊，引到敵人那邊。

瓦輪斯丹 我，我會成一個叛逆的人！皇帝對於我的仇人，已經將我犧牲，我勇敢的軍隊，若是不能夠救我，我就要完全沒有了。我現在完全靠住你們——你們的心，就是我的堅城——你看，人家描準這個心胸！看中這個白頭——這就是西班牙的感謝；我們以前在柳琛平原拚死力戰的報酬！因爲這個，我們拿了血肉之軀，同刺刀相抵抗；因爲這個，我們拿滿地的寒冰，當做我們的臥榻，堅硬的石塊，當做我們的枕頭。沒有河流，是覺得太快的，沒有森林，是覺得太深的，我們追逐那個孟斯菲爾，曲曲折折的到他遁逃的路上，我們的生活，就是一個毫無休息的奔走，好像狂飈一樣，我們無家無室的，驅馳於戰爭的地上。現在，因爲我們將最難的戰事工作，不歡迎的，人人怨恨的，已經做去，拿了不倦的的手臂，將戰爭的重物，搬運完畢，這個皇室的少年，就想輕易的取得和平。

的結果，將我們頭上辛苦掙來的冠冕，這個橄欖枝，拿去戴在他的少年黑髮上面——

弁目 這個他不能夠，只要是我們有力阻止。除了你，很榮譽的統率我們的人，誰也不能夠將這個可怕的戰事結束。你既領了我們到血戰的疆場上面，你沒有別人，應當領我們回轉家鄉，看見和平的原野，同我們分享多年工作的報酬——

瓦輪斯丹 怎樣？你們想，在這樣的年紀，還要享受最後的結果嗎？不要相信罷。你們是決不會看見這個戰事結束的！這個戰爭把我大家都要食盡。奧大利亞決不願意和平，就是因為這點，我在那裏尋求和平，所以把我推倒。奧大利亞覺得毫無關係，若果長期戰爭，將軍隊消磨，使世間受盡苦痛，他只要一竟擴充，能夠多佔地方。你們是感動了——我看見你們戰爭的眼光中間，表現一種高尚的忿怒。哦，現在我的精神要使你們鼓勵起來，勇氣，好像我以前領你們到戰場上一樣！你們願意幫助我，願意拿了武器，保護我的權利——這是極義勇的！但是不要想，這樣小小的軍隊，能夠完成這個目的！你們不過徒然為你們的主帥自己犧牲。（很親信的樣子）不！讓我們確實的做去，尋求一個朋友，瑞典人應允我們的幫助，讓我們表面上利用他們，等到我們將歐羅巴的命

運握在手中讓全世界從我們的軍營中間，很快樂的歡迎和平的成立。

弁曰：這樣你對於瑞典人，不過表面上利用他們？你並不是要反叛皇帝，不是要把我們都變成瑞典人？你看，就是這一點，要希望你使我們明瞭。

瓦輪斯丹：我同瑞典人有什麼好感？我深恨他們同地獄一樣，只望上帝有靈，讓我立刻把他們趕回東海的故鄉。我是單單爲大局着想，你看！我是有一點心肝，德意志人民的痛苦，使我覺得可憐。你們雖然都是普通的人，但是你們的思想，不是極普通的，我覺得你們比別人高尚一點，所以我可以同你們講一兩句信任的說話——你看！戰爭的烈火，已經燃燒十五年了，現在還沒有一片地方，是安靜的。瑞典人同德意志人！天主教徒同耶穌教徒！彼此互相抗衡，誰也不肯讓步！大家都

是兩面的人，沒有一個能夠居中裁判！你說，這樣要到什麼地步纔完結呢？一個人要想解除這個紛亂，現在還在增長不已的，他必須用斬釘截鐵的手段。我覺得我就是一個關係命運的人，希望由你們的幫助，使我完成這個事業。

第十六場 以前各人，白特勒。

白特勒（很熱心的）這樣做法是不對的，我的主帥。

瓦輪斯丹 什麼？

白特勒 這樣會要使好意的人，對我們發生反感的。

瓦輪斯丹 什麼事情？

白特勒 這就是公然的宣布叛逆行爲。

瓦輪斯丹 到底什麼事情？

白特勒 德茲克的聯隊，將旗上皇帝的徽幟撕去，用你的放在上面。

弁目（向帶甲騎兵）向右轉！

瓦輪斯丹 這樣荒謬的主意，是誰出的！（向帶甲騎兵說，他們正在走去。）停住，孩子們，停住——

這是一個錯誤——你聽——我一定要嚴厲懲戒的——聽呀！等一下！他們不聽見了。（向伊洛）

追上去，向他們說明，把他們帶回轉來，無論怎樣費事。（伊洛奔出）這個把我們的事情弄壞了

——白特勒！白特勒！你真是我的惡煞，你爲什麼要在他們面前報告——一切正進行得很好

——他們已經一半說動了——狂暴的人，同他們不思慮的好意——哦命運對我真是太慘酷了！使我失敗的，是朋友的熱心，並非仇敵的怨恨。

第十七場 以前各人。公爵夫人奔入室內，戴克拉同伯爵夫人跟上。稍後伊洛上。

公爵夫人 哦，愛爾伯特！你幹的什麼事情！

瓦輪斯丹 現在還說什麼。

伯爵夫人 原恕我，姊夫。我真沒有法子，她完全知道了。

公爵夫人 你做的什麼事情！

伯爵夫人 （向德茲克）完全沒有希望了嗎？一切都失敗了嗎？

德茲克 完全沒有了。蒲拉格已經在皇帝的手中，各聯隊已經重新宣誓了。

伯爵夫人 可恨的奧克妥夫。——還有馬克思也去了嗎？

德茲克 他還會在別的地方嗎？自然同他父親一起，都到皇帝那邊去了。（戴克拉投入她母親的

懷中，將面孔伏在她的胸前。）

公爵夫人（將她抱住）可憐的女兒！可憐的母親！

瓦輪斯丹（同德茲克走到旁邊）趕快預備一個旅行車，到後院內來把她們載去。（指住婦人

們）解芬堡可以伴送，他是忠於我們的，叫他把她們送到哀格爾，我們隨後就去。（向伊洛說，他們剛纔走來。）你不能把他們帶回來了嗎？

伊洛 你不聽見騷動嗎？播奔海依姆的隊伍全體出動。他們要尋出他們的首領，那個馬克思，他們傳聞，他還在這裏府中，被你扣留。你若是不肯放他，大家就要用強力救他出去。（大家一齊吃驚）

德茲克 這不曉得是怎樣一回事嗎？

瓦輪斯丹 我不是早已這樣說嗎？哦，我心裏的預覺！他沒有叛我，他是決不能這樣的——我從來對於這層，就一點沒有懷疑。

伯爵夫人 若果他還在這裏，哦，那就一切都好辦了，那我就知道，怎樣可以把他永遠留住了！（同

戴克拉相抱）

德茲克 這是決不能夠的。你想想看他的父親賣了我們，到皇帝那邊去了，他怎樣還敢一個人留

在這裏

伊洛（向瓦輪斯丹說）那個四輪馬車，你新近送給他的，我在幾點鐘以前，還看見從市上馳過。
伯爵夫人 哦，姪女，這樣他是這裏了！

戴克拉（眼光注定向門上，很快的喊出）他來了！

第十八場 以前各人，馬克思、畢各洛米尼。

馬克思（走到室內的中間）是的是的他來了！我再不能夠這樣下去，拿了很輕的腳步，在這個地方祕密走動，暗中等候適當的機會——這個等待，這個恐懼，已經超出我的力量以外了！（向戴克拉走來，她投身她母親的懷中。）哦，朝我看呀！不要看住那邊，愛情的天使！儘管讓大家知道，誰也不必怕了。那個願意聽見的，儘管聽見，我們是彼此相愛的。爲什麼還要瞞住人家？幸福的人，纔有祕密的必要，像我們這樣不幸的毫無希望的人，再也用不着什麼面網，自由的，在光天白日之下，儘可以公開行動。（他看見伯爵夫人，好像很得意的樣子，看住戴克拉。）不要，德茲克姨母，不要期待的希望的樣子，朝我望着！我來，不是來住下的。我是來告別的——事情是完結了。我必

須，必須同你別離了，戴克拉——必須！但是你的憎惡，我是不能帶着走的。只有一點同情的眼光，可以使我滿足，說，你是並不恨我。這樣同我說呀，戴克拉，（同時他握住她的手，很激動的樣子。）

哦，天呀——天呀！我不能離開這裏。我真不能夠——不能夠把這個手放脫。說呀，戴克拉，你是對我有同情的，你自己表示，我是沒有別的法子了。（戴克拉避去他的眼光，拿手指住她的父親；他回轉身來朝着公爵，現在纔看出他在這裏。）你在這裏嗎？我在這裏所要看見的，並不是你嗜。我的眼睛，不應當再看見你了。我現在只有同她願意在這裏的自由說話。此外同別的人，再沒有什麼交涉了。

瓦輪斯丹 你想，我是這樣一個愚人，讓你離開這裏，向你表示寬宏的度量嗎？你的父親同我這樣的不顧交情，我現在只認得他是他的兒子，此外並沒有別的你還想從我權力之內，自由的脫去嗎？不要想，我還要顧念從前的交誼，他所這樣悍然不顧的彼此相愛，同互相原恕的時候，已經過去，只有怨恨和復讐，代之而起。我同他一樣，也能夠毫無人心的。

馬克思 你要想向我表示，你還有力量的樣子。但是你很知道，我對於你的忿怒，是既不對抗，也不

畏懼的我爲什麼留在這裏你已經曉得（握住戴克拉的雙手）你看一切——一切我都想要感謝你的，想要從你慈父的手中，接受這個幸福的命運。你將他完全破壞了；但是你並不覺得愛惜。你漠然不動心的，將你妻女的幸福，踏成塵土，這個神道，你所崇奉的，不是正直的神道。同那個毫無情感的盲目的魔鬼一樣，非常可怕，萬不能同他合作的，你單是爲胸中的野心所驅使。可憐他們，對你信賴的人，被你寬厚的表面所迷惑，將他們的幸福，完全仰託你的庇護！不料在深夜寂靜之中，忽然發生強烈的火燄，拿了狂暴的力量，將人類一切的種植，完全摧殘。

瓦輪斯丹 你描寫你父親的良心，同你所說的一樣，他的心腸，他黑暗的虛假的胸中，就是這樣構成的。哦，我被他的魔術欺騙了。下界遣出魔鬼中最陰險的最虛偽的，裝做朋友的樣子，來到我的左右。那個能夠抵抗魔鬼的力量呢！我將這個毒蛇放在我的胸上，拿我心頭的熱血，把他飼養，他很舒適的安居我親愛的懷中，我從來沒有得罪他過，我常常讓我思想的門戶，完全開放，將聰明的預防的鑰匙，完全拋棄——在天上的星象中間，我的眼光，向世界上極遠的地方，尋覓仇敵，不知道他就近在我的心上。——若是我變做菲爾第蘭，奧克妥夫處了我的地位，我決不願意同他

決裂——我一定不能的。他不過是我嚴厲的主人，並不是我的朋友，皇帝從來沒有信任我的忠誠，他將這個軍權交付我手中的時候，彼此已經在交戰狀態之中，因為在詐僞同疑慮中間，戰爭永遠存在，只有信任同友誼之間，才有和平。一個人若是將信任破壞，他是將人類在母胎當中，就殺害了。

馬克思 我並不要替父親辯護，可憐我，我是不能夠的！不幸的，慘酷的事情已經發生，一個罪惡的行爲，引出第二個來，好像鐵鍊的互相銜接，連續不斷。但是我們都是無罪的人，爲什麼也被捲入這個不幸的犯罪的漩渦中間？我們對於誰人破壞了忠誠嗎？爲什麼雙方父親的罪孽同惡行，定要同一對的蛇蝎一樣，慘酷的纏繞在我們身上？爲什麼雙方父親不能原恕的怨仇，使我們彼此相愛的人，也要永遠分離？（他抱住戴克拉，表現強烈苦痛的樣子。）

瓦輪斯丹（以前一竟沈默的向他注視，現在走近他的身旁。）馬克思，留在我這裏罷——不要捨我而去，馬克思！你看，從前在蒲拉格冬天的營中，他們把你帶到我的帳內，一個嬌嫩的小孩，沒有受慣德意志的嚴寒天氣，很重的旗幟，使你的雙手麻木，因爲你握住不肯放手，那個時候，我將你

接過來，拿了我的外套，把你蓋住，我自己做你的看護人，對於這種瑣屑的事情，絲毫不覺得慚愧，同婦人的張羅小孩一樣，替你操勞，直到你在我的胸前，得我的暖氣，少年的生命，很快樂的回復過來。自從那一天以來，我的感覺，何嘗稍為改變呢？雖然千萬的人靠我成家立業，我給他們的財產，予他們以地位——可是我所愛的只有你一個人，我給你的是我的心同我自己。他們都是外人，你是我家中的子弟一樣——馬克思，你是決不能捨我而去的！這個決不能夠，我不願意並且不能相信，馬克思是可以同我離開。

馬克思 哦，天呀！

瓦輪斯丹 自從你幼年時候，我就提挈抱負——凡是你父親待你的好處，我那一樣沒有超過呢？我已經把一個愛情的網，罩在你的身上，你儘管去衝破罷，只要你能夠——你是拿了那個神祕的靈魂的關係，和我成爲一體的。你去罷，丟掉我，忠事你的皇帝，讓他給你一根金鍊一個寶星做你勤勞的報酬。看你對於朋友，你幼年的慈父，良心上是不是要覺不安的。

馬克思 哦，天呀！我怎樣能夠呢？一定不去嗎？我的誓言——這個義務——

瓦輪斯丹 義務對於誰的？你是誰呀？若果我對於皇帝的舉動，是不應當的，這是我的錯誤，同你是沒有關係的。你是屬於你自己的嗎？你是你自己的支配者，自由的立在世間，同我一樣，能夠對於你的行事，處於主動地位嗎？你是完全附屬於我的，跟隨我，服從我，就是你的節操，你天然的法律。若是這個行星，你生長居住在上面的，離去他的軌道，同另外的世界相衝擊，發生火燄，決不能容你選擇，是否應當隨去，他已經將你同他的附屬星環和月球，以極大的力量，一起牽引前進。所以你儘可以以極輕易的責任，加入這個爭鬪，世間對於你，只有稱譽的，決沒有責備的。

第十九場 以前各人，勞依曼。

瓦輪斯丹 有什麼事情嗎？

勞依曼 播奔海依姆的隊伍，現在一律下馬，步行前進；手中執劍，要攻入這裏住宅，救出畢各洛米尼伯爵。

瓦輪斯丹 （向德茲克說）叫他們把鐵鏈掛上，砲位安好，我們拿子彈來迎接他們。（德茲克走

下）想要拿武力來強迫我嗎！你去，勞依曼，他們應當自己後退，立刻，安靜的等在那裏，聽我酌量

辦理。（勞依曼下，伊洛從窗上走出外面。）

伯爵夫人 讓他去罷，我請求你，讓他去罷！

洛伊 （在窗上說）該死的東西！

瓦輪斯丹 什麼事情？

伊洛 他們走到市政廳頂上，將屋頂取去，對準這裏的房屋，架起砲來——

馬克思 這些瘋狂的人！

伊洛 他們對準，要向我們這裏射擊了——

公爵夫人同伯爵夫人 啊呀天呀！

馬克思 （向瓦輪斯丹說）讓我下去止住他們——

瓦輪斯丹 一步不要移動！

馬克思 （指住戴克拉和公爵夫人）但是她們的生命！你的！

瓦輪斯丹 你有什麼事情，德茲克？

第二十場 以前各人，德茲克轉來。

德茲克 我們忠實的聯隊，派人來說，他們的感情，已經是不可遏抑，要求我們允許，可以開始活動，

他們的隊伍，都在蒲拉格同繆爾兩城門的前面，若是你可以答應，他們能夠攻擊敵人的後面，把他們驅入城內，在狹仄的街中間，可以很容易的壓服下來。

伊洛 哦，來罷！不要讓他們熱心冷卻！白特勒的聯隊還是忠於我們的，我們比較多數，可以將這的擾亂，立刻平息。

瓦輪斯丹 應當使這個城市，變為戰場，因為兄弟的不和，就在他的街市中間，發生爭鬪嗎？這個暴烈的怒氣，無人能指揮的，應當將解決的權力，完全交與他嗎？這裏沒有地位可以戰爭，不過可以慘殺；狂暴的怒氣，一超出範圍以後，再沒有命令的聲音，能夠叫他回來。只有這樣是可以的！我已經想了許久了，這樣可以很快的正式解決。（回向馬克思說）你看怎樣？你願意同我試試這班暴徒嗎？你可以自由的出去。同我對敵起來。領他們來正式決戰。你還知道戰事，在我這裏總算學過一點，這樣的對手，還不至於使我抱愧，並且你一生也不能再有更好的機會，可以報酬你的教

師。

伯爵夫人 事情竟會到這樣地步嗎？表兄！表兄！你忍看這樣的情形嗎？

馬克思 這些聯隊，他們委託給我的，我允許對於皇帝保持忠實態度，引他們離開這個地方。這個我必須實行，否則寧可犧牲生命。此外我並沒有別的義務。我只要能夠避免，決不同你對敵。因為你的首領，我還認為是神聖的。（兩個鎗彈飛來。伊洛同德茲克奔出窗外。）

瓦輪斯丹 有什麼事情嗎？

德茲克 他跌倒了。

瓦輪斯丹 跌倒了！那個？

伊洛 梯芬巴克的軍隊放出這個子彈。

瓦輪斯丹 打中那一個？

伊洛 打中那個勞依曼，你派去的人——

瓦輪斯丹 （突然立起）該死的東西讓我去——（要去）

德茲克 你自己去抵抗他們盲目的狂怒嗎？

公爵夫人同伯爵夫人 這是萬不可以！

伊洛 現在不要這樣，我的主帥！

伯爵夫人 哦，快擋住他！快擋住他！

瓦輪斯丹 放手！

馬克思 不要這樣罷，現在不要。這個慘殺的舉動，引起他們的狂怒，等到他們悔悟的時候——

瓦輪斯丹 快去罷！我已經耽擱得太久了。因為他們久不見我的面貌，所以能夠這樣的膽大起

來——他們應當看看我的容顏，聽聽我的聲音——這個不是我的軍隊嗎？我不是他們的主帥，

衆人所畏懼的命令者嗎？試試看，他們還認不認識這面貌，在黑暗的戰爭中間，他們一竟當做太陽的。這個用不着什麼武器，我向來對於叛亂的軍隊，止要親自出面，就可以很快馴服的，你看，我使他們暴亂的感覺，從新恢復服從的原狀。（他下，伊洛，德茲克，同白特勒隨下。）

第二十一場 伯爵夫人，公爵夫人，馬克思同戴克拉。

伯爵夫人（向公爵夫人說）若果他們看見他——這個還可以有希望，姊姊。

公爵夫人 希望，我是一點沒有了。

馬克思（在前場的時候，胸中的感情，顯然在那裏交戰的樣子，站在遠處，現在走近一點。）我抱了堅定的決心，來到這裏，自信要有一種正當的無可非難的舉動，不想現在站在這裏，好像一個可憎惡的，毫無人格的人，爲大衆所詛咒，被我親愛的人，個個厭惡，我看見我的愛人，受這樣不幸的壓迫，雖然只要我一句說話，就可以使得他快樂——我的心在我身內發生騷動，我的胸中同時發生兩種聲音，彼此互相衝突，我覺得自己在黑夜之中，不知道怎樣可以選擇一個正當的。哦，你真真正正說得不錯，父親，我太過於信任我自己的心了，我現在站在這裏，猶疑不定，不知道我應當怎樣。

伯爵夫人 你不知道嗎？你的心裏沒有告訴你嗎？讓我來同你說罷！你的父親，對我們做了極壞的叛逆行爲，在公爵頭上行使奸計，把我們弄到這樣的地步，所以是很明白的，你，他的兒子，應當怎樣做法：將他所釀成的災禍，設法彌補好來，表示一個忠實的榜樣，免得畢各洛米尼的名字，成爲

口實，永遠爲瓦輪斯丹家中咒罵的目的。

馬克思 那裏有一個真誠的聲音，我可以跟隨他的？我們大家都爲志願同感情所鼓動，現在真要天上有一個天使降臨，指示我確實的正路，拿了純潔的手，創造出純潔的光明。（這個時候，他的眼光，看到戴克拉身上。）怎樣？我還在尋覓天使嗎？我還在等待別一個嗎？（他走到她的身旁，把她抱住。）這裏，在這個心上，這個不能差誤的，絕對純潔的，我要取決這個問題，我要問你的愛情，他是只有對於幸福的人，給予幸福，對於不幸的罪惡，自己要離開的。若是我留在這裏，你還能夠愛我嗎？說，你是能夠的，我就是你的了。

伯爵夫人 （很鄭重的樣子）你想——

馬克思 （打斷她的說話）不須想得說，像你感覺的樣子。

伯爵夫人 你想着你的父親——

馬克思 （打斷她的說話）我問你，我不是問的菲履得蘭的女兒，是問的我的愛人！這不是取奪去一個王冠，那是要用聰明去想出來的。這是關於你友人心中的平和，同千萬勇士的命運，他們

的行爲，是想要做衆人模範的。我應當拋棄對於皇帝的誓約同義務嗎？我應當向奧克妥夫的營中，放出殺父的彈子嗎？因爲一個彈子放出去的時候，他就不是——一個死物，他是有生命的，有精神在他的體中，復讐的神明，把他握住，引他向於最壞的路上。

戴克拉 哦，馬克思——

馬克思（打斷她的說話）不，你不要太快了。我是知道你的。高尚的心中總覺得最重的義務，是在最先的。你不要想得太高，只要想人類所應當做的。你想，公爵向來待我的情形是怎樣的。並且，我父親是怎樣報答他的好意。並且想，高尚的，坦白的，友誼同信任的傾向，是人心最神聖的宗教。野蠻的人，慘酷的把他破壞的人，上天的忿怒是要嚴重報復的。將一切的，一切的詳細衡量，你說，你心裏怎樣決定。

戴克拉 哦，這個你是早已決定的了。跟隨你最初的感覺——

伯爵夫人 不幸的人！

戴克拉 若果一個人心裏，不能最初就立刻看出的，怎樣會是正當的呢？快去，去盡你的義務！我是

永遠愛你的。凡是你所選擇的，你總是很高尚的保持，很正當的行動，但是不要讓悔恨擾亂你靈魂的和平。

馬克思 這樣我一定要離開你，同你分別了！

戴克拉 你對於你自保持忠實，就是對於我這樣。命運使我們分離，但是我們的心，是合一的。生死的冤仇，使菲履得蘭同畢各洛米尼兩家允遠斷絕，但是我們是並不屬於我們家族的——去罷！快去！快去，將你好的事情，同我們不幸的分離。我們的頭上，有天降的災禍，是一定要跌下的了。我是要同我父親的罪孽，一起犧牲的。你不要替我悲傷！我的命運，立刻就要決定了——（馬克思將她抱住，強烈的激動。舞台後面，聽見一個極大的，極強烈的呼聲『菲爾第蘭萬歲』同時並有軍樂的聲音，馬克思同戴克拉彼此不動的互相擁抱。）

第二十二場 以前各人，德茲克。

伯爵夫人 （上前同他相遇）這是什麼事情？這個喊聲是什麼意思？

德茲克 現在已經完結，事情是全然失敗了。

伯爵夫人 怎樣？他們看見他，一點沒有什麼嗎？

德茲克 沒有。完全沒有效力。

公爵夫人 他們在喊萬歲。

德茲克 皇帝的萬歲。

伯爵夫人 哦，這些全無心肝的東西！

德茲克 他們始終不肯讓他開口。他將要動手說話的時候，他們就奏起強烈的軍樂來——他在
那裏來了。

第二十三場 以前各人，瓦輪斯丹，伊洛，白特勒隨上，稍後帶甲騎兵等上。

瓦輪斯丹 (走來) 德茲克！

德茲克 我的主帥？

瓦輪斯丹 讓我們的聯隊，立即準備一切，今天還要出發，因為在天夜以前，我們就要離開皮爾森
地方。(德茲克走下) 白特勒——

白特勒 我的主帥？

瓦輪斯丹 哀格爾的防守司令，是你的朋友和同鄉。你派一個急使帶信給他，叫他預備一切，明天早晨在城內迎接我們。——你自己也帶着聯隊，隨同我們前去。

白特勒 遵照這樣辦理，我的主帥。

瓦輪斯丹 （走到馬克思同戴克拉的中間，他們在這個時候以前，彼此相抱，沒有移動。）離開！

馬克思 天呀！帶甲騎兵手執武器，進入室內，在舞台的後方集合。在播奔海依姆隊伍的行走聲中，聽見一種呼聲，好像在叫馬克思的名字。）

瓦輪斯丹 （向帶甲騎兵說）他在這裏。他是自由了，我不再扣住他了。（他這樣的側轉立在那裏，使馬克思不能走近他的身旁，並且不能走到戴克拉的左近。）

馬克思 你恨我，在忿怒的中間，叫我同你離開。以前親愛的關係，完全決裂，不是和平的解散，你要使這個苦痛的納羅，對我增加苦痛！你知道，我離開你獨立生存，是還沒有習慣的——我現在出去，到荒漠的地方，我所珍重的一切，一切，都留在這裏了——哦，你不要把你的眼光，向我離開！讓

我再看一看你這個永遠尊重的崇敬面容不要棄絕我——（他要同他握手，瓦輪斯丹把手縮回。他轉向伯爵夫人說。）

這裏就沒有一個另外的眼光，對我表示同情的嗎？——德茲克姨母——（她轉背朝住他；他回轉身來向伯爵夫人說。）慈愛的母親——

伯爵夫人 你去罷，伯爵，到義務所在的地方——將來有一天，你在皇帝的殿前，還可以做我們一個真心的朋友，一個好的天使。

馬克思 你給我的希望，你不願意讓我完全懷疑。哦，你不要拿虛空的幻景來騙我了！我的惡運，已經是確定的，謝謝上帝，給我一個方法，使他趕快結束。（軍樂的聲音，重復開始。室內的武裝兵士，愈聚愈多。他看見白特勒站在那裏。）

你也在這裏，白特勒大佐——你不願意跟我去嗎？——好的！對於你新的主人，保持忠誠，不要同對於舊的一樣。來應許我，我們握手為信，你要保護他的生命，竭力的替他留心。（白特勒拒絕同他握手）他已經被皇帝宣布罪名，他的頭顱有一定的價值，無論是誰，都可以把他謀害，取得應

有的報酬；現在已經使朋友替他顧慮，忠愛的眼光，爲他憂急——我在他的左右，明白的可以看出（很鄭重的向伊洛同白特勒各看一眼。）

伊洛 你到你父親同加拉斯的營中，去尋叛逆的人罷。這裏就是還有一個了。快去，讓我們不要再看你的可厭的面貌去罷。（馬克思想再走近戴克拉的身邊。瓦輪斯丹將他阻住。他很遲疑的，苦痛的樣子，立在那裏；室中的武裝兵士，愈聚愈衆，催促的角聲，較前更急，中間停歇的時候，愈加知促。）

馬克思 吹罷！吹罷！——哦，這個要是瑞典的角聲，我就可以從這裏直到戰場上面，讓所有的刀劍，所有的，我看見露出刀鋒在這裏的，一齊刺入我的胸中！你們要做什麼？你們來，要引我離開這裏嗎？——哦，不要逼我到失望的地步！不要這樣！你們是要懊悔的！（室中的武裝兵士，完全站滿。）還有來的——將重量只管加重起來，你們的重力，使我上升——想想看，你們在做什麼。這不是一個好的事情，去選擇一個失望的人，來做領袖。我會把你們的靈魂，獻與復仇女神的。你們的選擇，就是自己犧牲，誰跟我去的，預備戰死！（這個時候，他轉身到後面，帶甲騎兵的中間，發生極迅

速的動作，他們把他圍住，在劇烈的騷動中間，擁他出去。瓦輪斯丹立住不動，戴克拉倒在她母親的懷中幕下。）

第四幕 哀格爾市長的住宅

第一場 白特勒，他剛纔來到這裏。

他來到這裏，引到了他的監獄裏面了。他的後面已經斷絕，好像橋梁一樣，載了他上下移動，現在將所有的出路完全截斷。這裏爲止，菲履得蘭，不能再前進了！命運的女神，在那裏說，你這個非常的流星，在波罕米亞的境內，上升起來，在很遠的天空當中，引成一條燦爛的軌道，到這裏波罕米亞的邊界，一定要落下了！你同舊日的旗幟，已經脫離，盲目的人，還要信賴舊日的幸運，在皇帝的境內，擅動干戈，將神聖的軍隊，變爲一姓的廝養，將罪惡的手腕，武裝起來。你當心一點罷！惡神逼迫你復仇——復仇不要將你完全毀滅！

第二場 白特勒同戈登

戈登 是你來了嗎？哦，我怎樣的盼望，要想聽你說明。公爵成爲一個叛逆，我的上帝並且是一個

逃人！他已經受有罪的宣告！我請求你，詳細的告訴我聽，一切這些事情，是怎樣在皮爾森發生的？

白特勒

你接到那個信嗎，我叫一個急使預先送來給你的？

戈登 已經照辦，同你吩咐我的一樣，毫不遲疑的將這個要塞對他開放，因為我也接到皇帝的命

令，叫我完全聽你指揮。但是你原恕我，我現在看見公爵自己的時候，又覺得有點懷疑起來。因為真的！菲履得蘭來到這裏城中，並不是像一個罪人的樣子。他的額上，統治的威嚴，依然存在，同以前一樣。要求人家服從，並且很安靜的像平常無事的時候，接受我職務上的文件。不幸同虛心，造成溫和態度，驕傲的人，每每失敗以後，對於他下面的人，忽然謙退起來，但是公爵對我的時候，說話的情形，極其簡單尊貴，仍舊像長官對於部下的樣子，稱讚他做了他的職務。

白特勒 實在的情形，完全同我信上所說的一樣。公爵將軍賣與敵人，要將蒲拉格同哀格爾讓給

他們。因為這個消息，所有的聯隊都同他脫離，只有五個，德茲克所統率的，隨他到這裏來。他已經被宣告一個罪人，全國人民都有將他擒獲，或生的，或死的，獻與朝廷的義務。

戈登 對於皇帝的叛逆——這樣一個人物，這樣的天才，什麼是人類的偉大！我常常說：這個決

不能有好結果的；他的地位、兵權，以及這個曖昧不確定的力量就是他的陷阱。因爲人類總是自私自利的，一個人萬不能信賴自己的節制。只有顯明的法律同久遠的習慣，可以使他不至踰越範圍。現在將兵權這樣交在人家的手中，真是極不自然的辦法；皇帝自己同他處於同等的地位，驕傲的精神，使他不肯自己屈服。哦，可惜這樣的人物！我覺得他跌下的地方，沒有人能夠安然立定的。

白特勒 停止你的嘆息，不要讓他引起同情來。因爲現在他的力量，還是很可怕的。瑞典的軍隊，正向哀格爾前進，我們若是不能夠迅速的積極阻止，立刻就可以彼此聯合起來。決不可以讓他這樣！決不能讓公爵在這個地方，再有立足之地，因爲我以名譽同生命爲保證，要把他拘禁在這裏，我希望你對於這個事情，助我一臂之力。

戈登 哦，我願意永遠沒有看見這樣的日子！我從他的手中，接受這個職權，他自己將這個要塞，付託與我，我到反而變成他的禁卒。我們下級的人，完全沒有自由的意志，只有有力的人，纔可以依從人類的感覺。我們不過是慘酷法律的執行者，服從就是道德，下級人員所應當遵守的。

白特勒 你不要因為能力的限制，自己覺得苦痛。過分的自由引起極多的錯誤，還是義務的狹路，是比較確實的。

戈登 你說，大家完全同他脫離了嗎？從前有千萬的人，曾經靠他成家立業，因為他的度量，是同帝王一樣，他的手臂，是很闊大的——（向白特勒偷看幾眼）他常常從塵土當中，把人家提拔到極高的地位，難道竟不能得到一個朋友，在緊急的時候，始終真心對他的！

白特勒 這裏到是一個，恐怕他從來沒有希望的。

戈登 我從來沒有感着過他的好意。我是將近懷疑，他在這種偉大的地位，對於幼年時候的友人，是不是還能記憶——因為我的職務，同他相離很遠，要塞的高牆，將他的眼光遮蔽，他的恩惠，不能達到此間，我在寂靜之中，可以保持我良心的自由。他將這個要塞交給我的時候，對於他自己的職務，還是很真心的。所以我現在對於皇帝，保持忠誠，並沒有破壞他的信任，因為他本來是要我這樣的。

白特勒 這樣說法，你是願意執行皇帝的命令，幫助我把他拘留嗎？

戈登（沈思一歇之後，很感傷的樣子）——若果他是這樣——實在的情形同你所說的一樣——他背叛皇帝，他的主人，要將軍隊賣去，將國內的要塞，送與敵人——是的，這是不應當再有生路了——但是這個真是不幸，在許多的人當中，命運剛巧把我選着，來做他破滅的工具。因為從前在白爾葛宮庭中間，我們同時當過給事，我是他的先輩。

白特勒 這個我是知道的。

戈登 這個話現在已經三十年了，那時候一個二十歲的青年，已經暴露膽大的勇氣，他感覺的真摯，超過他的年齡，總是像成人的樣子，注意重大的事情。他拿了一種沈靜的精神，周旋於我們之間，不願同人家交接；小孩的天真，不是快樂，使他歡喜接近；但是常常忽然之間，一個思想的光線，從他祕密的胸中射出，使我們驚思的注視，不能確實知道，還是狂氣，還是有一個神靈，在他的身上說話。

白特勒 就是在那裏的時候，他在窗洞內偶然睡着，從二層樓上跌下，他好好的立起來一點沒有受傷。自從那一天起，人家說，他身上永留下一點狂病的痕跡。

戈登 他變成很沈默的態度，這個到是真的，他並且成一個傳教的信徒。這個奇異的倖免，使他的性質，變爲很奇異的。他現在覺得自己是一個幸運的自由的人物，好像這樣一個，永遠不能蹉跌的樣子，膽大的向人生搖動的柱上，倚靠上去。自從這次以後，命運使我們分道而馳；他拿了很快的腳步走向他偉大的路上，我看見他進行極速，成爲伯爵，公爵，及專政者，現在他覺得一切還嫌太小，要想取得帝王的冠冕，以至於跌落到這樣深窄的中間。

白特勒 快點停止。他來了。

第三場 瓦輪斯丹同哀格爾的市長正在談話。以前各人。

瓦輪斯丹 你們從前是一個自由市嗎？我看見你們的徽幟上是有半個黑鷹。爲什麼只有半個？

市長 我們原來是自由的。但是自從二百年以前，這個市抵押與波罕米亞的王室。因爲這樣，所以我們只有半個黑鷹。在皇室恢復我們自由以前，下面的一半是暫時消滅了。

瓦輪斯丹 你們應當恢復自由。只要自己好好做去。不要聽人家的煽惑。你們的稅額是很高嗎？

市長 這個我們很不容易擔負。防守的軍隊也是由我們供給的。

瓦輪斯丹 應當使你們酌量減輕。你同我說，城裏還有新教徒嗎？（市長驚駭起來）是的，是的，我知道的，有許多藏匿在這個城圈以內——是的！明白的同我說罷——你自己——是嗎？（眼光朝他注定。市長極恐慌的樣子。）

你不要恐慌。我很恨極端的舊教徒——要是我有權力，早已把他們驅出境外了——祈禱經同聖書！我覺得完全一樣——我已經對世間這樣表示——在格勞高地方，我自己已經造過一個福音教堂。——你聽——市長——你叫什麼名字？

市長 巴克海倍，我的公爵閣下。

瓦輪斯丹 你聽——但是你不要告訴別人，我現在祕密同你說的。（將手搭在他肩上，表示一種很確實的樣子。）實現的時間已經來了，市長。在上面的就要跌落，在下面的自己上升——但是你要自己祕密一點！西班牙的二重統治，已經將近末運，新的局面，就要展開——你新近不是看見天上有三個月月亮嗎？

市長 很可怕的。

瓦輪斯丹 三個當中有兩個自己引長，變成血色的短刀樣子。只有中間的一個，始終是清朗的。市長 我們以為這是關於土耳其的徵兆。

瓦輪斯丹 有兩個國度，在東方同西方的，就要歸於滅亡，我同你說，只有路得的信仰，永久存在。（他看見白特勒同戈登兩人在旁）我們今天夜快在路上來的時候，左側確有極強烈的鎗聲。這裏在要塞當中，大家都知道嗎？

戈登 我們都明白聽見，我的主帥。聲音是順風從正南方面來的。

白特勒 好像是從新城或瓦依登方面來的。

瓦輪斯丹 這就是這個道路，瑞典人向這裏來的。此地有多少戍兵？

戈登 可用的兵士，有一百八十人，其餘都是有病的。

瓦輪斯丹 在約溪姆村有多少人？

戈登 我派了二百名鎗兵前去，加增防守的力量，以抵抗瑞典人。

瓦輪斯丹 我贊成你的準備。這裏並且建築了防禦的工程。我來的時候已經看見。

戈登 因為來因伯爵現在已經這樣逼近，所以我很快的添造了兩個稜堡。

瓦輪斯丹 你真能夠替皇帝認真服務，我對於你是很滿意的。（向白特勒說）約溪姆村的隊伍，應當撤回，一齊集合攏來，同敵軍相對抗。（向戈登說）司令，我將我的夫人，女兒，妹子都要託付給你，因為我不能在這裏久住，我等候一個信息，明天一早，就要帶領全部的軍隊，離開這裏。

第四場 以前各人，德茲克伯爵。

德茲克 歡迎的使者快樂的消息！

瓦輪斯丹 你有什麼消息嗎？

德茲克 在新城地方有一個戰爭發生，瑞典人是戰勝的。

瓦輪斯丹 你說什麼那裏來的這個消息？

德茲克 從梯爾勳羅地方，有一個鄉人帶來消息，太陽剛落下的時候，有皇帝的軍隊，從泰橋衝到這裏，瑞典營內，兩點鐘之久，鎗聲繼續不斷，一千皇帝的兵士同率領的大佐，完全戰死，此外他不能知道詳細。

瓦輪斯丹 新城地方，怎麼會有皇帝的軍隊？是阿脫寧季嗎——他除非生了翅膀——昨天他離那裏還有十四英里的路程；加拉斯的軍隊，纔在弗勞安堡集合，尙未集合完畢。難道那個蘇埃斯敢這樣的拚命前進嗎？這是決不可能的。（伊洛走來）

德茲克 我們馬上就可以聽見，因為伊洛在匆忙的走來了。

第五場 以前各人，伊洛。

伊洛 （向瓦輪斯丹說）有一個瑞典的騎士，來到這裏，他到同你說話。

德茲克 是關於這個戰勝的事情嗎？你說！

瓦輪斯丹 他帶來什麼消息？從什麼地方來的？

伊洛 從來因伯爵那裏來的，他帶來的消息，我可以預先同你說明。瑞典軍隊，離這裏只有五英里的距離。在新城左近，畢各洛米尼帶領騎兵衝上，發生極慘烈的戰鬥，終以衆寡不敵。播奔海依姆的全部隊伍，同馬克思帶領他們去的——都死在戰地上了。

瓦輪斯丹 這個使者在什麼地方快領我去看他。（要走下）

這個時候，勞勃隆女士突然奔入室內；後面跟隨幾個僕人，從室中很快的走過。

勞勃隆 救命啊！救命啊！

伊洛同德茲克 什麼事情？

勞勃隆 小姐！——

瓦輪斯丹同德茲克 她已經曉得了嗎？

勞勃隆 她恐怕要死了。（很快的跑出）（瓦輪斯丹同德茲克，伊洛隨她同下。）

第六場 白特勒同戈登

戈登 （很吃驚的）同我說明，這個是什麼意思？

白特勒 她失去她的愛人，就是這個畢各洛米尼，現在新戰死的。

戈登 可憐的小姐！

白特勒 你聽見伊洛說嗎，瑞典戰勝的軍隊，離此地很近了。

戈登 這是我明白聽見的。

白特勒 他們有十二個聯隊的兵力，還有這裏的五個聯隊，都是同公爵一氣的。我們只有我自己的。一個聯隊，此外這裏的戍兵還不滿二百人。

戈登 確是這樣情形。

白特勒 拿這樣一點的兵力，要監視一個國家的要犯，真是不可能的事情。

戈登 這個我也慮到。

白特勒 他們多數的人，可以立刻將少數的隊伍，解除武裝，使他恢復自由。

戈登 這確是可怕的。

白特勒 (稍停一歇之後) 你知道，我對於這個事情，是負完全責任的，我拿我的頭顱，來做他的保證。無論如何，我不能夠喪失信用，既然活的沒有方法監視——我們只好是死的了。

戈登 我明白你的意思嗎？正直的上帝！你能夠——

白特勒 他不能再活着了。

戈登 你能夠做這樣的事情！

白特勒 你或是我。今天是他的最後一天了。

戈登 你要謀殺他嗎？

白特勒 這是我的決心。

戈登 他這樣信任你的忠誠！

白特勒 這是他的惡運！

戈登 他是一個神聖的主帥！

白特勒 他從前是這樣的。

戈登 哦，從前他是這樣，並沒有什麼罪名把他取消！沒有判決？

白特勒 政府的判決，已經完全確定。

戈登 這是一個謀殺，並不是執行刑律，因為有罪的人，也要聽他自己辯護的。

白特勒 罪狀是極明確，皇帝已經判定，我們不過執行他的意思。

戈登 殺人的說話，萬不可以輕易執行，說話可以收回，生命是不能夠的。

白特勒 迅速的行事，可以得帝王的歡心。

戈登 殺人的職務，沒有那個高尚的人，願意自己搶來做的。

白特勒 勇敢的人，不怕膽大的事情。

戈登 勇氣使你這樣，良心是不能夠的。

白特勒 怎樣？應當讓他恢復自由，使戰爭的烈燄，永遠不能消滅的，從新爆發起來嗎？

戈登 把他監禁起來，但是不要殺害他，不要輕易流血，侵犯慈悲的神靈。

白特勒 若是皇帝的軍隊，沒有戰敗，我也願意讓他活着，監視他在這裏。

戈登 哦，爲什麼我把這個要塞開放，接他進來呢！

白特勒 並不是這個地方，是他的命運，殺死他的。

戈登 我，還是願意像一個武士，保護皇帝的城池，死在這個牆上。

白特勒 讓千萬的勇士，同時戰死！

戈登 盡他們的義務——是很光榮很名譽的；黑暗的謀殺，終爲天所不佑。

白特勒（取出一件文書）這是皇帝的通告，命令我們，賦與我們以權力的。他對於你的効力，同對於我一樣。你願意負這個責任嗎？若是因為我們的失誤，使他逃到敵人那邊？

戈登 我，這個毫無能力的人，哦，上帝！

白特勒 你自己去辦罷！你完全擔負責任！無論有什麼結果！我將這個事情，交給你了。

戈登 哦，天上的神明！

白特勒 你知道什麼別的方法，可以完成皇帝的意思嗎？快說！因為我只要把他推倒，並不要把他弄死的。

戈登 哦，天呀！這個不能避免的情形，我也看得明白，同你一樣。但是我的心裏，總覺得是不應當這樣做的。

白特勒 還有這個伊洛同德茲克，也不能夠活着，公爵倒下來的時候。

戈登 哦，對於他們，我到並不覺得可憐。這是他們自己，並不星辰的力量，引起你這個惡意的。他們在他安靜的胸中，散播不正當感情的種子，並且拿了可恨的活動，養成現在不幸的結果——這

些惡行，快點使他們得到應有的惡報！

白特勒 所以死的時候，他們也應當比他更早一點。一切已經預定好了。我們今天晚上，在宴會的快樂時候，把他們拿下，送到營內監禁。這樣比較是極容易的。我現在就要去發出必要的命令了。

第七場 以前各人，伊洛同德茲克。

德茲克 現在立刻就要兩樣了，明天早晨瑞典軍隊進來，一萬二千勇敢的戰士。然後直向維也納去！去！去！高興一點，老友！對這樣快活的消息，不要愁眉苦臉的。

伊洛 現在是在我們手中，可以支配一切，對於這些壞人，以前丟掉我們去的，有報復的機會了。一個已經服罪，這個畢各洛米尼。對於我們含有惡意的人，快點都是這樣！那個老的頭上，不知覺得這個打擊是怎樣重的！他一生辛苦經營，想要將他伯爵的舊家，變成公爵的門第，現在反將他獨有的兒子，輕易斷送。

白特勒 但是很可惜的。這樣一個英勇的少年，公爵自己都覺得很傷感的樣子，我看得明白的。伊洛 你聽，老友！就是這一點，我對於主人不滿意的，這就是我永遠的爭論，他總是始終看重他的。

就是現在，我敢同你發誓，他還是願意看見我們大家完全死去，只要能夠把他的朋友救活轉來。
德茲克 算了，算了！不要再說下去！讓死了的人安靜點罷！今天我們還有別的事情，因為你的聯隊，邀請我們。我們要做一個快樂的盛會，等到夜間變成天明，坐在席上，歡迎瑞典的前隊進來。

伊洛 是的，讓我們今天還好快樂一下，因為以後的日子，都是很忙的了。這個寶劍，再不應當休息，直等到他浸在奧大利亞的血中。

戈登 呸，這是什麼說話，總指揮先生！為什麼對於你的皇帝這樣狂怒呢——

白特勒 對於這個初次的戰勝，不要希望太多。你想，命運的輪盤，是怎樣迅速的在那裏轉動，因為皇帝總永遠是極有力量的。

伊洛 皇帝止有兵士，沒有統帥，因為這個匈加利王，是沒有戰事知識的——加拉斯呢？從來沒有幸運，總是把軍隊毀掉的。還有這個毒蛇，這個奧克妥夫，他在背後，能夠很祕密的，做出驚人的事情，但是在戰場上，決非菲履得蘭的敵手。

德茲克 我們決不能失敗的，你儘管信我的話。幸運不會同公爵離開；這是久已公認的，只有在瓦

輪斯丹指揮之下，奧大利亞能夠戰勝。

伊洛 公爵第一步先要集合一個極大的軍隊，大家因為從前的光榮，一定很擁擠的，奔集他的旗下。我看見從前的日子，從新轉來，他再成為偉大的人物，同以前一樣。這些愚人，現在同他脫離的，看在眼裏，不知自己怎樣的感想！因為他一定將地方分給與他的朋友，很豐厚的報酬人家的功勞。但是我們是他要首先優待的。（向戈登說）他一定也要想到你的，讓你離開這個地方，拿一個較高的位置，報答你的忠誠。

戈登 我是很知足的，不希望再爬到高處；極高的地方，就是極深的。

伊洛 你在這裏，也沒有什麼職務了，因為明天早晨，瑞典軍隊就要開進要塞裏來。來罷，德茲克，快要是夜飯的時候了。你說怎樣？我們讓城內點起燈來，對瑞典人表示敬意，那個不這樣做，就是一個西班牙人，一個反叛。

德茲克 不必這樣罷，恐怕公爵要不願意的。

伊洛 怎樣？我們是這的主人，我們統治的地方，誰也不能夠自稱為皇帝的黨徒——晚安，戈登，讓

你自己對於這個地方，爲最後的注意，派遣巡查的人，留心人家沒有別的說話。十點鐘敲過，你把鑰匙交給公爵自己，你防守的職務，就算完畢，因爲明天早晨，瑞典軍隊，就要開進要塞來了。

德茲克（走下的時候向白特勒說）你一定還要到行宮上面來的？

白特勒 等到相當的時候。（他們下）

第八場 白特勒同戈登

戈登（目送他們）不幸的人們！怎樣的毫無覺察，在盲目的勝利沈迷中間，自己投入殘殺之網內！——我不能替他們可憐。這個伊洛，驕傲的惡人，他還要自己浸在皇帝的血中！

白特勒 你照他的命令行事罷。派人四面巡邏，注意要塞的安全；他們上去之後，我立刻要將堡門關閉，免得我們的事情，使城中發生驚擾。

戈登（恐怖的樣子）哦，不要這樣性急！先同我說——

白特勒 你已經知道！明天早晨，是屬於瑞典的了。只有這個夜間，還是我們的；他們很快，我們還要更快一點——再見。

戈登 你的眼光，告訴我沒有好的事情，答應我——

白特勒 太陽的光線是下去了，一個關係運命的黃昏，正在往上升起——使他們的黑暗確實一點，毫不防備的將他們的惡運，交在我們的手中，在他們沈醉的幸福夢想當中，犀利的刀鋒，應當很快的把他們的生命截斷。公爵向來是一個極大的計算家，一切他都曉得計算的，他知道把人類當做遊戲盤上的石子一樣，依照他的目的。放上取下，對於別人的名譽，地位，他都認為毫無關係的。他這樣的一竟算來算去，到了最後，終究計算錯誤，連自己的生命，都算在裏面，像那裏這個，從他裏面圍內落下來了。

戈登 哦，現在不要想着他的短處！想他的偉大，他的寬和，他心中可愛的特性，他一生高尚的事業，讓他同天使的祈禱一樣，落在舉起的刀鋒上面。

白特勒 這個是太晚了。我不敢有同情的感覺；只能有流血的思想。（握住戈登的手）戈登！並不是我怨恨的衝動——我是不愛公爵的，也沒有可以愛他的原因——但是並不是我的怨恨，使我謀害他的，這是他自己的惡運。這個不幸，這個同敵人的聯合，逼我這樣做的。一個人總想自己

的行爲，可以自由，沒有用的！他不過聯合力量的一個玩具，這種力量，依自己的選擇，很迅速的替他造成可怕的必要。若他我們心裏同他辯護，於他還有什麼益處——我無論怎樣，必須殺死他了。

戈登 哦，若是心裏對你勸告，快遵從他的指示罷！人心是上帝的聲音；人類的事業，是要很聰明的精密計算。殺人的行爲，能夠給你什麼幸福嗎？哦，從血的中間，決沒有好的事情能生出來的！這個可以做你造成偉大的階梯嗎？哦，千萬不要相信——謀殺的事情，有時爲帝王所願意，謀殺的人，他決不喜歡的。

白特勒 你不知道，不要問了。爲什麼瑞典人要戰勝，並且這樣迅速進兵呢！我本來願意把他留待皇帝的處置，我並不要弄死他。不，他是可以活的。但是我必須保持我的信用。所以必須把他致死——你知道嗎？若是他從我們的手中逃出，我的信用就完全喪失了。

戈登 哦，救出這樣的人——

白特勒 （很快的）什麼？

戈登 是值得犧牲的——表示一點高義！一個人受人尊敬，在乎心中，不在乎表面的。

白特勒 （冷酷並驕傲的樣子）他是一個偉大的人物，一個公爵——我不過是一個小小的軍官，你是要這樣說。你的意思，以為出身低下的人，能否保全名譽，在世間沒有什麼關係，只要能夠把公爵救出——各人都有他自己的價值。我自己要認定我是有多高，完全在我自己。世界上沒有這樣極高的人，我自己覺得不配同他並立的。人類的意志，使他自己或大或小，我因為要保全我的信用，必須將他致死。

戈登 哦，我是在那裏移動一塊頑石！你對於人類不肯表示一點人心。我不能阻止你，但是上帝可以從你可怕的手中把他救出。（他們同下）

第九場 公爵夫人住宅的一室內

戴克拉坐在椅上，面色蒼白，雙眼閉住。公爵夫人同勞勃隆女士，在她左右，忙着救護。瓦輪斯丹，同伯爵夫人正在談話。

瓦輪斯丹 怎樣她很快的就知道這個事情？

伯爵夫人 她好像有一種不幸的預覺。戰爭的風聞，在裏面有一個皇帝的軍官戰死，使她發生恐怖。我早已看出來。她奔出去同瑞典使人會面，很快的就問出這個不幸的祕密。我們覺得她走出去的時候，已經太遲，很快的跟上去；她早已失去知覺，倒在他的手中了。

瓦輪斯丹 她遇見這個打擊，真是出於意外的！可憐的孩子——現在怎樣？她醒轉來了嗎？（這個時候，他回轉身來，向伯爵夫人。）

伯爵夫人 她睜開眼睛了。

伯爵夫人 他活轉來了！

戴克拉 （向四面看）我在什麼地方？

瓦輪斯丹 （走到她的身邊，拿手把她扶起。）自己清醒一點，戴克拉，這纔是一個鎮定的孩子！
你母親親愛的樣子，你父親的手臂，扶住你在這裏。

戴克拉 （自己坐起來）他到那裏去了？他已經不在這裏嗎？

伯爵夫人 那個，我的女兒？

戴克拉 帶來這個不幸消息的人——

公爵夫人 哦，不要再想那個了，我的孩兒！將你的思想，快點同這個影像脫離。

瓦輪斯丹 讓她的悲哀表露出來！讓她痛哭！將你的眼淚同她的混合起來。因為她現在是經着一

個極大的苦痛，但是她一定能夠自己把持的，因為我的戴克拉，是帶有她父親強固的性情。

戴克拉 我並沒有生病。我有力量站得起來。母親爲什麼哭？我把她駭壞了嗎？現在是完全過去，我覺得很清爽了。（她已經立起來，眼光在室中四面尋覓。）他在什麼地方？你們不能把他藏過的。我現在有力量了，我要聽他說完。

公爵夫人 不，戴克拉！這個不幸的使者，是再不能走到你的眼前來的。

戴克拉 我的父親——

瓦輪斯丹 親愛的孩兒！

戴克拉 我現在並不怯弱，我立刻還可以更好一點。請你允許我一個請求！

瓦輪斯丹 說罷！

戴克拉 允許我，把那個異國人叫來，讓我單獨聽他說明，並詳細問他。

公爵夫人 這是萬不可以的！

伯爵夫人 不！這是不可以的！不要允許罷。

瓦輪斯丹 爲什麼你要同他談話，我的女兒？

戴克拉 一切都曉得以後，我可以更能夠自己把持。我是不願意被人家瞞住的。我可以專意安慰母親。我用不着人家的安慰。最壞的消息，已經是說出來了，我也決不會聽見什麼更可怕的。

公爵夫人同伯爵夫人（向瓦輪斯丹說）快不要允許她！

戴克拉 我的恐怖使我出其不意，在異邦人面前，洩露我的真心，他成爲我怯懦的證人，是的，我倒在他的懷中——自己覺得很羞愧的。我必須恢復他的敬禮，必須同他談話，使他覺得我不是沒有把握的人。

瓦輪斯丹 我覺得，她很有正當的理由——預備應許他這個請求，叫他來罷。（勞勃隆女士走出）
公爵夫人 我，你的母親，可是在旁邊的。

戴克拉 頂好讓我單獨同他說話。這樣我還能夠自己把持一點。

瓦輪斯丹 (向公爵夫人說) 讓她這樣，讓她單獨接見他罷。有一種痛苦，人類只能自己幫助的，一個堅定的心，只有讓他自己鎮靜。她自己的，不是從別人的胸中，可以生出力量來的。她是一個堅定的孩子，我不能當她尋常婦女，要當女英雄一樣看待。(他要走下)

伯爵夫人 (止住他) 你到那裏去？我聽見德茲克說，你想明天一早，就要從這裏出發，把我們留在這裏。

瓦輪斯丹 是的；我留下很妥實的人保護你們。

伯爵夫人 帶我們同去罷，姊夫！不要把我們丟在這個陰沈的孤獨中間，提心吊膽的等候事情的結果。眼前的不幸，容易忍受，但是在相隔很遠的地方，這個疑心同等待的痛苦，會慘酷的擴大起來。

瓦輪斯丹 誰說起不幸事情？你的說話要改良一點。我完全有另外的希望呢。

伯爵夫人 帶我們同去罷，哦，不要把我們丟在這個淒涼的地方，因為在這個城牆裏面，我心裏覺

着非常的壓迫，我的呼吸，好像在囚牢裏一樣，我說不出，這個地方，怎樣使我難受。哦，快領我們離開來，姊姊，你也來請求他，讓他帶我們同去幫助我說，親愛的姪女！

瓦輪斯丹 這個地方不好的徵兆，我可以變更轉來，他是要使我最愛的人，安全無事的。

勞勃隆 （走回）瑞典先生！

瓦輪斯丹 讓她單獨見他。（走下）

公爵夫人 （向戴克拉說）看，你臉上怎樣的轉色了！孩子，你萬不能同他講話的。跟你母親來罷。

戴克拉 勞勃隆就讓他等在旁邊罷。（公爵夫人同伯爵夫人下）

第十場 戴克拉，瑞典大尉，勞勃隆女士。

大尉 （恭敬的走上）郡主——我——應當請你原恕，我不注意倉卒的說話——我怎樣能夠

戴克拉 （尊貴的態度）你看見我在悲痛的中間，一個不幸的機緣，使你由一個異鄉人，很快的

變爲我的親信。

大尉 我恐怕，你看我是很厭惡的，因為從我的口中，說出這一句悲慘的說話。

戴克拉 這是我的過失，我自己引你說出來的，你的話不過是我命運的聲音。我的恐怖，打斷這個敘述的開始。我請求你，把他繼續說完。

大尉（很顧慮的）郡主，這個又要引起你的悲痛。

戴克拉 我已經能夠把持——我始終會是這樣的事情是怎樣發生？請你詳細說明。

大尉 我們駐紮在新城地方，不預備有什麼事情，營寨的防禦，極爲薄弱，將近黃昏的時候，林邊塵頭大起，前哨飛奔入營，喊道，敵人來了。我們剛剛很快的跳上馬背，這個時候，全部的馬隊，已經衝入，播奔海依姆人，越過鹿柴，直到戰壕前面，這個壕溝，是環繞我們營寨的，很快的，這個攻擊的隊伍，紛紛從那裏跳過。但是他們的勇氣，對於別的隊伍，沒有完全傳布，後面的步隊，還在很遠的距離，只有播奔海依姆人，很膽大的跟住他們膽大的領袖——（戴克拉稍一移動。大尉停住片刻，等她向他指示，繼續說下。）從前面同兩側，我們現在拿全部的騎兵，把他們包圍，逼他們退到壕邊。那裏步兵迅速成列，一排的鎗矛，很堅固抵住他們。他們不能前進，也不能後退，關閉在非常狹

仄的地方。來因伯爵叫住他們的領袖，勸他爲名譽的投降，但是畢各洛米尼大佐——（戴克拉暈眩的樣子，扶住椅子。）

冠上的羽毛，使他容易辨識，還有他的長髮，在奔馳中間，完全披散——他轉向濠邊，第一個，他的馬自己跳下，所有的隊伍跟在他的後面——但是——事情已經做出了！他的馬被鎗頭刺傷，狂怒的立起，將騎者很遠的擲去，並且沒有羈勒，很重的從他身踏過，（戴克拉在他說話時候，表現她的恐怖逐漸加增，現在強烈的顫動起來，將要跌下；勞勃隆女士很快的走上，把她抱住。）

大尉（感動的樣子）我應當退去了。

戴克拉 現在已經好了——請你把他說完罷。

大尉 他們看見首領已經戰死，全部軍隊，感覺猛烈的狂怒的失望。現在再想不到自己的生路。他們好像野獸一樣，奮力惡戰；他們頑強的抵抗，把我們的引起，直至最後一人倒地，戰事纔得完畢。

戴克拉（顫動的聲音）還有那裏——那裏是——你沒有完全同我說。

大尉（稍停一歇之後）今天一早，我們舉行葬式，十二個貴族子弟，替他舉槨，軍隊全體送喪。棺

上飾以月桂的花圈，來因伯爵親自將得勝之劍，放在上面。他的命運，也不少同情的眼淚，因為我們當中有很多的人，知道他的寬厚，他的節操，同友誼，人人都感傷他的不幸。來因伯爵極願意把他救出，但是他自己不肯這樣，人家說，他是願意死的。

勞勃隆（感動的樣子向戴克拉，她將她的面孔遮住。）我親愛的小姐——小姐，你朝上看呢！為什麼你一定要忍受這個苦痛？

戴克拉——他的墓在什麼地方？

大尉 暫厝在新城的一個道院教堂裏面，等候他父親的消息。

戴克拉 道院叫什麼名字？

大尉 聖加特林道院。

戴克拉 離這裏是很遠嗎？

大尉 說是有七英里。

戴克拉 是從那一條路走的？

大尉 由梯爾勳羅同泛爾鏗堡穿過我們的第一道防線。

戴克拉 司令是那一個？

大尉 散鏗朵夫大佐。

戴克拉 (走到桌邊，從首飾盒內，拿出一個戒指。) 你看見我在悲痛之中，向我表示人類的同情，留下這個，爲今天的紀念——去罷。

大尉 (很侷促的) 郡主——(戴克拉默然的示意，叫他離去，自己先下。大尉遲疑一歇，還要發言。勞勃隆女士重複示意，他走下。)

第十一場 戴克拉，勞勃隆，

戴克拉 (抱住勞勃隆的頭) 現在，好的勞勃隆，拿出這個愛情來，你一向應允我的。證明你是我的好友，同保護人！我們今天晚上，就要去了。

勞勃隆 去，到什麼地方呢？

戴克拉 什麼地方？世界上只有一個地方就是他長眠的地方，到他的柩前！

勞勃隆 你要到那裏去做什麼呢，親愛的小姐？

戴克拉 那裏去做什麼，不幸的人！你要是曾經愛過，你也再不會這樣問了。那裏，那裏就是一切，他還剩下的一點遺跡，這小小的地方，就是我整個的世界——哦，不要阻止我了！來，並且預備起來！讓我們快想方法，逃出這裏。

勞勃隆 你不想想你父親的忿怒嗎？

戴克拉 我再也不怕人家的怒罵了。

勞勃隆 世間的譏笑，同惡口的批評！

戴克拉 我去尋覓的人，已經是沒有的了。難道我是要到他懷抱中去嗎——哦，我的上帝！我不過是要到愛人的靈前。

勞勃隆 單是我們，兩個毫無幫助荏弱的女人？

戴克拉 我們武裝起來，我的臂膀可以保護你的。

勞勃隆 在黑夜的中間？

戴克拉 黑夜使我們容易隱藏。

勞勃隆 在這樣暴烈的風雨當中？

戴克拉 他在他的馬蹄下面，難道是一個溫軟的臥榻嗎？

勞勃隆 哦，上帝！——還有這許多的敵人防線！人家要阻止我們通過的。

戴克拉 他們都是人類。不幸的人，可以自由的走遍世界！

勞勃隆 這樣遠的道路——

戴克拉 參謁聖蹟的人，遠遠的朝拜聖像的時候，還要計算里數嗎？

勞勃隆 我們是不是能夠出這個城門呢？

戴克拉 金錢可以買開城門。只管去，去罷！

勞勃隆 若是人家認出我們？

戴克拉 在一個逃遁同失望的人身上，人家決不會疑到菲履得蘭的女兒。

勞勃隆 我們在那裏去尋出馬匹來逃走呢？

戴克拉 我的御者會去設法。快去，叫他來罷。

勞勃隆 他沒有主人的允許，敢這樣嗎？

戴克拉 他可以的。哦，快去罷！不要再耽擱了。

勞勃隆 咳！你走了之後，你的母親要變成什麼樣子呢？

戴克拉 （自己覺着，並很痛苦的样子，前向呆看。）哦，我的母親！

勞勃隆 她已經受了許多的苦痛，這樣好的母親，還應當教他遇見這個最後的打擊嗎？

戴克拉 我不能使她避免了！——去罷，快去！

勞勃隆 你到好好的想想看，你在做什麼呢。

戴克拉 所有應當想的，都已經想過了。

勞勃隆 我們到了那裏之後，你可以怎麼樣呢？

戴克拉 到那裏上帝自然會指導我的靈魂。

勞勃隆 你的心裏，現在是非常不靜，親愛的小姐，這不是一個正路，引他到安靜地方去的。

戴克拉 到極深沈的安靜，同他已經尋着的一樣。——哦，快點，去罷！不要再講話了！有一個力量在那裏引我前進，我不知道叫做什麼，不可抵抗的引我向前，到他的墓上去！到那裏我可以舒暢一點，立刻的！我心中苦痛的束縛可以解開——我的眼淚可以流出，哦，去罷，我們早已可以在路上了。逃出這個城圈以前，我是決不能安心的——他們壓迫我——一個暗中的力量逼我向那裏前去——這是怎樣一個的感覺！這個住宅的各室內，我覺得都是蒼白的虛空的幻影，到處充滿——我再沒有地方去了——一竟是新的！牆壁上許多可怕的影子逼我離開，這些活的東西！勞勃隆 你使我也覺得恐怖起來，小姐，現在我自己也不敢留在這裏了，我去，立刻就叫魯深白許來罷。（走下）

第十二場 戴克拉

這是他的精靈，在那裏叫我。這是那些忠勇的士卒，因為擁護他而犧牲的，在那裏責備我不義的延宕。他們生時的首領，死後也不願意同他離開——這些粗魯的人，能夠這樣，我到還要活着——不！那個月桂的花圈，擱在他靈柩上面的，也是替我做成的。沒有愛情的光輝，人生還有什麼

意義？因爲他的內容，已經消滅，我把他拋去了。是的，我剛尋着你，我的愛人，那個時候，生命真可寶貴。新的黃金的晨曦，在我的眼前，燦然照耀，我夢寐中，總是看見兩小時甜蜜的光陰。

那個時候，你站在世界的門口，我拿了修道院中畏怯的眼光向前觀看，世界上有千萬的太陽，正放出光彩來，你在那裏，像一個好的天使，要把我從神話光陰的幼年，引到人生的高峯上面。我最初的感覺，是天堂的幸福，最初的眼光，落在你的心上！——她說到這裏，入於沈思的狀態，再拿一種悲慘的樣子，重復說下。）——運命忽來干涉——殘忍的冷酷的把他捉住，丟在馬蹄蹂踐的下面——這就是世間好人的命運！

第十三場 戴克拉，勞勃隆女士同戴克拉御者，魯深白許。

勞勃隆 他來了，小姐，他可以照辦的。

戴克拉 你可以替我們設法馬匹嗎，魯深白許？

御者 我可以設法的。

戴克拉 你願意跟我們去嗎？

御者 我的小姐，一直到世界的盡處。

戴克拉 但是你不能再回到公爵這裏來了。

御者 我就跟你好了。

戴克拉 我一定報酬你，並且替你介紹一個別的主人。你能夠把我們帶出城去，不叫人認出嗎？

御者 我能夠這樣的。

戴克拉 我什麼時候可以去呢？

御者 就是現在的時候。——這個旅行是到什麼地方？

戴克拉 到——你同他說，勞勃隆。

勞勃隆 到新城去。

御者 好的。我去預備起來。（走下）

勞勃隆 咳，你的母親在那裏來了，小姐。

戴克拉 天呀！

第十四場 戴克拉，勞勃隆，公爵夫人。

公爵夫人 他已經去了，我看見你是好一點了。

戴克拉 我是這樣的，母親——你現在讓我就去睡罷，叫勞勃隆在這裏陪我。我應當安靜一歇了。

公爵夫人 你可以叫她在這裏，戴克拉，我很放心的去了，因為我也可以使你父親安心了。

戴克拉 晚安，親愛的母親。（她伏在她的肩上，並很激動的將她抱住。）

公爵夫人 你還沒有完全安靜，我的女兒。你顫動得這樣利害，並且你的心在我的上面，可以聽見

在那裏跳躍。

戴克拉 睡眠可以使他緩和——晚安，親愛的母親！（她離開她母親懷中的時候，幕下。）

第五幕 白勒特的一室內

第一場 白特勒，計納爾丁少佐。

白特勒 挑選十二個強壯的騎兵，叫他們拿了長鎗，因為不能有鎗聲聽見——把他們埋伏在飯廳的旁邊，等到水菓上來的時候，你衝進裏面來，喊道：誰是忠於皇帝的？——我把桌子推翻，你們

就追上他們兩個，把他們砍倒。堡門要嚴密的關閉，並且看住，使這個消息，不能傳到公爵那邊。現在去罷——你已經關照了戴衛盧克同麻克多納兩人嗎？

計納爾丁 他們立刻就到這裏來了。（走下）

白特勒 一刻也不能耽誤了。市民也表示是贊助他的，我不知道一個什麼欺騙的精神，將全城籠罩。他們把公爵看做一個和平的君主，一個新黃金時代的創造人。市會已經分配武器，選出好幾百人，做他的護衛。所以必須迅速行事，因為裏面外面，都在敵人的威脅中間。

第二場 白特勒，戴衛盧克，同麻克多納大尉。

麻克多納 我們在這裏了，少將。

戴衛盧克 什麼是現在的口號？

白特勒 皇帝萬歲！

兩人 （同時後退）怎樣的？

白特勒 奧大利亞皇室萬歲！

戴衛盧克 我們不是對於菲履得蘭，宣誓效忠的嗎？

麻克多納 人家領我們到這裏來，不是來擁護他的嗎？

白特勒 我們擁護一個國家的仇敵同叛逆嗎？

戴衛盧克 但是，你自己叫我們來替他服務的。

麻克多納 並且叫我們跟他到這裏哀格爾來的。

白特勒 我這樣做，是要使他的滅亡，更其確實一點。

戴衛盧克 這樣的！

麻克多納 這是另外一回事情。

白特勒 （向戴衛盧克）可憐的人！你這樣容易離開你的義務和軍旗嗎？

戴衛盧克 真是倒運了，主人！我看你的榜樣。若果這是一個壞的事情，我想，你也是這樣的。

麻克多納 我們不細想的，這是你的事情！你是我們的主將同司令，我們跟住你，那怕是走到地獄裏去。

白特勒（態度緩和）這樣好的！我們彼此諒解。

麻克多納 是的，我也是這樣想。

戴衛盧克 我們是投機的軍人，誰出最大價錢的，我們替他出力。

麻克多納 不錯，是這樣的。

白特勒 現在你們可以仍舊做名譽的軍人。

戴衛盧克 這是我們極願意的。

白特勒 並且有極大的機會。

麻克多納 那是就更好了。

白特勒 聽我說罷。

兩人 我們聽着。

白特勒 這是皇帝的意思同命令，要將菲履得蘭生的或死的捕獲。

戴衛盧克 信上是這樣說的。

麻克多納 是的，生的或死的！

白特勒 誰實行這個命令的，有極厚的報酬等他，金錢同產業。

戴衛盧克 說得非常好聽。從那裏來的說話，總永遠是好聽的。是的，是的！我們早已曉得這樣一個金的徽章，一匹老病的馬，一紙證書，大概不過這一類東西——還是公爵能夠多出一點。

麻克多納 是的，他是非常大方的。

白特勒 他這一面是完結了。他幸運的星宿，已經落下來了。

麻克多納 真是這樣的嗎？

白特勒 我告訴你這樣。

戴衛盧克 他的幸運真是完結了嗎？

白特勒 永遠完結。他是同我們一樣窮了。

麻克多納 同我們一樣窮嗎？

戴衛盧克 是的，麻克多納，這樣大家只好同他脫離了。

白特勒 兩萬人都已經同他脫離。我們必須更進一步，鄉親，簡單說罷！——我們必須把他殺掉。（兩人同時後退。）

兩人 殺掉？

白特勒 殺掉，我是說的。——並且我選出你們兩人來做這個事情。

兩人 我們？

白特勒 你們，戴衛盧克同麻克多納大尉。

戴衛盧克 （稍停一歇之後）選一個別人罷。

麻克多納 是的，選一個別人罷。

白特勒 （向戴衛盧克說）這把你嚇壞了嗎，膽小的懦夫怎樣？你已經有三十個靈魂在你身

上——

戴衛盧克 這是要去動主帥的手——你想想看！

麻克多納 我們對於他曾經宣誓過的！

白特勒 誓言是同他的忠誠同時消滅了。

戴衛盧克 你聽，少將！我想這是到底太悲慘了。

麥克多納 是的，這是真的一個人總稍爲有一點良心。

戴衛盧克 若果不是我們的主帥，這許多的時候指揮我們，受慣大家尊敬的。

白特勒 這就是拒絕嗎？

戴衛盧克 是的！你聽！若是你要一個別人我自己的兒子，若是皇帝的職務，要求這樣，我願意把劍
穿透他的身上——但是你看，我們都是軍人，將主帥謀殺，這是一個極大的罪惡，沒有牧師能夠
替我們免罪的。

白特勒 我做你們的牧師，替你免罪。快自己決心罷。

戴衛盧克 （立起來，很遲疑的樣子。）這個是不行的。

麥克多納 不，這個是不行的。

白特勒 哦，這樣的——去找培代魯池來罷。

戴衛盧克 (躊躇起來) 那個培代魯池——唔

麻克多納 你要他來做什麼呢?

白特勒 你們不願意的時候，還有很多的人——

戴衛盧克 不，若是他一定要死的，何必用着別人，我們也很可以取得這個酬勞。——你想怎樣，麻克多納?

麻克多納 是的，若是他必得，應當要死的，並且沒有別的法子，我也不願意讓這個培代魯池便宜的。

戴衛盧克 (想過一歇之後) 應當幾時動手呢?

白特勒 今天，在這個夜裏，因為明天早晨，瑞典軍隊就要到城下了。

戴衛盧克 你替我負這個責任嗎，少將?

白特勒 我負一切的責任。

戴衛盧克 這個真是皇帝的意思嗎? 他的明白的確實的意思嗎? 以前有過先例，人家歡迎謀殺，但

是要懲辦謀殺的兇手。

白特勒 布告上說：生的或死的，生的是決不可能，你自己看見的——

戴衛盧克 只好死的了！死的——但是人家怎樣能夠到他身邊？城內到處都是德茲克的部下。

麻克多納 並且還有這個德茲克同伊洛——

白特勒 不消說得，是要從他們兩個先下手的。

戴衛盧克 怎樣？他們也都應該死的嗎？

白特勒 他們是要首先死的。

麻克多納 你聽，戴衛盧克——這真是要成一個流血的晚上了。

戴衛盧克 你已經有人辦這個事嗎？把他交給我罷。

白特勒 這個已經交給計納爾丁少佐了。今天晚上是懺悔節，行宮裏有一個宴會；預備在那裏席

上，就把他們殺死——倍得路遲，來刺里兩人都派遣在裏面——

戴衛盧克 你聽，少將在你是完全一樣的。——你讓我同計納爾丁彼此交換一下。

白特勒 公爵方面是比較沒有甚麼危險的。

戴衛盧克 危險！你真當我是什麼東西？我怕的是公爵的眼光，並不是他的寶劍。

白特勒 他的眼光能夠傷害你什麼嗎？

戴衛盧克 不要說起！你知道我，我並不是一個怯懦的人。但是你看，到現在還沒有八天以前，公爵纔送給我二十個金錢，買了這件溫暖的外套，我現在正穿在身上——若是他看見我現在拿了刺刀站在那裏，到朝我這件外套看看——你看——這樣——這樣——我還有什麼辦法！我並不是一個怯懦的人。

白特勒 公爵給了你一件溫暖的外套，你一個可憐的人，就覺得不能夠把刀鋒刺到他的身上。一件外套，比這個更溫暖得多的，皇帝給他披在身上，就是公爵的制服。他是怎樣感謝他的？只有暴動同叛逆。

戴衛盧克 這到也是真的。感謝的人到地獄裏去罷！我——做了他就是了。

白特勒 你要使你的良心上安靜一點，只要把這件外套脫掉，你就可以很爽快的有很好的勇氣，

把這個事情完成了。

麻克多納 是的，但是這個事情，還有應當考慮的地方——

白特勒 還有什麼應當考慮呢，麻克多納？

麻克多納 我們的鎗械同武器，對於他有什麼用處呢？他是不能夠傷害的，他的身體是完全堅硬的。

白特勒 （喫驚的樣子）他是怎樣的——

麻克多納 可以抵禦子彈同刀斧！他是受過魔術的薰染，完全凝結起來，他的身體是不能透過的，我同你說。

戴衛盧克 不錯，不錯！在伊葛爾城中，也有這樣的一個人，他的皮膚同鋼鐵一樣的堅硬，直到最後，人家只有用鎗柄把他打死。

麻克多納 你聽，我想怎樣做法！

戴衛盧克 說罷。

麻克多納 在這裏修道院裏，我認識一個僧侶，叫做多明尼堪，他是我的同鄉，我可以叫他把我的刺刀，在聖水當中浸過，並且在上面加上有力的禱告，這樣可以抵抗一切的魔力。

白特勒 就這樣做罷，麻克多納，但是現在你去。在聯隊當中，挑選二三十個靈便的兵士，讓他們對皇帝宣誓——十一點鐘敲過的時候——等到第一次巡查過後，把他們寂靜無聲的引到公爵的住宅——我自己會在那裏左近等你們的。

戴衛盧克 我們怎樣能夠通過這些衛兵，他們都站在裏面的天井當中防守着呢？

白特勒 我已經將這個地方的情形，調查明白。從一個便門裏，我領你們進去，那裏只有一個防守的人，我的地位同職務，是可以隨時去見公爵的。我在你們以前進去，很快的一刀將衛兵刺死，替你們預備道路。

戴衛盧克 並且我們到了上面以後，怎樣能夠達到公爵的臥室，不至於驚醒他的隨從，發生警號呢？因為他帶來的人數是很多的。

白特勒 他的隨從都是住在左翼的，他因為厭惡囂聲，所以一個人單獨住在右翼。

戴衛盧克 我真是願意這個事情快點過去。麻克多納——我總覺得非常膽怯，不曉得什麼緣故。

麻克多納 我也是這樣的，這是一個極大的首領。人家恐怕要當我們是兩個惡人了。

白特勒 你們得了榮譽同厚賞，對於衆人的評判和議論，儘可以一笑置之。

戴衛盧克 只要這個榮譽，也是這樣確實可靠的。

白特勒 儘可以不必過慮。你替菲爾第蘭救出他的王冠同國土，這個報酬，決不會很菲薄的。

戴衛盧克 這樣真是他的目的，要將皇帝推翻嗎？

白特勒 他確是這樣！要想奪取他的王冠和生命！

戴衛盧克 這樣若是我們把他擒住，解送到維也納，也是一定要絞死的嗎？

白特勒 這是他無論如何不能避免的命運。

戴衛盧克 來罷，麻克多納！讓他像元帥的樣子，榮譽的死在他部下的手中罷。（他們下）

第三場 一間應接室，外面同走廊相連，走廊直通到後面，不能看見盡處。

瓦輪斯丹坐在一張桌邊，瑞典大尉立在他的前面，稍停一歇，德茲克伯爵夫人上。

瓦輪斯丹 替我致意你們主人。我對於他的幸運，是很感同情的，若是你看見我並沒有這樣的高興，好像對於戰勝的消息，所應當表示的樣子，你要相信，這並不是缺乏好感，因為我們的命運，現在是完全相同的了。再會罷！謝謝你遠來的勞苦。明天早晨，你們來的時候，這個要塞就交給你們了。（瑞典大尉下。瓦輪斯丹坐下沈思，眼光直向前面注視，將手把頭支着。德茲克伯爵夫人走進，站在他的前面，一歇時候，他並未曾注意，最後他忽然發生一種迅速的舉動，看見她在那裏，自己恢復常態。）你從她那裏來嗎？她已經好一點嗎？她在做什麼呢？

伯爵夫人 她談話完畢以後，應當可以安靜一點，姊姊同我說的——現在她已經安臥了。

瓦輪斯丹 她的苦痛，大概可以緩和一點了。她可暢快的哭泣。

伯爵夫人 還有你，姊夫，我覺得也不像平常的樣子。在一個勝利以後，我以為你還要應當高興一點。哦，保持你的定力！讓我們都有個靠傍，因為你是我們的光線，我們的太陽。

瓦輪斯丹 安靜一點罷。我是沒有什麼——你的丈夫到那裏去了？

伯爵夫人 他們赴宴會去了——他同伊洛兩個。

瓦輪斯丹 (立起身來，在室中行走幾步。) 現在已經是夜裏了——到你自己房裏去罷。

伯爵夫人 不要叫我走開，哦，讓我在你這裏多留一歇。

瓦輪斯丹 (走到窗的前面) 天上正有忙迫的動作，大風飄動塔頂的旗幟，浮雲飛行如駛，彎彎的新月，也在那裏搖動，在夜色中間，有一個閃動不定的亮光——一點星影都不能看見那邊一個微弱的星光，這個獨有的是北斗星中的一個，還有那邊是木星——但是現在他已經被天上的黑雲遮住了。(他變成沈思的樣子，看住外面。)

伯爵夫人 (看見他很淒慘的樣子，握着他的手說。) 你在想什麼呢？

瓦輪斯丹 我想，若是我看見他，那就好了。這個星宿，是我生命的光輝，我看見他的時候，總是使我非常的堅定起來。

伯爵夫人 你就可以再看見他的。

瓦輪斯丹 (重複變成茫然自失的樣子，他自己清醒過來，很快的轉身向伯爵夫人說。) 再看見他嗎？——哦，永遠不能夠了！

伯爵夫人 怎樣？

瓦輪斯丹 他是長逝了——是化爲塵土了！

伯爵夫人 你是在指什麼人說呢？

瓦輪斯丹 他是很幸福的。他已經完畢了。他是再沒有什麼將來，再不會受命運的播弄了——他的一生，很平坦的光明的完全展開，沒有一點黑暗的影子，留在上面，時間再不能給他不幸的機遇了。他已經脫離希望同恐怖，再不隸屬於這個虛僞和反復的世界——哦，他是好了！但是誰能知道，這最近的未來，在黑暗的幕內，替我們帶來的，是什麼呢！

伯爵夫人 你在那裏說畢各洛米尼。他是怎樣死的？我來的時候，那個使者剛纔從你這裏走出。（瓦輪斯丹用手向她示意，叫她停住。）哦，不要向後面回顧！讓我們看着前面光明的日月。讓這個勝利，使你愉快，忘記他的代價是怎樣的。你不是今天纔失掉一個朋友，他捨你而去的時候，他在你一方面，就已經是死去了。

瓦輪斯丹 這個打擊的痛苦，我也可以忘卻，這是我知道的，因爲人類誰沒有痛苦要忘記呢！從最

高的到最低的爲止，都是必得要改變習慣，因爲他們都是被強力的時間所征服的。但是我非常的覺着，在他身上的損失。我生命中的精英，是已經失去了，我看見只有冷酷的黯淡的景像，橫在前面。因爲他立在我的旁邊，就像我的幼時一樣，他替我把實際化爲夢境，在普通明顯的事物周圍，使晨曦的金光，盤旋不定——人生淺薄的日常影像，使我感覺極驚異的，在他情感的烈火中間，自己飄然高舉。——無論我還要怎樣努力尋求，這個最美的總是已經失去，再不能回來的了，因爲友誼超越一切幸福之上，誰首先造成這個感覺的，分離的時候，愈能使他增加。

伯爵夫人 你對於自己的力量，不要失望。你心胸的豐富，很能夠自己獨立生活。你寵愛，贊美他的美德，就是你培養在他身上，借他表現出來的。

瓦輪斯丹（向門邊走去）這樣晚的時候，誰還來驚擾我們？——是那個防守司令，他送要塞的鑰匙來了。離開我們罷，妹妹！現在已經是半夜了。

伯爵夫人 我今天覺得這樣不容易同你離開，有一種畏怯的恐怖，使我心裏動搖。

瓦輪斯丹 恐怖！從那裏來的？

伯爵夫人 你今天晚上就要很快的出發，等我醒來的時候，恐怕就永遠不能看見你了。

瓦輪斯丹 空虛的幻想！

伯爵夫人 哦，我的靈魂，久已爲驚懼的預覺所擾亂，醒來的時候，我勉強把他們制住，一到矇昧的夢境中間，他們又在我畏怯的心上，表現出來。——昨天晚上，我看見你同你的元配夫人，穿得很莊麗的，坐在席上——

瓦輪斯丹 這個夢是一個很願得的預兆，因爲我的幸運，是從那個婚禮開始的。

伯爵夫人 並且我今天夢見，我到你的屋內尋你——可是我走進來的時候，這並不是你的屋子，卻是紀新地方的禮拜堂，你結婚的所在，並且就是你希望人家埋葬你的地方。

瓦輪斯丹 你的精神，現在是全爲這種思慮所擾亂了。

伯爵夫人 怎樣？你不相信，這是一個警告的聲音，在夢境之中，向我們預先表示的嗎？

瓦輪斯丹 確是有一種這樣的聲音——這是毫無可疑的！但是我不願意叫他們做警告的聲音，他們不過報告不可避免的事情。好像太陽一樣，在未出以前，先在大氣當中，繪成幻影，偉大的命

運，未來以先，他的精神，早已預先達到，明天的事情，在今天已經動作。我們所讀的亨利第四死時的情形，我總覺得同我自己的想像，完全相符。在謀殺的人，還沒有握住兇器以前，他久已覺得刀鋒的精靈，先在他的胸中。他胸中的安靜，完全喪失，總想走到空曠的地方；他覺得皇后加冕的盛宴，好像葬儀一樣，在預覺的耳內，他聽見腳步的聲音，在巴黎的街市中間尋他。

伯爵夫人 心內預覺的聲音，沒有告訴你什麼嗎？

瓦輪斯丹 一點沒有。你完全安心罷！

伯爵夫人（深入於陰鬱的沈思狀態）並且還有一次，我跟着你很快的行走，你在我的前面飛跑，穿過一條長的甬道，穿過廣大的堂屋，好像沒有盡處的樣子——門戶很響的關閉攏來——我一面喘氣的追你，總不能夠追着——忽然之間，我覺得後面很冷的手，把我捉住，卻是你在那裏，你並同我接吻，並且我們上面，好像有一個紅的氈毯，蓋了上來。

瓦輪斯丹 這是因爲我房裏這個紅的地毯。

伯爵夫人（朝他看住）若果事情竟會到這樣地步——若是我見你，現在還這樣好好站在這

裏的——（她伏在他的身上哭泣。）

瓦輪斯丹 皇帝罪狀的通告，使你恐怖。字句是不會傷人的，他決尋不出實行的手來。

伯爵夫人 但是萬一竟尋了出來，那我是早已有決心的——我身邊帶着我自慰的東西。（她下）

第四場 瓦輪斯丹，戈登，最後僕人上。

瓦輪斯丹 城內是遼安靜嗎？

戈登 城內是很安靜的。

瓦輪斯丹 我聽見音樂的聲音，行宮上面，燈火輝煌，誰是在那裏快樂的人們？

戈登 德茲克伯爵同總指揮在行宮裏開了一個宴會。

瓦輪斯丹 （向自己說）這是因為戰勝的原故——他們這些人，除了吃喝以外，再沒有別的消遣方法。（他按鈴，僕人走進。）替我解衣罷，我要想安眠了。（他把鑰匙收起）這樣我們是同一切的敵人，完全隔離，同可靠的朋友，關閉在裏面了；因為就是一切都是要欺騙我的，一個面貌像他這樣，（朝戈登看着）決不是陰險的小人。（僕人接過他的外套，替他取下硬領同胸帶。）當

心一點什麼掉在地下了？

僕人 黃金的練條，斷做兩截了。

瓦輪斯丹 是嗎，他已經是很經久的了。給我！（他看住練條的時候）這還是皇帝的第一個恩意。

在復利阿爾戰事以後，他封我爲大公爵，替我掛在頸上，我從習慣上總是把他帶着，直到今天。

——由於一種迷信，若果你願意這樣說法。只要我是很相信的把他掛在頸上的時候，他就應當做我的一個靈符，他是最初的信物，將變動不常的幸運，永遠同我結合起來——現在，是這樣了！

後我是要開始一個新的幸運，因爲這個魔力已經消滅了。（僕人拿了衣服退下，瓦輪斯丹立起在室中行走數轉，最後好像回憶的樣子，在戈登前面立定。）從前的時候，好像又回到我的眼前了。我看見自己又在白爾葛的宮庭中間，我們在那裏同做給事。我們常常彼此爭執，你是一片的好意，總是喜歡做一個勸善的人，把我責備，說我太向高處努力，信任膽大的幻夢，向我極力稱道黃金的中庸道路。——喂，你的聰明是把你誤盡了，很早的時候，就使你成爲一個廢棄的人物，要

不是我拿了我闊大的星宿，加入其中，你到現在，恐怕還沈淪在茫茫的人海裏面呢。

戈登 我的公爵！可憐的漁人，很高興的將小舟很安穩的駛進港內，他看見海洋中的大船，正攔住在風雨當中。

瓦輪斯丹 這樣你是已經到港內了嗎？老友？我是還沒有呢。壯盛的勇氣，很新鮮的很燦爛的正逼迫我向人生波浪中間前進，我還認定希望是我的女神，這個精神還是很少壯的，並且我把自己同你比較起來，不錯，我很要誇張的說，這些很快的年歲，在我光潤的黃髮上面，真是輕易過去，沒有留下一點痕跡。（他大步的在室中走動一歇，到戈登坐處的對面立定。）誰說幸運是靠不住的？他對我十分真誠，從人類的行列中間，拿了寵愛，把我特別提出，用有力的輕便的神靈手臂，將我從人生的階梯上面逐步舉起。我命運的途徑，是與尋常不同，我手上的紋路上面，也是這樣的。我的一生，誰能夠照人類普通的樣子，指示出來？我現在雖然好像落在深坑下面；但是我就要重新升起，低潮之後，立刻會有高潮跟了來的——

戈登 但是我記起一句古話：在黑夜的前面，一個人不可稱讚日光。我不願意從長久的幸運中造出希望，希望是附着不幸來的。恐懼應當在幸運的頭上盤旋，因為命運的途徑，是永遠變動的。

瓦輪斯丹 我聽見從前的戈登，又說話了。——我很曉得，世間的事情，是變換的，惡神要求他們的賦稅。古代的異教民族，已經知道這層，所以他們自動的選擇災害，使妬忌的神道緩和，將人類犧牲的血，染在偶像上面。（稍停一歇之後，他很沈着的，並比較安靜的說。）我也已經把他犧牲了——我失去最愛的朋友，他是由于我的失誤而死去的。所以再沒有幸運的恩惠，能夠使我更快樂，超過這個打擊的苦痛。——命運的嫉妬，是已經滿足了，他拿生命替取生命，這個電光，應該把我擊碎的，是落在這個可愛的純潔的頭上了。

第五場 以前各人，散尼。

瓦輪斯丹 那不是散尼來了嗎？並且怎樣的慌張！什麼事情，這個時候還把你引到此地，散尼？

散尼 因為替你驚恐，殿下。

瓦輪斯丹 說罷，有點什麼事情？

散尼 趕快避開，殿下，在沒有天亮以前！不要相信這個瑞典人。

瓦輪斯丹 你這是什麼意思？

散尼（拿了更高的聲調）你不要相信這個瑞典人。

瓦輪斯丹 到底是什麼事情？

散尼 不要等待瑞典人的到着！由於虛偽的朋友，就要使你有很近的災難，天象很可怕表現出來，很近很近的，破滅的網羅，已經把你圍住。

瓦輪斯丹 你在那裏做夢罷，散尼，你怕是嚇昏了。

散尼 哦，不要相信，這是空虛的恐怖，使我迷惑。來，你自己看，星象上面的表現，由虛偽的朋友，你正受着不幸的威脅。

瓦輪斯丹 我全部的惡運，都是由於虛偽的朋友來的，早點應當就有這樣的徵兆，現在我是用不着什麼星象，來曉得這個了。

散尼 哦，來自己看看！相信你自己的眼睛。一個慘酷的信號，立在命宮的中間，一個更近的仇敵，一個惡人，潛伏在你星光的後面——哦，容納這個警告！不要投入這個邪教裏面，同我們神聖的教會，發生戰事。

瓦輪斯丹（笑）這真是神明的警戒嗎？是的，是的，現在我記起來了——這個瑞典的聯盟，你是從來不歡喜的——去睡覺罷，散尼！這樣的徵象，我是毫不怕的。

戈登（他在這個談話的時候，極強烈的顫動，轉身向着瓦輪斯丹。）我的主帥！我可以講話嗎？從卑賤的口中，常有有用的說話出來。

瓦輪斯丹 自由的說罷！

戈登 我的公爵！若果這個並不是空虛的恐怖影像，若果是神明的預示，借着他的口中，給你以避免的機會！

瓦輪斯丹 你們都在那裏囁語，一個勝似一個。怎樣從瑞典方面會有禍害來呢？他們自願同我連合，這個是於他們有利益的。

戈登 但是若果剛剛在瑞典人到着的時候，你的頭上，有什麼災禍很快的降臨——（在他的面前跪下）哦，現在還有時候，我的公爵——

散尼（跪下）哦，聽他聽他！

瓦輪斯丹 時候，做什麼呢？起來——我依你這樣，起來罷。

戈登（立起來）來因伯爵是還相離很遠。你發出命令，讓這個要塞對他關閉起來。然後他要來圍攻我們，他這樣試試看。但是我同你說：在我們的勇氣還未消磨以前，他的全部隊伍，就會在這個堅城之下，滅亡淨盡。使他知道，一個英勇的軍隊，受一個英勇領袖的感化，他是真誠的，要彌補以前的過失，是有怎樣的能力。這樣可以使皇帝感動同調，因為他的心裏，也是很願意傾向和平的，並且菲履得蘭公爵，這樣的悔悟以後，一定依然受皇帝極高的待遇。

瓦輪斯丹（奇異的並且吃驚的樣子，向他注視，好一歇時候，沒有說話，心中現出強烈的激動。）

戈登——熱心把你真引得遠了，我對於幼年的朋友，可以許他說的。——血已經凝住了，戈登。皇帝再不能原恕我了。就是他還能夠，我也再不能受他原恕的。若是我以前能夠知道，現在發生的事情，要使我失去最愛的朋友，若是我心中的聲音，同現在一樣——是可以的，若果我自己想到——是可以的，也不能夠——但是現在還有什麼調和開始的時候，太認真了，決不能毫無結果完事的。只好聽他自然變化了！（這個時候，他走到窗戶前面。）

你看，行宮裏面，是已經黑暗，一切都已經寂然無聲——點燈罷，僕人。（僕人在這個時候，先已很輕的進來，立在遠的地方，留心他們說話，現在走上前來，很激動的樣子，自投在公爵的腳下。）你也是這樣的？但是我都知道這個原故，爲什麼你願意我同皇帝講和。這個可憐的人！他在康特爾地方，有一點小的產業，恐怕因爲在我這裏，就被他們沒收。我已經是這樣的可憐，連僕人也不能用了嗎？好的！我不願意強迫人家。若果你是以爲，我的幸運已經完結，就快離開我罷。今天可以算是最後一次替我解衣，以後就到你的皇帝那邊去罷。——晚安，戈登！我想要一個長久的睡眠，因爲近來這幾天當中，痛苦是很大的，當心，你們不要很早的把我驚醒。（他走下，僕人拿燈照着，散尼跟下。戈登站在黑暗中間，眼光隨着公爵，直到他走到走廊的盡處，不能看見爲止；然後拿禱告表現他的痛苦，並很凄慘的靠了一個柱上。）

第六場 戈登，白特勒，起初在舞臺的後面。

白特勒 安靜的站在這裏，等候我發出信號。

戈登 （驚起）這是他，他已經帶領兇手來了。

白特勒 燈火已經熄滅，一切都在沈睡中了。

戈登 我應當怎樣呢？我設法救他嗎？我把屋內的人同衛兵都驚醒嗎？

白特勒 （從後面出現）從過道中射出一點火光。這是通到公爵臥室去的。

戈登 但是我不是破壞了對於皇帝的誓約嗎？並且他逃出後，使敵人力量增加，我不是把一切可怕的結果，都攔在我的頭上嗎？

白特勒 （走得更近一點）不要響！靜點！那個在那裏說話？

戈登 還是這樣更好一點，我聽憑天命罷。因為我是什麼人，自己想做這樣的大事嗎？若果他是死去，我並沒有把他謀害，但是他的逃脫，是我做的事情，一切重要的結果，我都要負責的。

白特勒 （向這裏走來）我聽得出這個聲音。

戈登 白特勒！

白特勒 這是戈登，你在這裏做什麼？公爵這樣晚纔讓你退出嗎？

戈登 你把手縛在一個綑帶上面？

白特勒 他是受傷了。這個伊洛，像一個失望的人，死命奮鬥，直到最後，我們把他砍倒——

戈登 （抖做一堆）他們已經死了！

白特勒 這個已經做完了。——他是入睡了嗎？

戈登 嘎，白特勒！

白特勒 （很急迫的）他是嗎？快說！這個事情，不能再隱瞞下去了。

戈登 他不應當死的。不應當在你手中！上天不要你的手膀。你看，他已經受傷了。

白特勒 這並用不着我的手的。

戈登 罪人已經死去，正當的刑罰，可以滿足。讓這個犧牲代替了他罷！（僕人從過道裏走來，一指

擱在脣上，叫他們不要高聲的樣子。）他已經入睡了！不要傷害神聖的睡眠！

白特勒 不，他應當醒着死的。（要走去）

戈登 嘎，他的心中，還是向着地上的事情，他還沒有準備，不可以走到上帝的面前。

白特勒 上帝是極仁慈的（要走去）

戈登（把他拉住）再讓他過了這一夜罷。

白特勒 再停一歇，就會使我們洩露的。（要走去）

戈登（把他拉住）再等一點鐘罷！

白特勒 讓我走罷！片刻的遲延，有什麼用處呢？

戈登 哦，時間是萬能的上帝。一點鐘當中，有四千的沙粒流出，人類思想的變動，也是同他們一樣快的。只要再一點鐘！你的心中自己，他的自己，都可以轉變的——一個什麼消息，可以來到——一個幸運的事變，判明的，救助的樣子，很快從天上落下——哦，一點鐘當中，什麼不可能呢！

白特勒 你到提醒我，時間是怎樣的寶貴了。（他在地上頓腳）

第七場 麻克多納，戴衛盧克拿着武器走出，稍後僕人上。以前各人。

戈登（走到他同他們的中間）不行，殘忍的人！你要從我的屍體上面，纔能走得過去，因為我不願意親見這種慘酷的事情。

白特勒（一面把他推開）無用的老東西！（從遠處聽見喇叭的聲音）

麻克多納同戴衛盧克 瑞典人的喇叭！瑞典軍隊到哀格爾城下了！讓我們快點罷。

〔戈登〕 天呀！天呀！

白特勒 到你的崗位上去罷，司令！〔戈登奔出〕

僕人 （很快的走進）誰在這裏驚擾靜點，公爵正睡着呢！

戴衛盧克 （拿了很高的可怕的聲音）朋友現在正是該驚擾的時候了！

僕人 （高聲喊叫）救命呵！行兇的人！

白特勒 快做了他！

僕人 （被戴衛盧克洞穿，倒在迴廊的門口。）聖母瑪利亞啊！

白特勒 把這些門推開罷！他從屍體上面跨過，走入過道裏面。聽見遠處有兩個門先後倒下——

——沈鬱的聲音——軍器的響動——後來忽然變爲沈寂。）

第八場 德茲克伯爵夫人執燈上

她的臥室是空虛了，沒有什麼地方可以尋得着她，還有在那裏陪着她的勞勃隆，也不見了——

她是走掉了嗎？她會走向什麼地方去呢？趕快要派人追尋，把大家都叫起來罷！公爵聽見這個可怕的[？]消息，不知要怎樣了！——我的丈夫又還沒有從宴會上轉來！不曉得公爵是否還醒在那裏？我覺得，我好像聽見這裏有聲音同腳步，我到要走過去，在門縫裏聽聽。莫響！這是那個？很快的走上扶梯來了。

第九場 伯爵夫人，戈登，稍後白特勒。

戈登（跑得很快，喘氣不轉的奔進。）這是一個誤會——這並不是瑞典人。你們不可以再進行了——白特勒——天呀！他到那裏去了。（這個時候，他看見伯爵夫人。）伯爵夫人，你說——伯爵夫人 你從堡上來嗎？我的丈夫那裏去了？

戈登（驚慌的樣子）你的丈夫！哦，你不要問了！快走到裏面去。（他要走開）

伯爵夫人（把他拉住）我非要等你替我說明——

戈登（強烈的推開）這個一刻時候，關係全局！皇天在上，你快去罷——我們正在說話的時候

——（高聲叫喊）白特勒！白特勒！

伯爵夫人 他是同我丈夫在行宮裏面。(白特勒從迴廊裏走出)

戈登 (朝他看着) 這是一個錯誤——這不是瑞典人，是皇帝的軍隊，開進來的——中將叫我到這裏來，他自己立刻就來到——你不可以再做下去了——

白特勒 他來得太遲了。

戈登 (倒在牆上) 仁慈的上帝!

伯爵夫人 (預覺的樣子) 什麼也太遲了? 那個立刻自己就要到這裏來? 奧克安夫進入哀格爾來了嗎? 反了! 反了! 公爵在什麼地方呢? (向過道跑去)

第十場 以前各人，散尼，稍遲市長，小使，女僕，僕人，恐慌的從舞臺上跑過。

散尼 (拿了各種驚怖的表示，從迴廊上走出) 哦，流血的可怖的事情!

伯爵夫人 出了什麼事情，散尼?

小使 (走出來) 哦，可憐的樣子! (僕人拿火炬上)

伯爵夫人 這是什麼事情快說!

散尼 你還問呢？公爵已經被人謀殺在裏面，你的丈夫是在堡上刺死了（伯爵夫人頓然發呆的

立住）

女僕 （很快的走進）救命啊，快來救助公爵夫人！

市長 （恐怖的走來）一個好利害的悲聲，把宅內睡着的人都驚醒了。

戈登 你的住宅是永遠倒霉了！公爵已經在裏面被人謀殺了。

市長 這是上帝所不容的事情（奔出）

第一僕人 逃罷！逃罷！他們要把我們都殺死了！

第二僕人 （手中捧着銀的用具）走那面出去！底下的過道，已經把守住了。

舞臺後面 （聽見喊聲）讓開！讓中將走過去！（這個聲音，使伯爵夫人從癱瘓的狀態驚起，她自

己鎮定一歇，就很快的走下。）

舞臺後面 把住這個大門！不要讓閒人進來！

第十一場 以前各人，除去伯爵夫人，奧克妥夫，畢各洛米尼帶着隨從走進。戴衛盧克同

麻克多納同時拿了武器從後面出來。瓦輪斯丹的屍體，放在一條紅的地毯上，由舞臺後面擡過。

奧克妥夫

（很快的走進來）決不能這樣的！這是沒有的事情！白特勒！戈登，我不能相信這個，快

說沒有。

戈登

（沒有答話，用手指住後面，奧克妥夫向那邊一看，很驚怖的立住。）

戴衛盧克

（向白特勒說）這裏是金的勳章同公爵的寶劍。

麻克多納

請你吩咐，人家向官署——

白特勒

（指奧克妥夫）他在這裏，現在一切都要聽他的吩咐。（戴衛盧克同麻克多納很恭敬

的退下，此外的人都寂靜的出去，只有白特勒，奧克妥夫同戈登留在場上。）

奧克妥夫

（轉身向白特勒說）我們分別的時候，白特勒，你的意思就是這樣嗎？公正的上帝！我

舉起我的手來！我對於這個可怖的行爲，是不能任咎的。

白特勒

你的手是干淨的，你借用我的手來做去了。

奧克妥夫 兇狠的人！這樣你一定是妄用主人的命令，將血染的殘虐的暗殺，安在的皇帝神聖的名字上面嗎？

白特勒 （泰然自若）我不過執行了皇帝的判決。

奧克妥夫 哦，不幸的帝王，他們的說話，生出可怖的活力，固定的不能改回的行爲，同迅速過去的思想，直接相連！定要這樣匆促的服從嗎？你不能替寬厚的人，保留一點寬恕的時間嗎？時間是人類的天使——使判決的立刻執行，只有不可變動的上帝，是適宜的。

白特勒 你責備我什麼？什麼是我的罪狀？我做了一件好的事情，我替國家除去一個可怕的敵人，並且屢說是有報酬的。這個上面你所做的，同我所做的，就只有這點分別：你把箭頭磨利，我射到他身上。你很喫驚的立定，並且有點面紅了。我永遠知道，我所做的是什麼事情，所以決沒有什麼結果，可以使我恐慌，使我驚駭的。你還有別的事情交給我嗎？因為我立刻就要向維也納出發，把我血染的劍，獻到皇帝的座前，替自己領受嘉獎，這是迅速確實的服從，所應當對他要求的。（走下。）

第十二場 以前各人，除去白特勒。德茲克伯爵夫人走上，面色蒼白，並且失形的樣子。她的說話是很低的，很慢的，沒有感情流露。

奧克妥夫（上前迎她）哦，德茲克夫人，事情竟要到這樣地步嗎？這都是不正當行爲的惡果。

伯爵夫人 這都是你的行爲的結果——公爵死了，我的丈夫死了，公爵夫人正在同死神抵抗，我的姪女是失蹤了。這個壯麗的偉大的家屋，現在是完全荒廢，恐怖的隨從，都從各處門內逃去。我是在裏面的最後一個，我把他關閉起來，將鑰匙交出在這裏了。

奧克妥夫（現出很深的痛苦）我的家中也是荒廢了！

伯爵夫人 誰是還應該死的？誰是還應當受虐待的？公爵已經死去，皇帝的復仇是可以滿足了。寬恕舊日的僕人，不要把忠實的人，連他們的愛情，他們的忠義，也加在罪惡裏邊！我姊夫的命運轉換得太快了，他不能有時候想到她們。

奧克妥夫 再不要提起虐待！不要提起復仇了，夫人！極重的罪惡，已經有極重的果報，皇帝是寬恕的了，除了他的榮名同功勞以外，決不能有什麼從父親帶到女兒身上。皇后深敬她的不幸，很同

情的歡迎她到她慈愛的懷抱中來。所以再不要憂懼！你儘可以信賴，儘可以把你自己有希望的，付託與皇帝的慈悲。

伯爵夫人（眼睛向天看着）我信賴一個更大一點主人的慈悲——公爵的遺體，應當安葬在那裏呢？紀新的禮拜堂，他自己結婚的地方，瓦輪斯丹伯爵夫人葬在那裏；因為這個結合，是他幸運發端，他願意將來就在她的旁邊，長眠地下。哦，你就讓他葬在那裏罷！對於我丈夫的遺體，我也向你有同樣的請求。我們的產業，現在都是皇帝所有，只要人家在我們祖宗的墓旁，還給我們一塊葬地。

奧克安夫 你在那裏發抖，伯爵夫人——你轉色了——上帝！你這些說話，是有什麼意義呢？

伯爵夫人（聚攏她最後的力量，活潑的驕倨的說。）你想我比你相信的，更要尊重一點，我親見我家庭的滅亡了。我們自視，不是十分低微，想要握住帝王的冠冕——這個是不能夠的了——但是我們還是同帝王一樣的想法，覺得自由的勇敢的死去，較之不名譽的生存，更其適當——我已經服毒了……

奧克妥夫 哦，救命啊！幫助啊！

伯爵夫人 這是已經太遲了。在幾分鐘中間，我的命運就完成了。（她走下）

戈登 哦，謀殺的恐怖的房屋！（信差送上一封信來）。

戈登 （上去接住）有什麼信在那裏？這是皇帝的印紋。（他看過信的封面，拿了一種鄙薄的目光，遞給奧克妥夫。）給畢各洛米尼公爵的。（奧克妥夫覺得驚愕，並且苦痛的樣子，望住天上幕

下）

